# 《无影灯》

作者：[日]渡边淳一

白色的阴影(译序)

19 世纪 70 年代，我曾想研究日本文学之中的北海道文学，甚而想将其与中国东北文学进行比较，名为北纬 40 度圈的文学。年轻气盛，作品才读了三两部就欣然命笔：站在中国的东北，举目东望，凭着你的远大目光，沿着四十多度的北纬望将过去，汪洋大海之中有一个群山起伏的岛屿，那就是日本的北海道……

居住在北海道的和田谨吾、小笠原克、高野斗志美等文艺评论家殷殷勉励，当时任北海道文学馆事务局长的木原直彦先生热情地寄来数卷大著《北海道文学史》，高桥揆一郎、原田康子、三浦绫子、小桧山博等作家惠赐作品，文艺春秋出版社编辑委员金子胜昭先生赠与该社印行的 23 卷《渡边淳一作品集》，大有万事俱备、只待一鸣之势。然而，人生突变，我却把全部资料束之床下，自费东渡了。本也暗自庆幸，飞机落地，即从东京穿津轻，便下札幌向旭川，身临其境地研究一番北海道文学。孰料，事与愿违，身不由己地滞留大都会，荏苒光阴。不过，我一直留意着收集资料，这仿佛成为一种业余兴趣，而心底更似负着一笔人情债。

近年来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包括白山黑水，方兴未艾。日本对北海道文学的关心和研究局限于当地，起步于 1950 年代，60 年代至 80 年代蔚为大观，以 1979 年至 1982 年刊行《北海道文学全集》

盛极一时，而 1989 年改年号为平成以后似难以为继。北海道近代开发史大致与中国东北一样长短，迄今百余年。1868 年明治维新。翌年政府用购自美国的铁甲舰降伏了梦想建立“虾夷共和国”的旧幕府军，设置开拓使，将虾夷之地正式定名为“北海道”。所谓北海道文学，可以简单地分为两部分，一是以北海道为舞台或背景的小说等作品；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道产子”作家，他们又分作两类：固守故乡的作家和移师东京的作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北海道地远天荒，有如异国外邦，作家诗人如幸田露伴、国木田独步、石川啄木、长田幹彦、有岛武郎接踵来访，用憧憬、认识、介绍北海道的多彩作品揭开了北海道文学第一页。第一代移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无心于文学，而到了明治末年，二世中开始出现“道产子”作家。大概天字第一号是武林无想庵。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在北海道独树一帜，其代表为小林多喜二(4 岁时移居小樽，本人以此地为故乡)。和他同世代的伊藤整跨越战前战后，是日本文学的重镇；略晚些则有八木义德、船山馨等。战后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两位女作家原田康子和三浦绫子先后以《挽歌冲《冰点》大畅其销，北海道文学威震全日本。1966 年秋在札幌举办北海道文学展，翌年开设北海道文学馆。正值北海道文学红红火火的时候，渡边淳一登场，于 1970 年获得两大文学奖之一的直木奖。

小说家、评论家伊藤整说：“我 20 岁时头一次去内地旅行，从火车上看见的竹林非常美丽。我不倦地眺望反射光亮、随风摇曳喧闹的竹林之美姿。从那时还发现了松林、杉林之美，尤其也知道了关

西农舍之美。‘日本’被这一切风物所象征。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遥远的、不曾见过的土地的风物。……我们是成长在拟日本式的、绝不能称做日本式的种种特色中。”正是这种“拟日本式的”风物和特色，使北海道作家别具面貌，北海道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独立成章。诚如新文学旗手开高健所言：风土和历史使北海道充满了固有的东西，在那里生长的入或者移居那里的人写出来的文学始终以固有的东西给生活在日本列岛其他部分的人们以冲击。对于故乡北海道，渡边淳一曾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北海道不是像东京人想的遥远地方，不是旅行的目的地。不是他人或客体，而是我本身。所以，我非常喜欢北海道风土，另一方面又存有想要吐掉一般地厌恶。令人心情舒畅的夏的凉爽，覆盖城镇的雪的洁白，无边无垠的原野的广阔，外地人异口同声地赞叹之种种，对于我却连接着阴暗沉重的记忆。”

1933 年渡边淳一出生在雪国北海道的小学教师家。在北海道大学读完两年教养课程，本来想改学文科，但投考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专业落第，只好依从母亲的意愿学医。庆幸的是札幌医科大学居然有一位教授是诗人，有校友会杂志，入学第二年，22 岁的渡边以北海道室兰的海滨为舞台写作了第一篇小说。这时他已经通过解剖实习“切实明白了，人一死都同样成为尸体，一天天干枯、腐烂，什么也不剩地变成灰，是魂、灵、什么都留不下的无”。26 岁时取得医师资格，迄今有效，一旦写腻了中年男女婚外情，还可以重新拿起手术刀。1963 年读完博士课程，1966 年就任整形外科学讲师。这些年间他不断在本地的同人杂志上发表作品，1965 年以短篇小说《死化妆》获

得新潮同人杂志奖，评选委员是同乡老前辈伊藤整。

1968 年 8 月 7 日，札幌医科大学进行了日本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时至今日，脑死问题依然议论纷纭，当时更成为一大社会事件。其实，渡边在手术前两个月发表《双心》(他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以此为书名)，描述的就是世界各地的心脏移植使媒体骚然轰动。这篇小说被采访札幌医大手术的记者们当作写报道的“医学教科书”，他也被迫充当“医事评论家”，置身于此一医学事件中。渡边当初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但后来愈来愈了解手术真相，被摘取心脏的人还有存活的可能性，深受冲击，转而反对。他打算写成纪实作品，但考虑身在校内的处境，写成了《小说•心脏移植》(后来改题为《白色的餐宴》)。这是他人生的最大冒险。人们并不把这部被列为直木奖候选作品的长篇小说单纯地作为小说来读，在校内顿时引起了风波，以致 36 岁的渡边不得不辞职而去。他说：“若没有这一事件，我可能就那么一直留在大学医院里作医生。人的命运不知在哪里改变。”

从医学领域改行文学的人相当多，有人以医为主，以文为副，也有人像森鸥外那样文学和医学两立并行。渡边淳一说：“我至今给数不清的人亲自动刀，见过血，探寻神经，触及骨，而且看到过死。对于人体，起初的三年只是恐怖和惊异，接着的三年有梦想，再三年就对于那种顺从绝望了，而到了这时终于开始觉得自然科学实际上是和浪漫比邻而居的。”他弃医从文，彻底放弃手术刀，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1969 年离开北海道时，文友们为他送行，前辈作家原田康子还打趣：要是不当小说家还来得及，如今收入可是医生好得多。

移居东京，他的心情是惶惶不安的。虽然作为新作家已受到注意，但能否以写作为生却全然没有自信。一年多之后获得直木奖，在中央文坛立住了脚跟，从此流行不衰，以至于今。

初到东京，每逢三天在一家医院做医生，《无影灯》就是依据这一段经历创作的。渡边文学有三个主要题材，即医学、恋爱和传记。学医行医 15 年，成为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处理医院内外的问题尤其是早期作品的主流。可能当初不过是就近取材，但随着社会取向的深化，犀利的笔锋伸入医业实态和医疗制度的暗处，探究生命伦理和临床医学的宿命性对立，便突破了以往此类题材的框界，独树一帜，形成了所谓医学小说。在《雪雨交加》、《雪舞》、《众神的晚霞》、《麻醉》等一系列医学小说中，《无影灯》堪称开拓性力作。这个长篇是他头一次在周刊杂志上连载作品，1971 年连载了一年，反响甚大。汇成单行本，和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并行畅销。25 年间此作三度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渡边的恋爱小说有意继承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的唯美，但每每也是以医学范畴的身体为基点，如《红》的主人公冬子摘除了子宫，《夜的妄想》的主人公东子不能生育。《无影灯》的主人公直江庸介年轻有为，为什么突然辞去大学病院的讲师，放弃腾达之路，甘愿在私人病院当外科医生呢?这个疑团直到全书的最后，才从直江留下的遗书彻底解开，带有扑朔迷离的推理氛围，扣人心弦。护士、院长的女儿、夫人和情人、堕胎的歌手等众多女性在直江周围打旋，使他得以沉浸在性爱的旋涡里，暂时忘记在劫难逃的现实，让一个个在刹

那间燃尽最后的生存。可以说，《无影灯》已经呈现了渡边恋爱小说的特征和倾向。他在随笔《由医生到作家》中说过："我因为是医生，能够看见许多人没有什么虚饰的生态和死相，也知道人对于生全都是利己主义者，死一下子就是无。不论什么样的人或业绩，都因死而风化无疑。"这种虚无感是其医学小说的底流，正是这一底流的喷涌，形成了日后灿烂夺目的恋爱小说。作为医生，虚无与慈悲在直江身上共存。他投湖自杀，那湖是北海道的支笏湖，一旦沉下去尸体永远不会浮上来。对死的处理表现了渡边美学，追求户体的完美就因为看多了医学把尸体解剖得支离破碎。

文学生涯三十余年，渡边淳一已创作 50 来部长篇小说，百余篇短篇小说，还有 20 本随笔集。1997 年小说《失乐园》销行近 300 万册，席卷日本，走向世界，使渡边文学再迭高潮。他一再谈及"医学和文学"这一命题，认为"医学、文学本质上都是起自'人是什么'这一发问，在这一点上大概可以说的确是相同的。但医学探究的是肉体方面，文学探究的是精神方面，探究的方法大有差别。不过，最终追求的是'人'，并非多么不同。"他的全部作品即统一于对"人"的探求。

## 第一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0:11　字数：3238

"今晚值班不是小桥医师吗?"

做完晚上 7 点的测体温、查房，返回护士值班室的宇野薰一边看着墙上贴着的医师值班表一边问。

“那上面写着的倒是小桥医师，可是，听说今晚换人了。”

正在桌上装订住院患者病历卡片的志村伦子对阿薰的问话头也没抬地回答说。

“换人了，换的是谁?”

“好像是直江医师。”

“直江医师!”

阿薰顿时欢叫起来。

“你怎么啦?”

“不，没什么……”

被伦子反问，阿薰慌忙住了口。

伦子是正式护士，今年 24 岁。阿薰是见习护士，今春刚刚进入准护士培训班学习，年龄 18 岁。

“412 号的石仓老人还在喊疼。”

石仓由藏今年 68 岁，曾在中目黑地区开过寿司餐厅，几年前退下来，把生意交给了儿子儿媳妇。

就在一个月前的 9 月末，他住进了离涩谷最近的“东方医院”。由于胃部不适，曾在 T 大学附属医院住过 20 天左右。三天前从那里转院到了这里。

“他总是伏着身子呻吟哼叫。”

“家里来人护理吗?”

“儿媳妇在这里。”

伦子的视线离开病历卡，望着白墙陷入沉思。

“直江医师在值班室吗?”阿薰在器械架前一边数体温计一边问。

“大概不在那里。”

“他不是值班吗?”

“刚才出去了。”

“出去了?”阿薰反问，伦子心烦地转过脸去。“负责值班，还能到别处去?”

“听说在这里。”

伦子指着写字台前墙上贴着的那张小纸条说。纸条上毛毛草草地写着“直江，423—2850”。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好像是酒吧。”

“酒吧?这么说他喝酒去啦?”

“很可能。”

伦子毫不在意地说着，又开始了她的装订病历工作。阿薰停下手中擦拭体温计的活计，向伦子反问。

“值班时能去喝酒吗?”

“当然不能。”

“那他……”

“他经常这样。”

见习护士阿薰从上个月才正式加入值夜班的行列，这回是首次同直江医师一起值班。

“那家酒吧在医院附近吗?”

“详细情况我不太知道，不过听他说就在道玄坂这边。”

从医院到道玄坂步行也不过 10 分钟。

“可是你怎么知道那里是酒吧呢?”

“他从那里回来时，总带着一股酒气。”

“当真?”

“若是不信，你就挂个电话问问。”

伦子装订完病历卡，又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住院名牌和白墨来。

“反正石仓老人正在喊疼，挂就挂。”

阿薰像为自己辩解似的瞧了瞧纸条上的号码。

“如果专为石仓老人的事而询问他，你就算了吧。”

“可是，他正在折腾着。”

“先给他服次药，劝他稍微忍耐一下。”

“不问医师也可以吗?”

“常规药没有问题。”阿薰正在犹豫时，伦子对她说。

“问不问都一样，反正是鸦片酶。”

“鸦片酶不是麻醉药吗?”

“是麻药中最强的一种。当然也因为它镇静效果最佳。”

“上面允许注射这种药吗?”

“没什么不允许的。”

伦子往毛笔上蘸了些白墨，又在报纸上掭了几下。

“那老爷子是胃癌吧?”

“是啊。”

“听说癌病不疼，可是，也有像他这样疼痛的人。”

“他的癌不仅仅长在胃部，而且扩散到了后背，压迫着腰部神经。”

“这么说即使给他做手术也无济于事了?”

“正因为无法医治，才被大学医院退了出来，转院到咱们这里的。”

“太可怜啦!”

当了半年护士，阿薰见多识广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她初次经历，所以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新奇和有趣。

“他还能活多久呢?”

“直江医师说顶多能活两三个月。”

“老爷子不知道这些吗?”

“他本人当然不知道。家里的人是知道的。”

“这么说，他只有等死喽!”

“结果也只能是这样。”

伦子拿起笔，往黑色木牌上用白墨写上今天刚刚住院的患者名：室矢常男。字迹很漂亮。

“刚才说的话对老爷子可要保守秘密哟。”

阿薰可没有这份胆量敢把这样恐怖的消息直接告诉本人。当她正以严肃表情允诺时，病房的叫人铃响了，号码是 412。

“是石仓老人那里。”

“带去两片普鲁巴林药片，就说可以止疼。”

“是。”

阿薰从急救箱里拿出包在红色纸包里的普鲁巴林朝走廊方向跑去。

东方医院从名字上看倒是不小，其实，它不过是个由院长行田佑太郎经营的私人医院。它坐落在环城 6 号线与玉川路交叉处稍微靠前一点的地方，这座大厦地下有一层，地上有六层。一楼有 260 多平方米，它以各科门诊室为中心配以候诊室、挂号室、药房、X 光室、手术室等。二楼有：理疗室、门诊检查室、医疗部、院长室、事务室等。从三楼到六楼全是病房，共有 70 个床位。

门诊患者多寡不定，每天平均总有一百五六十人。门前的业务招牌上写着：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整形外科、皮肤科、泌尿科、放射科等一大堆，实际上，常任医师只有内科的河原医师、外科的直江医师和小桥医师，加上小儿科女医生村山医师等四人，算上院长也不过五人。整形外科由直江医师兼任，妇产科和泌尿科每周有两次 M 大学医院的医师前来助诊。

护士包括正式护士、准护士、见习护士等 22 人。院长行田佑太郎曾专攻内科，最近几年也不到门诊室来看病，所有业务都交给挚友河原医师，他本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医务以外的东京都议员、医师

协会理事的工作上面了。

他一张口便抱怨说经营医院不赚钱，但在这一带甚至整个东京，从个人经营这一点上看，他的医院也够大的了。

夜间安排两名值班护士，因为这里被指定为急救医院，所以医院正门一直开到晚上 8 点，此后便都关门了。如有急诊患者，必须按大门旁边的门铃。

那天晚上病人仿佛晓得值班医师不在医院里，异常安静。

除了石仓老人在病房里喊疼以外，那个因脑震荡住院的青年杉本说他浑身发冷，给了两片感冒药之后，一切都平静了。

在门诊方面，有四名患者没赶上正常工作时间，5 点多了才来到，其中两人只是包扎纱布的轻伤，另两名是注射营养剂和治疗湿疹的药物而已。

大约每两天就要抬来一个急救患者，而今晚则没有。

根据医师法，8 点钟前像伦子这样不经医师许可，擅自给患者感冒药、换纱布都是违法的。但是，这类小事伦子从不一一同直江联系。虽然名义上叫做处置，但其内容是千篇一律的，即使真给直江医师挂电话，他也肯定会说："按照以前的方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9 点钟，给病房关完了灯，直江医师仍未回来。

于完了夜班工作该做的事以后，伦子接着读那本畅销书——某女作家描写爱情的一部小说。阿薰也拧开电视开关，开始看起歌曲节目来。

护士休息室在三楼电梯的右手，与入口正对面的窗户朝着大

街，从左右分开 20 厘米的窗帘隙缝间可以看到夜光映照下的大街。

9 点 30 分，歌谣节目播放完了，阿薰伸了伸懒腰。她从早上 8 点来到医院，下午去准护士培训班学习，接着回来上夜班，紧张的一天使得年轻的阿薰疲惫不堪了。然而，她必须坚持学完两年课程才行。伦子的脸几乎埋在头发里，低垂着头热中于书本。阿薰站起来关掉电视后朝窗外望去。

“直江医师还在喝酒?”

“谁知道。”

伦子抬起头来，书页已经掀过了三分之二。

“你喝杯咖啡吗?”

“好的。”

阿薰敏捷地站起来，点着煤气。这房间靠里边角落上被白布帘遮着的地方有一张双层床铺和两个橱子，咖啡和茶杯都放在那里，阿薰从那里取出速溶咖啡和方糖，摆在桌面上。

“放几块糖?”

“一块就行。”

电视刚一关上，夜街的轻微嘈杂声似乎又恢复了。

## 第一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0:35　字数：3983

“咖啡倒多了。”阿薰端着几乎溢出杯口的咖啡一步一步走到坐

在沙发上的伦子身边。

“谢谢!”

“直江医师喝酒去这么长时间，能行吗?”

“这个……”

伦子被追问得无可奈何，随意搪塞一下后，喝了一口咖啡。

“若是这时来了急诊患者必须马上做手术，那可怎么办呢?”

“那他就做呗!”

“可是他醉了，能行吗?”

“不做大概不行吧。”

伦子的回答依然是冷冰冰的。阿薰觉得值班医师不在，把这么大的医院交给她们两人，很是不安。

“挂电话问问不行吗?”

“问问又能怎样?”

“侦察一下情况。”

“算了吧!”

“是不是他忘了值班的事?”

“他不会忘记。”

“可我怪害怕的。”

伦子突然转过脸来，盯住阿薰。

“你怕什么呢?”

“若是有急诊患者……”

被伦子盯住，阿薰有点口吃了。

“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伦子气乎乎地说。

写字台上的座钟指着 9 点 50 分，阿薰觉察到自己似乎说了不该说的话，然而，医师不在她总有点放心不下。

“院长先生是否知道直江医师出去喝酒的事?”

“当然知道。”

“明明知道却闭眼不管?”

“因为我不是院长，所以说不清。”

听了这话阿薰无法往下多问，她眼前浮现出直江医师的修长身材和苍白面容。他的脸型显得非常严峻，五官端正，但表情冷漠，淡漠中潜藏着令人不可捉摸的恐惧感。

“直江医师都 37 岁了还是单身汉，是真的吗?”

“是吧。”伦子放下咖啡杯，拿起书来却不读，呆呆地朝窗外望去。

“听说他是个奇才，32 岁时就当上了讲师，如果一直干下去，现在已经是教授了。”

“……”

“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医生为什么辞掉大学的职位，上咱们这家小医院来呢?”

“是他自己太任性了吧。”

“那么好的大学职务不干，你不感到奇怪?”

“不知道。”

“听说是因为恋爱问题，也有人说是因为跟教授吵了架，众

说纷纭，也不知哪个是真的。”

“都是扯谎!”

“我也觉得是这样，全是人们胡猜乱想，不过，他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阿薰迄今同直江医师因工作谈过两三次话，但从未单独谈过。阿薰认为她同直江医师相差 20 来岁，不论是考虑问题还是谈论问题都不可能尽同。但是，他同年长的护士们也从不亲热交谈。他常是离群索居，同别人似乎毫无关系。

“为什么他不娶妻子呢?”

“这种事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像他这么英俊的医师本该有很多追求者。”

阿薰胡乱地想着对于她尽管是件望尘莫及的事，如果向她求爱时，她会不顾年龄差别，欣然接受。

“真可惜啊”!

“主要因为他不同于常人。”

当伦子仿佛泄私愤似的说完时，电话铃响了。

“我来接。”

阿薰站起来，拿起听筒，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圆山街派出所，你是东方医院吗?”

“对，是的。”

警官的声音和夹杂着汽车喇叭和街道上的嘈杂声一并传来。

“刚才圆山街出了一个案件，救护车马上就开到你们那里去。”

“出了什么事?”

“一群流氓打架，一个人受了伤，满脸是血。”

“请等一等!”

阿薰颤抖着把听筒递给了伦子。

“一个流氓被扎破了脸。”

“光是脸上……神志清醒吗?”

“我想是清醒的，只是喝醉了，胡搅蛮缠发酒疯。”

“几分钟以后到这里?”

“现在已把他收容在车里了，10 分钟，不，5 分钟左右吧，我们马上就到，请多关照。”

电话挂断了。

伦子思考片刻，马上又振作起来，看了一眼桌上的纸条，拨起电话来。

“你到门诊室去把灯打开，然后，打开正门，把煮沸器里的蒸汽放掉。”

伦子边拨电话边吩咐呆立在那里的阿薰说。医院里马上出现了战场上的紧张气氛。直江医师纸条上所写的电话号码立即挂通了。

“喂，我是‘青春’酒吧。”

“直江先生在你们店里吗?”

电话里传来了音乐声，还夹杂着男人和女人的谈话声。以前伦子不知这个青春店是属哪种类别，而今天则证实了是家酒吧。停了一会儿，女人答道：

“对不起，大夫在一小时前就已经走了。”

“走了?”

“是的，临走时他吩咐说有事往 438……”

“请等一下!”

伦子拿起桌上的圆珠笔。

“他说在 438—7236 处。”

“谢谢!”

值班之夜外出喝酒已经是理所不容，若是再从这家喝到那家，那就更过分了。伦子非常气愤，但接电话的又不是直江，所以她又不能发火。她立刻往刚才打听到的新号码处挂电话。

“我是‘伊势元’酒家。”

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人。

“请找直江先生听电话。”

伦子压住怒火平静地说。这家可能是个日本式菜馆，听筒里传来“再来一壶清酒”的吆喝声。

“大夫就来。”

男人说完，立即换了另一种声音。

“喂，喂!”

声音无疑是直江医师的。

“是您吗?”

“这么急，有什么事?”

“有急诊病人!”

“什么样的患者?”

“被玻璃划破，满脸是血。”

“现在他在医院里?”

“已经到了，正等着治疗。”

伦子想乘机报复一下，顺口说已经到了。

“不缝合不行吗?”

“我看不行。”

“是吗……”

估计他还舍不得离开那里，直江的话音稍微停顿了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去”。

“你在什么地方?”

“涩谷。”

“原来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

“叫辆出租车，5 分钟就到。”

“可得马上回来，我们应付不了，听清了吗?”

当伦子再次叮嘱时，电话里光留下嗡嗡的空线声。电话已经挂断了。阿薰从门诊室返回来：

“蒸汽已经放掉了。”

伦子好像这才清醒过来，把握在手里的听筒放回原处。

“同直江医师联系上了吗?”

“他在涩谷。我们到门诊室去看看吧。”

伦子拿起血压计来到走廊时，远处已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

“来啦，来啦!”

二人同时朝窗外望去。传来声音的方向，除了黑魆魆的大厦墙壁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划破了脸是怎么个情况?”

“听说是玻璃瓶划破的，也许有玻璃碎片扎在肉里。”

“直江医师会回来吧?”

“谁知道。”

两人乘电梯来到一楼门诊室时，救护车的鸣笛声更近了。

有了灯光，静悄悄的门诊室宛如白昼。

“你快去手术室，从消毒器里拿来缝合器械，对啦，还有胶皮手套。”

“医师的手套是多大号的?”.

“7．5 的。”

伦子往门诊室的床上铺了层人造革，以免染上血污。

鸣笛声已经拐过街角。毫无疑问，这辆车是驶向医院来的。

不管以前经历过多少次，等待救护车的心情都不是个滋味。紧张感中有种沉重的抑郁。如果是个需要通宵处置的重伤，就更加使人受不了。医生们都盼望别出大事，与其说是为患者着想，不如说是自己职业上的期待。

刚才还狂叫不已的鸣笛声，现时仿佛已经失去了其鸣叫目的，但仍空鸣着，车停了。透过正面的玻璃窗仍可以看见一亮一灭的灯光。

伦子打开了治疗室的门。

白色车体在夜光下显得格外清晰，救护车的后车门开了，从驾驶室和后排座上蹦下两三个男人，打开了正门。

“抬到哪里去?”

最前面那个戴头盔的救护队员尖声叫道。

“请抬到外科治疗室来!”

“您小心别弄脏了，他脸上和衣服上全是血污。”

“不要紧。”

“他喝醉了，大发脾气，没法下手。”

车厢里拉出一副担架来，担架周围有四五个男人相互挤靠着似乎在按着患者。

伦子看了看手表，她给直江打完电话，已经过去 5 分钟了。

随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担架被抬进屋来。

“妈的，慢点儿!”

“轻点儿，轻点儿。”救护队员说。

“你们说什么?妈的!”患者大叫。

“这边，请从这扇门进来。”

治疗室的两扇门大敞着，担架直接抬到靠里手的治疗床上。伦子马上拿着血压计来到患者面前。

“现在要给你测血压。”

“混账东西!”

突然，那个血人般的患者坐了起来，救护队员们慌忙把他按倒，他却挥动拳头大叫起来。

“滚开……”

“你安静点儿，这里是医院!”

“医院又能咋的?”

他满脸血污，几乎分不清哪是眼睛哪是鼻子。加上喝醉以后又看见了血，似乎更加兴奋。他拼命挥舞双手，如果不注射麻醉剂让他平静下来，可能连脸也擦不成。

“不行啊。”

“医师怎么还不来?”

按着醉汉的救护队员们脸上也溅上了血。

“马上就来。”

“请马上喊他来，我们还按着他呢。快点儿!”

“请稍等。”

伦子不打算为他测血压了。她来到挂号室的电话机旁，从白衣兜里掏出纸条，按电话号码挂了第二次电话。

“直江先生回来了吗?”

“刚刚回去的。”与先时那个人的声音相同。

“他乘上出租车了吗?”

“那可就不得而知了。”

候诊室的挂钟指着 11 点，如果出门就能坐上汽车，现在也该到了。

治疗室那里仍然传来患者的喊叫声和救护队员们的制止声。阿薰再也忍受不住，竟从治疗室里跑了出来。

第一章 03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1:01　字数：4242

“流了那么多血!”

阿薰似乎吓坏了，两手捂着脸。从正门到治疗室的通道上到处都有点点血迹。

“那人没危险吗?”

“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医师若能早点回来就好啦!”

“说这话也无用，回不来仍是回不来。”

伦子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只有两眼不住地朝正门望着。

救护队员从治疗室跑到二人面前。

“大夫还没来吗?”

语气虽然平和，内里却饱含愤怒。

“刚刚去‘出诊’，现在也该回来了。”

“什么地方?”

“就这附近。”

“那里有电话吗?”

“我刚挂过电话，说是已经回来了。”

“出了那么多血，若不赶紧抢救，恐怕……”

“真对不起!一会儿准能来到。”

伦子一边鞠躬致歉一边真想哭一场。等直江医师回来时，定要狠狠地发发牢骚，但另一方面也应责怪自己明明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类事情，为什么竟默许他出走?

队员们明白向护士们说三道四也无济于事，于是又都回治疗室去了。

“跟他们说谎话能行吗?”

“不那么说又有什么办法呢?”

阿薰似有所悟地点点头。

“若是他也因为喝酒把脸划破该多解气。”

伦子在昏暗的楼房正门喃喃自语道。门前救护车上的红色标志灯仍旧一亮一灭地闪着。伦子又抬头看了一次钟表，与上次看它时相比，又过了 3 分钟。

又有一辆响着警笛的车开来了，两人从挂号室里急忙跑过来，

原来是乘着巡逻车的警官赶来了。

“患者在哪儿?”

“在治疗室。”

“不要紧吗?”

“估计没大问题。”

“做手术了吗?”

“还没有。”

警官点了点头，走进治疗室里。

医院门前似乎已经集聚了很多人。伦子闭上眼，数起数目来，

1、2，数完 60 个数就是 1 分钟，数过四五个反复，直江就能回来。

第一次刚刚数到 30 时，一个救护队员从治疗室跑来问：

“护士小姐，他要喝水，可以给他喝吗?”

因不是腹内创伤似乎可以喝点，但伦子没有把握。

“他说渴得要死。”

“若是少许一点点，我想是可以的。”

“杯子呢?”

“这就给你拿去。”

伦子从药房里拿来杯子递给救护队员时，阿薰大喊：

“大夫回来啦!”

“真好？”

回头一看，确实见有一个男人在昏暗的人口处正在脱鞋。他

换上院内鞋后径直朝这边走来。他瘦长身材，右肩下垂，正是直江

医师。

“大夫!”伦子朝大楼正门跑去。

“怎么样啦?”

“浑身是血，暴跳如雷，无从着手。”

“给我拿白大褂来!”

直江医师脱掉西服，摘下领带光剩下一件

衬衫，伦子急忙把挂在外科门诊室里的白大褂拿来，从直江

身后给

他穿上。

“我对他们说您是‘出诊’去了的。”

直江会意地点点头，然后把脸凑近伦子的脸问：

“有酒味吗?”

“有点儿，不过不要紧。”

“嗯。”

从黄昏起一直喝了四个小时，可直江丝毫没有醉意。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不缝合不行呀。”

“缝合准备已经做好。”

“真够吵闹的!”

直江轻轻皱起眉心走进治疗室。

“大夫来了!”

伦子通知人们，救护队员们一齐回过头来，从担架旁闪开。直江来到床前，注视患者。

“喂，大夫!你干吗来的?混账东西!”

患者挥舞着拳头坐起来。直江在离他一米远的位置上察看他脸上与头部的伤势。

“他妈的……”

患者放下两腿，要从床上下来。队员们再次从左右把他按倒。

“回家，我要回家!”

醉汉在床上乱蹬两腿。

“喂，你消停点儿!”

“少罗嗦，给我滚开!”

“让大夫给你看一下。”

“我要回家，躲开!”

醉汉大叫，每次转脸，鲜血都四下溅出。

“消停点儿，请大夫给你治伤。”

“滚开，滚开!”

他一边骂人一边往地板上乱吐唾沫。

直江起初默默地看着他，于是向旁边的警察使了个眼色，走出治疗室。警官也随后跟了出来。

“您看怎么样?”

“是啤酒瓶划破的。”

“嗯，好像是从正面砸在额头上的。”

“受伤多长时间了?”

“唔，离现在有 15 分钟或是 20 分钟吧。”

“他喝了多少酒?”

“听说喝了 20 杯威士忌酒，反正他醉得够呛。”

又传来了醉汉的喊叫声。

“同他打架的对手逃掉了，他就更躁狂了。”

“多大年龄?”

“25 岁。”

直江点头，转过头来吩咐伦子说：

“把门诊厅的厕所电灯给我打开!”

“厕所灯?”

伦子反问了一句。直江未予回答，只是朝对面的警官说：

“请把他抬到厕所去。”

“厕所?就是大小便的便所?”

“是，送到女厕所去。”

“抬到女厕所干吗?”

“锁上门。”

警官惊诧地看着直江。

“锁上门?”

“等他变老实再说。”

直江从白大褂兜里掏出香烟，叼在嘴里。

“可是他正大量出血呀。”

“厕所里墙上、地面全是瓷砖。”

“不是这样，你听我说……患者是否会因大量出血而死亡?”

“不必担心。”

他划根火柴点着了香烟。

“只要从厕所上方不时看一眼就没事。”

“从上方……”

“是的，门诊厕所的挡板不同天棚连着，所以能够从上面观察。”

“这期间若是继续流血也没关系吗?”

“血流到一定程度会自然停止。”

“然而……”

“一会儿他的血压下降，就没有力气暴跳了，那么一点伤算不了什么。”

“可他满脸是血呀。”

“额头的伤口往下流血，所以比实际的伤显得厉害，伤口虽大却不深，用不着担心。”

治疗室那里又传来醉汉的呼喊声。

“他能吵嚷喧闹足以证明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说，现在就把他塞进厕所里?”

“每隔 5 分钟派人去察看一下，待他老实了，再来通知我。”

警官呆呆地望着直江。

“缝合要等一会儿进行，领他们到厕所去，我在值班室等着。”

直江最后向伦子说，然后转身朝电梯走去。

值班室在三楼病房的里手。

警官看清直江医师走进电梯以后，转向伦子问：

“果真不要紧吗?”

“那位大夫是这么说的，当然不要紧。”

“然而，这么做是否太蛮横了?”

“没关系的。”

伦子极其坚定地说。但她自己也是初次碰到这种情况。

治疗室里，患者像野兽一样不停地吼叫。警官背着他小声向救护队员们传达了直江医师的指示，队员们听了警官的话也同样迷惑不解。

“真把他塞进厕所里?”

“是的，厕所在楼梯口的右侧。”

伦子在前头带路，打开电灯，推开近前的女厕所门。

队员们满腹狐疑地把醉汉放在担架上抬向厕所，醉汉仍旧胡乱骂人，然而，当他被撂在厕所门前的一瞬间，便惊慌地朝四周环视了一眼。两个救护队员立刻从两侧把他架起来，不由分说地推进女厕所的门里了。

“你们要干什么?喂!妈的，混蛋!”

患者猛劲地敲门、大喊大叫。然而，有两名队员从门外顶着，他毫无办法。

“开门!你们给我开门，开门啊!”

醉汉继续喊叫，但队员们只管顶紧门一声不吭。

“请踩着这个从上往下看。”

伦子从手术室里搬来脚踏凳，放在厕所门前。

“每隔 5 分钟看一次就行吧?”

“在他喊叫着的时候肯定没有问题。”

“这么说必须等这家伙老实了我们才能离开喽?”

“对不起!就得这么办。”

“他不会死在里面吧?”

“不用担心，我也常来看他。”

队员表情生硬地点了点头，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请给我们救护总署打个电话，就说患者狂暴，暂时不能回去。”

“好的。”

伦子返回挂号室，警官正在打电话，仿佛在了解着被害者的身份。伦子把队员托她办的事交代给旁边的另一个警官便回治疗室了。

阿薰正呆呆地站在治疗室煮沸消毒器前发愣。

“怎么啦?”

“那张脸多可怕!他额上闪着光的不是玻璃碎片吗?”

“是啤酒瓶吧。”

“太可怕啦!”

“我看光是那套缝合器械恐怕不够用，你再从手术室里拿来五六个柯赫尔钳和培安氏钳。”

阿薰脸色苍白，向手术室走去。.

伦子用水桶打来热水和冷水，淘好抹布。病床上的人造革和周围的地板上都溅上了血。当她擦完地板，做好器械消毒时，挂号室里传来一群男人的谈话声。那是语调粗暴争论着什么的声音。

伦子来到走廊里一看，有四五个汉子围着两名警官，这些人都穿着皮夹克或红毛衣等潇洒的服装。

“把浑身是血的人塞进厕所里，真是无法无天!”

“死了人怎么办?”

“这里难道不是医院吗?”

汉子们七嘴八舌逼向警官。

“治疗方面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遵照大夫的指示办事。”

警官答道。

“那好，我就去问大夫，大夫在哪儿?”

警官看见伦子从后边来到，便走上前说：

“请把大夫叫来。”

“怎么啦?”

“希望向这群人说明一下把患者塞进厕所里的理由。因为他们的伙伴挨了打，正杀气腾腾的。”

“快点儿把他叫来!”

一个汉子喊道。

伦子拿起电话机，挂向值班室，三遍铃声响过，直江接了电话。

“患者的朋友们赶到这里来了，说是要见您。”

“什么事?”

“要求说明一下为什么把患者塞进厕所里……”

“你告诉他们不用担心!”

“可是，您不下来很难了结……无论如何您得来一下。”

“……”

“求求您。”

“好，我去。”

电话挂断了，伦子转身向汉子们说：

“大夫这就来。”

“本该如此!”

汉子们晃着膀子盛气凌人地坐到候诊室的椅子上。

第一章 04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1:28　字数：5778

“肯定是 K 帮的小子们干的，只要能把事情调查明白，不怕他们不承认。”

警官抱歉似的向伦子说。

停送暖气的门诊室寒气逼人。汉子们有的弓腰抱膀，有的两腿打颤。也许是直江在三楼按动了电梯电钮，电梯指示灯从 1 升到了 3 停住了，然后又由 3 向 1 降下来。警官和一伙人一起望着指示灯的移动。

指示灯从 2 降到 1 停止下来时，一伙人站了起来。这时，电梯的门开了。

直江没穿白大褂，还是刚才那件浅蓝色衬衫。走出电梯，他平静地环视了一下小伙子们，什么也没说，径直向右面走去。电梯附近有个楼梯口，再往前就是门诊部的厕所了。

一伙人同警官鱼贯地跟了过来。直江走进厕所，向倚在门上的救护队员问：

“怎么样啦?”

“噢，多少老实些了。”

队员慌忙从脚凳上站了起来，直江蹬上脚凳，从门上方朝厕所里俯视了一下。

“喂!开门……”

厕所里的汉子又喊叫起来，他的声音显然没有当初那么有力了。

直江看他一会儿，然后从脚凳上下来，又看了看手表。

“塞进这里来过了 15 分钟吧?”

“是的。”

队员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答到。

“还得等一会儿。”直江说完，拧开水龙头冲洗了手，走出厕所。

那伙人又跟在他的后面走回来。尽管他们一言不发，脸上却是阴沉凶恶的。伦子走在最后，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事态发展。

直江医师似乎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迈开大步走去。过了楼梯口来到电梯前时，他突然停住，转身问道：

“你们有什么事?”

那伙人一齐抬头看着直江。

“大夫问你们有什么事，你们可以说啦。”

警官向那伙人说。

“其实……”一个穿皮茄克的年长一点儿的汉子说，“那醉鬼

同我们

是老相识，因为一点点小事跟别人打起架来，听说被塞进厕所里了?”

这汉子有点水蛇腰，左颊长个小痣。

“把他关在那种地方，死了怎么办?”

“死不了。”直江答。

“这是你的一面之词，他可是个患者啊!”

“我不想给发酒疯的人看病!”

“可他头破了，正流血呀!”

“……”

“你听见我说的话吗?”

“你们是说对医院不满意喽?”

“不是对医院不满意，而是对这种做法不满意!”

“病历在哪?”直江问伦子。

“还没有。

“快拿一份。”

伦子急忙从挂号室取来一本新病历。

“叫什么名字?”

“是叫户田次郎吧？”警官朝一伙人叮问。

“对。”

“有保险吗?”

“大概有吧!”

水蛇腰汉子回头问旁边的人。

“我想他是加入了的。”

“是国民健康保险吧?”

“可能是……”

旁边的一个汉子回答说，似乎没有把握。

“工作单位?”

警官问。

“领着生活补贴金。”

“这么年纪轻轻的人领补贴?”

“是失业保险吧?”另一个汉子答道。

“我们也有点儿说不清。”一汉子说。

“这么说医疗费由你们几个出喽?”

直江朝那伙人看了一眼，他们面面相觑。最后，那个水蛇腰汉子回答说：

“该由患者本人付吧?”

“不过，目前得由你们垫付。”

“嗯，好吧。”

“住院怎么样?”

“需要住多长时间?”

“最少需要两周。”

“那，就拜托啦!”

“住哪类病房?”

“有哪类?”

“有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大病房。一等的一天 9000 日元，特等一万五，光靠保险是不够的。”

一伙人又面面相觑了。

“即使是大病房，没有保险金，光住院费一天也要 1500 日元。”

“大病房现在没有空床位。”伦子插嘴说。

“听说大病房没有空床位，住三等的三人间每天 3000 日元，住那里行吧?”

“有什么法子呢。”

水蛇腰汉子想了一下应允了。

“那好，你们交 5 万日元的押金吧。”

“现在?”

“对。”

“今晚太迟了，等……”

“你们的时间不是刚开始吗?”

直江看了看候诊室墙上的挂钟，时针指着 11 点 40 分。

“今天晚上就请您饶过这一遭吧。”

水蛇腰汉子勉强挤出一点笑意说。直江看着病历，不作回答。

“拜托您了，大夫”

“……”

“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不能相信。”

“你说什么?”

汉子向前迈出一步拉开架势，警官急忙过来拉开，“你也算个医生?”

“没错，是医生。”

直江直勾勾地瞪着汉子说。

“是个冷血医生!”

“没有住址，没有工作单位，能不能支付药费也不清楚，没法让他住院!”

“可是他出了那么多血，放任不管，会死掉的!”

“从前曾有住院时耍酒疯，胡搅蛮缠，不付医药费就溜走的病人。”

“你说他也是这种人?”

“现在租间房子还要押金呢！治病要押金是理所当然的。”

“真是个抠门儿医院!”

“别费口舌了，痛痛快快准备押金吧。”警官说。

“刚才我不是说过现在拿不出来吗?”

“那好，我拒绝医治。”

“拒绝?”

直江说完，朝电梯口走去。

“喂，喂。”

汉子又跑到直江前面挡住去路。

“无论如何也得现在拿钱?”

“当然!”

“那你稍稍等一等!”

年长的汉子显得无可奈何，把另三个人召到了候诊室一边。直江走进治疗室，坐到椅子上点燃了支香烟。

“给您送来个棘手的患者，实在对不起!”

警官内疚地道歉说。

“流氓都不好对付。”

直江吸了一会儿烟，看看手表。

“你去看看患者!”

“是。”

伦子走了出去，这时，刚才那个汉子擦身走了进来。

“刚才我们大伙凑了凑，可只有 3 万日元，行吗?”

汉子的语气比先前多少缓和了。

“希望能成。”

“若是不够，你们还得马上送钱来。”

“这我知道。不过，你也得给他精心医治啊。”

直江从汉子手里接过 3 张一万日元面额的票子，用别针别在病历卡上。

“你好像也喝了酒?”

汉子坐到直江面前的圆椅子上说，直江并不回答。他往病历卡上盖了一个椭圆形戳记，然后开始写上一连串外国字。

“因为什么斗殴的?”警官掏出记事本来向汉子寻问。

“什么原因也没有，好像他们喝着喝着就拌起嘴来，发了火，动了手。”

“打人者是你们的同伙吧?”

“正因为他跑掉了，弄不清。”

“你别装傻!”

“都是真话。”

“我已经有数了。”

警官刚说完，伦子返回来了。

“他突然安静下来，坐到地面上了。”

直江点点头，朝四周看了一眼。

“把床稍稍往里挪一下，缝合器械都准备妥了吗?”

“准备好了。丝线用 4 号的行吗?”

“行吧。”

“那么，我去让他们把他抬进来。”

伦子为通知救护队员，来到走廊里。

直江站起来，挽起衬衫袖子，穿上胶皮围裙。这工夫，警官同一伙人已把床拉到屋中央去了。

患者又被担架抬了进来。

“请把头放在这边。”

担架在床前做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后，头朝窗户一边了。如今患者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刚才还发酒疯，现在却下巴朝天，四肢耷拉着入睡了。

伦子和阿薰从两侧为他脱去西服和毛衣，他的手脚像瘫痪似的软绵无力。

脱去毛衣只剩下一件衬衫时，伦子把血压计缠在他的右臂上，直江切了切脉，然后放上听诊器。

他的脸被血弄得一塌糊涂，但已不流血了。

“血浆 400 输液，你用脸盆打来灭菌水，给他擦擦脸。”

直江拿开听诊器吩咐伦子和阿薰。

“他怎么样?”水蛇腰汉子伸过头来问直江。

“用不着担心，你们出去吧。”

一伙人退后了一步。直江戴上了口罩和橡胶手套。

“还要滴进一点儿消毒皂液。”

“是。”

“好啦，拿纱布来!”

纱布蘸上灭菌水，轻轻地敷在伤口上。血块一点一点地被水溶解，擦拭几次以后，患者的面目逐渐显现出来了。

以额部为中心向上划有三条伤口，向右下方通过眼眶到面颊一条，额头中央残留着一块 3 厘米见方的玻璃碎片，头发里还有无数碎玻璃。

那伙人虽然退后了一步，但仍在床的周围围观。

“你也洗洗手帮我一下!”

直江吩咐做完输液的伦子。擦掉血污以后，患者的脸显得更加白净，他五官端正，想象不到竟是个英俊小伙子。

“大夫，会留下伤疤吗?”

围观人群中的水蛇腰汉子问道。

“会留下。”

“过几年也不能消除吗?”

“不能。”

直江一边用钳子拢合伤口一边答道。

手术做了 30 分钟。

以右上额为中心呈放射状的三条伤口和通过右眼外眶直达面颊的一条共缝了 20 针。

患者从头顶到额部的右半侧脸完全用绷带缠上后，被抬到三楼的三等病房里。小伙子体内的酒精发挥了作用，局部麻醉药虽然只用了一点点，他都不觉得疼，只管酣睡到手术终了。

“输液用百分之五的葡萄糖 500CC，外加两支阿多那。”

“知道了。”

直江摘下口罩和帽子，伦子转到身后为他解开胶皮围裙的带子。

“告诉那伙人不要留在病房里瞎帮忙，事情处理完后就让他们走开。”

“是。”

那伙人在手术进行中就被叫了出去，警察听取了案件经过。

“剩下的事全靠你们了。”

直江洗完手刚要出屋，似乎又想起点儿事，转过身来说：

“我已经在刚才那家店给你们订了寿司。”

“刚才那家?”

“就是你第二次挂电话的那地方，我听说是急诊，想到做完手术时应该吃点什么，便给那里留下了钱，现在你给那里挂个电话，马上就能送来。”

“这……”

“给你们两人各订一份，挂电话通知他们送来就可以了。”

“从涩谷到这里，又是深夜。”

时钟已指到 12 点 30 分。

“不要紧，他们知道的。”

“对不起!”

直江推开治疗室的门来到走廊，调查完那伙人的警官拿着记事本走来说：

“患者的住址弄清了。”

“请告诉护士吧。”

“能不能把病名告诉我?”

“前额、右脸创伤，记住：不是扭伤而是创伤。”

“这两个字意义还不同吗?”警官边往记事本上写着边问。

“创伤是开口的伤，扭伤是指跌打损伤那样皮肤未破的伤。”

“明白啦，那么，需要多少天才能痊愈呢?”

“要两周以后。”

“后遗症能达到什么程度?”

“若是女人，会落下倒霉一辈子的伤疤。”直江回头看着身后的一伙人说，“若是你们有点伤疤也许更好些。”

“那疤难看吗?”

“会让人望而生畏的。”

那伙人呆呆地望着直江。

“竟栽在他们手里了!”

“烂醉如泥时，来不及躲闪嘛。”

“完全对。”

“好，就这样吧。”

“深更半夜，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警官鞠躬时，那伙人也跟着行礼。

当伦子两人擦完手术器械，清理完治疗室时，寿司送到了。

那伙人经警官劝说，于10分钟前离去了。

伦子和阿薰回到了三楼护士休息室。

“咱们吃吧。”

“看样子挺香啊。”

阿薰看着寿司说，并随手沏好了茶。此时已是午夜1点，两个人都饿了。

“想不到直江医师这么体贴人。”

“不过是掩盖他外出的纰漏而已。”

“尽管如此，他毕竟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仍是个好人哪。”

“倒也是。”

“就是不错嘛！”

“你也太单纯了!”

“怎么见得?”阿薰不满似的说。

“别上他的圈套。”

“可是你瞧，今天晚上那么重的伤他都毫不费力地处置完了，而且，对于那群流氓全无惧色……”

“当一名外科医生，这么点儿事算了什么。”

“不对，记得上次有个大腿骨折患者来咱院时，小桥医师都有些哆嗦啦。”

“那是因为年龄和经历都不相同啊。”

“我最喜欢那种冷漠的医生。”

“好啦，好啦，还是快吃吧。”

“志村怎么样?”

“啊!把东西忘在门诊室了，我去取来。”

“是什么东西，我去取吧!”

“不必啦，你先吃吧。”

伦子不坐电梯，顺着楼梯跑了下去。刚刚不久还是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的门诊室，如今却在微弱的灯光下恢复了宁静。伦子下了楼梯来到左手的挂号室，拿起了放在里端的院内电话机。

号码 7 就是医师值班室。

“喂，喂!”

直江的语声有点儿困意。

“是我。”

伦子一边瞥着周围，一边低声说。

“刚吃完寿司。”

“是吗?”

“您不吃吗?”

“我不要。”

“稍微吃点儿吧。”

“我说了，不吃。”

“刚才忘对您说了，您不在医院时，我给两名门诊患者做了治疗，还给另两名打了针，都是照以前处方做的。”

“太好啦!”

“还有，石仓老人喊疼，我给他服了两剂普鲁巴林，是不是多了点儿?”

“不多。”

“您已经睡下啦?”

“正躺在床上看书。”

“您喝了酒最好早点儿休息。”

“就这些吗?”

“噢，明天或后天您有空吗?”

“明天有事。”

“后天或者大后天呢?”

“若是后天的话……”

“那就后天，在上次的老地方行吗?”

“6 点左右。”“知道啦!”“你现在从哪儿打来的电话?”“从门诊室，阿薰不在这里。”“……”“晚安!”伦子挂断电话，小跑似的爬上三楼。

第二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4:10　字数：3766

东方医院院长行田佑太郎的私宅坐落在距离医院较远的目黑柿木坂，从家到医院乘汽车需 15 分钟至 20 分钟。

院长家里除了妻子律子以外，还有长女三树子和长子佑司。佑司今年 21 岁，不愿当医生，考进了 T 大学经济系。三树子比佑司大两岁，去年从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不谋职业，呆在家里干些家务活，兼做医院的总务和院长秘书一类的事。

医院里，医生、护士、厨娘等总共有 40 多人，管理起来光靠院长一个人是困难的。院长本人很少在医院，尽管也有事务长、护士长等人，但毕竟是外人。在财务收支上，公私接待上，都要由妻子律子和女儿三树子来管理应酬。

上午 10 点，院长用自家小轿车载着妻子或女儿开往医院。

上班以后，喝杯茶，抽支烟，随后翻翻昨晚的值班记录，听听事务长、护士长关于昨天工作的汇报，再商量一下今天的工作。然后，他便去门诊室听一听医师们的手术计划、住院患者的情况，再把

凭关系介绍到院长这里来的患者特别诊查一遍。

仅这些事，办完就得 12 点多。

午饭后，他大多出去参加碰头会或磋商会之类。这些年，比起医师来，东京都议员以及医师会理事倒成了他的本职工作，真没办法呀。

这天上午 9 点 30 分，佑太郎一如既往，吃了蔬菜色拉和吐司，喝完红茶，结束了一顿早餐。

佑太郎中等身材，可稍微有点发胖。最近，他又进一步发福了，血压也比正常值高出近 20，便决定早上只选用简单的西餐。一年来被妻子逼得无奈，总算习惯下来。然而，也只是早饭这样做而已。午、晚两顿怎么也得吃些米饭和面食。夜间的宴会若是不吃点儿日本菜肴，肚子里就觉得不踏实。饮品他最喜欢的是日本清酒。不过如今只好用威士忌将就一下了。

那天早晨，佑太郎一边喝咖啡一边慢腾腾地读着报。妻子正在邻室里梳妆打扮。律子比佑太郎小 7 岁，今年刚好 48 岁。她瘦骨嶙峋，个头高挑，同佑太郎站在一起时，分不出谁高谁矮。因为年岁大了，肌肤失掉了弹性，但是她的大眼睛高鼻梁依然残留着年轻时的风韵美貌。

“老头子，三树子好像又要拒绝似的。”

律子面向梳妆台边描眼眉边说。因为她的脸有点凶相，所以只好刮去眉毛，描成稍微下垂的细眉。

“若是这人还不行，那可就难找喽。”

佑太郎眼睛不离报纸地答道。

“这个人的家庭也不错，迄今为止，他是最本分的一位人。”

“她说哪里不中意?”

“说什么有点平庸。”

“平平淡淡哪点不好?”

“这种事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律子描完了右眉。

“那小伙子在医学院的成绩不错，到大学附属医院后工作又很认真，深受教授们信赖……”

既然长子佑司不愿继承家业，绝望之余，佑太郎夫妻只好指望长女三树子嫁给医生了。

“这么老成的好青年为什么就不……”

“她好像就不中意这点。”

“真叫人捉摸不透!是不是她已有意中人了?”

“没有那种迹象。大学里光是女生，毕业后即回家帮办业务，几乎没有机会同男性相处。”

“如今的年轻人真是让人摸不透。”

佑太郎把杯里的咖啡全都喝光，然后站起身来。

“今年都 23 岁啦，硬说她的同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结了婚，一点也不着急。”

“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你不妨旁敲侧击问问嘛!”

“也许你去问一问更合适。”

“岂有此理!当父亲的怎么好问?”

佑太郎对女儿三树子真是毫无办法，因为她是独生女，从小就受溺爱，所以长大了再怎么说教她也不听。

“好啦，到点喽。”

正好 10 点。律子刚想冲二楼喊时，三树子下楼来了。她长有一双大眼睛，笔直的鼻梁，冷漠的气质，仿佛律子年轻时的那副美丽面容。

“佑弟还躺着呢。”

“别理他，一会儿他就会起来的。”

律子拎着手提保险箱和提包乘上汽车。佑太郎和律子坐到后排座上，三树子坐在前座。

“请走好!”

家里只剩下 50 岁的女佣富代了。

轿车从驹泽路开到了环城 6 号线。8 点前后还曾拥挤不堪的街道，10 点后就有些空荡了。

“老头子，你听说直江医师和志村的事了吗?”

在交叉口等待绿色信号灯时，律子问。

“志村?是志村伦子吗?”

“是的。”

“她怎么啦?”

“听说他们两个人好上啦。”

“怎么会!”

“不，是真的。”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三树子从前座回过头来问。

“同你没有关系。”律子冷淡地说，“我从关口那里听说的。”

“关口？”

佑太郎脸色阴沉起来。关口是东方医院的护士长，今年 42 岁，三年前离了婚，有一个念中学的孩子。多年当护士，经验丰富，头脑机灵，其缺点是好传闲话。

当然，从经营者的角度上看，有人能把自己不了解的医院内部情况汇报上来，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这个关口护士长却只把情报提供给律子。有一次，佑太郎刚想向医院内的一个护士伸手时，由于关口的告密，结果搞得很狼狈。因此，尽管她是个珍贵的传话筒，可他对她却无好感。

“听说两人常在涩谷一带约会。”

“有这等事？”

佑太郎显现出一副大男子不拘小节的神情。

“好像不光是约会，还发生了关系。”

“有谁看见过?”

“好像那姑娘还到直江医师的公寓去过。”

直江住在医院附近的池尻小区公寓里。

“不能因为去他公寓就断定人家一定有事吧!”

“当然当然，不过直江医师是个单身汉哟!”

“我也听到过这种传闻。”

三树子插嘴说。

“当直江大夫值班时，志村姑娘也总是值班。”

“对啦，关口也对我说过这事。”

不知为什么，律子和三树子结成了统一战线。

“即使如此，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不过……”

“直江大夫不是那种非到咱们医院来不可的人，他若是正式干，现在已是副教授了。可他到这儿来了。”

“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怪他，都怪那个志村。”

“怎么，你好像有点吃醋?”

“胡说些什么呀，老了没正经!”

律子瞪了佑太郎一眼。

“我们只求他在工作上不出差错就够了。”

“我说的就是他在工作上也出了问题。”

“直江大夫吗?”

“你记得有个叫石仓的老头儿吗?”

“石仓?”

“住在四楼二等病房，得胃癌的老头儿。”

“石仓由藏?”

“直江大夫每天给他注射麻药。”

“因为他总喊疼嘛!”

“就只因为他痛吗?”

“那还有什么原因?”

“这不过是种传言……“律子把嘴凑近佑太郎耳边，“注射那样烈性的药剂，岂不是加速老人死亡?”

“胡说!”

佑太郎突然叫道。

“我只是听人这么说的。”

“又是那个关口说的吧?”

“嗯，她只说她有那种感觉。”

没想到丈夫突然发火，律子有些着慌了。

“一个护士，多管闲事。再说，你也真是，听风就是雨!”

佑太郎斥责夫人时，车已到了医院门前。三人从旁边的职工入口登上二楼的办公室。

“早上好!”

来到办公室时，事务长和女办事员们起立问好。

“多好的天气呀!”

律子似乎已把车内的事情忘了。她取下围巾，站在窗前俯视了庭院。围在大厦中央3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上，一串红越发鲜艳了。

“刚才直江大夫到这里来，好像想向您汇报什么。”

“请他快来。”

“是。”

事务长拿起话机。院长坐在沙发上，从放在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来。

“早上好!”

关口鹤代护士长不知是怎么知道院长他们来到的，好像她估计着时间推测的吧。

医院里不论正式护士、准护士、见习护士都戴着白色的普通护士帽，唯有护士长戴着镶有两条黑线的帽子。

像她这样的矮短身材戴上这顶镶黑线的护士长帽似乎大了些。她两眼凹陷，长得有些像猴子，由于多年的经验和随之积累的狡黠，显露出护士长应有的威严。

“今天有点冷啦。”

“可不是，10 月份就这么冷真少有啊。”

“哎呀，夫人，您变发型啦!”

“我只把它向上梳拢了一下，不知怎么样?”

“夫人的脖子细长，这么梳起来特别协调!”

“我觉得有点儿不习惯，心里很不安。”

“您的头发柔软浓密，是容易往上梳的。”

“试着梳了一次以后，想不到并不麻烦。”

护士长同夫人交谈着，时刻不忘拍夫人的马屁。

“直江大夫正在巡视病房，听说查完后就过来。”事务长放下电话机报告说。

“噢。”

院长正在看值班记录。记录上写着：值班医师直江；护士志利伦子、宇野薰。是伦子的字迹。

“我想起来啦，院长先生，昨天夜深时，有个流氓模样的人被抬了来。”

“就是这个吧。”

院长朝记有“门诊急救患者一名”的笔录看去。

“那人的脸被啤酒瓶砸伤，满脸是血。”

“他有保险吗?”

院长所关心的不是伤势，而是有无保险。

## 第二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4:55　字数：5263

“因为一时弄不清楚，就暂收了他 3 万日元押金。”

护士长说这话时，仿佛是她自己做的事似的，“不过，听说那人烂醉如泥，暴跳如雷，在他安静下来之前，一直关在厕所里。”

“厕所里?”

律子突然发出一声狂叫。

“而且是门诊女厕所。”

“谁是昨晚的值班大夫?”

“直江大夫。”

“噢，上帝!”

律子夫人听说是直江，立即把将要出口的责难吉词收了回去。

“那么，患者现在哪里?”

“三楼的三等病房里，今早睡得倒很安静。”

“病房里没有他的同伙吧?”

“没有，就他自己。”

“不要让他的同伙随便进入。”

“我已经告诉挂号室的饭野了。”

“缝了不少针吧?”

“以额头为中心，向外有四处伤。”

护士长把今早刚刚从伦子看阿薰那里听到的事，原原本本就像她自己也在场一样地回答说。

“干得漂亮!”

“不过，院长先生，尽管那人喝得烂醉，而我们竟把一位正在流血的患者关进女厕所里，似乎不大妥当。”

“后来，厕所没弄坏吗?”

“血迹已经擦掉了。只是中途患者的同伙对关进厕所而发牢骚。”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直江医师好歹给顶了回去。”

院长不喜欢“治中出乱”，也丝毫不愿自找麻烦，他一心想平安无事地赚钱。

“后来，那伙人没再来说什么吗?”

“这个呀，刚才挂号室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说是‘你们医院的值班大夫还是那么常喝酒吗?’”

“值班大夫喝醉酒?”

“昨天晚上，直江大夫好像是喝了点儿酒。”

“……”

“于是，方才我到护士宿舍去问了刚下班的志村和宇野两人。志村说不知道，而宇野则说也许喝了一点点儿。”

护士宿舍在医院楼后，与医院隔着一条小路。除了护士以外，女办事员和司机也住在那里。

“我认为志村在包庇直江医师。”

护士长意味深长地看着院长。

“那电话只说这么一句话吗?”

值班时，医生多少喝点儿酒，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从院长的角度看来，他最怕的是长此以往染上酒瘾。

“我想对方只是骚扰一下，第一次就说这么一句便挂掉了。”

“还挂来第二次了吗?”

“没有，还没挂。”

护士长尽管没撒谎，但多少有些夸大其辞。

“还不是因为他的同伙感到患者被塞进厕所里太窝囊了!”

护士长发现院长生气地默不作声，便向律子夫人征求意见似的说：

“您说对吧，不管他怎么耍酒疯，这么做确实有点胡来。”

律子夫人点头称是时，走廊一侧办公室的门无声地开了。大家回过头来，见直江医师已经站在那里了。

“啊?是您，请坐!”

事务长首先搭话，指着院长旁边的沙发说.

“早上好!”

院长和律子夫人齐声说。直江默不作声地点点头走到里边来了。

“院长先生，您今天不到门诊室去了?”

护士长急忙以庄重的语调改变了话题。

“有人给我介绍患者来了吗?”

“目前似乎还没有。”

“我今天一上午都呆在这里，如果有找我的患者，就打个电话来!”

“明白了。”

护士长恭恭敬敬地施上一礼走出房间。律子夫人和三树子见她走了便朝邻室的更衣室走去，事务长看起文件来。

“昨晚值夜班您够辛苦的!”

从院长的立场上说，医院的医师只是个被雇佣者，但院长对医师的用语都是很谦恭的。一方面因为愿意到私人医院里供职的医师少，即所谓的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也因为直江在大学里就是颇有地位的人，院长对他另眼相看。

“没什么……”

直江的脸色依然苍白，与其说是昨夜值班的缘故，不如说这是他的一贯脸色。

“听说有个什么醉汉打架的患者来院医治?”

“只是把脸划破了。”

“听说你把他塞进厕所里了?”

“因为他胡闹。”

“真是个妙计!”院长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

“不过,这件事若是他本人以及同伙们醒悟过来,会发火的。”

“也许会发火。”

“发了火，就要添些小麻烦吧？”

“到了那一步，就让他出院。”

直江满不在乎地说。经直江这么一说,院长认为也确实如此。

“直江医师要咖啡吗?”

三树子从隔壁房间走进来问。

“不，什么也不要。”

“别这么说，那就喝杯茶吧。”

“好的。”

“爸爸您呢?”

“给我也倒杯茶吧。”

三树子到开水器的水龙头前沏茶去了。院长更不想在昨晚患者身上过多追问。直江默默地看着正面窗户。窗外洋溢着即要逝去的秋光。律子夫人从更衣室返回办公室，向直江微微点头致意。

“您找我有什么事?”

院长点着一支烟，然后问道。

“是啊，有点儿小事。”

直江说完，似乎难以开口向四周环视了一下。

“要不就到院长室去?”

“好的。”

两人站起来，夫人和三树子疑惑地望着他们。

他们在院长室面对面坐下后，直江开口说话了。

“有个叫石仓由藏的患者，您也许知道吧?”

“因胃癌从 T 大学医院转院来的患者吧。”

佑太郎想起了今早在车中听律子告诉他，说有人传言直江给石仓老人使用了过多的烈性麻醉药。

“那位患者同您在私人方面有什么……”

“不，我并不特别了解他。”

“是吗?那就没有大问题了。”

“那个患者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要求我给他做手术，最近三番五次地要求。”

“手术?”院长惊讶地抬头看着直江。

“可是，这个人不是因为胃癌转移，手术为时已晚才被 T 大学医院推出来的吗?”

“原本是这样，可他本人并不知道内情。他被 T 大学医院撵出来时是说出院的。因为总未彻底治愈，便索性要求给他做次手术。”

“他认为做一次手术就能彻底治好吗?”

“他依然认为他的病是胃溃疡。”

“他的癌细胞确实扩散到脊椎了。”

“现在又从后腹膜扩散到腰椎了。”

“这么说，即使做手术，也不能全部摘除癌喽!”

“是不可能。”

“若是切除胃的主病灶，能不能暂时舒服些?”

“不能!”

直江斩钉截铁地回答。

“癌细胞会由于手术刀的刺激更加活跃地繁殖起来，加上做手术要消耗很大体力，反而会加快死亡。”

“是啊!”

“这对延长余生毫无意义。”

院长的专业虽是内科，但对这类常识也是知道的。

“你打算做一次没有意义的手术吗?”

“不，我没有说准备做那种手术。”

的确，直江既没说做手术，也没说不做手术。

“这么说，你已经拒绝他了?”

“不，也没拒绝。”

院长喝了口茶水，然后将杯子放到茶几上。

“那么，你还想做喽!”

“患者热切地期待着，我想做一下也无妨。不过，做了这样的大手术，照他那样身体连两个月也活不成。这么一来，那就是明显的因手术而造成了病情恶化，我可不想那样做。”

院长点了点头。

“然而，如果不给他做手术，他会越发感到不安的。”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那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没有做手术的必要。”

“问题就在这里啊，当大学医院弄清了是胃癌时，好像对他说过：你这是胃溃疡，最好做次手术什么的。可是，后来让老人出院时，又说不做手术也可以。他对这种突然改变的说法总是放心不下。”

“真是件棘手的事!”

让癌症患者觉察不出自己是癌症而安安静静地等死也并非易事。从前，院长也曾为这类事动过脑筋，但最近所有的癌症患者都交给外科去医治了，所以，作最终结论便成了外科医生的工作。

“家属方面是什么意见?”

“他们完全不抱希望了，说按照患者的要求去做就可以。”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院长摸了摸脸。

“后来，我从多方面分析，仍然认为做这次手术好。”

“那么一来，他会因手术而很快死去，对医院很不利。”

这样做确实会牵扯到院内患者的舆论和医院的声誉。

“若是有一种既做了手术又同没做手术一样能延长患者生命的方法，您认为如何?”

“难道有这种方法?”

“有。”

“你说怎么办?”

直江捻灭挟在指间的香烟。

“光进行剖腹。”

“光剖腹?”

“从这到这切开一条刀痕，您看怎样?”

直江用他的长手指在白大褂上从自己的脐部向下划一直线说。

“老实说，光剖开皮肤表面就够了，但是，既然动了手术，索性连腹膜也剖开，顺便观察一下萨部情况。”

“唔，有道理!”

“这么一来，既不会因做手术使身体衰弱，本人也会因做了手术而安心。”

院长一点头同意，直江又拿起一支香烟。

“可是，手术时间过短，本人要察觉出来怎么办呢?”

“麻醉采取全身麻醉，剖腹、缝合之后剩余的时间让他依旧躺在手术台上他也不知道。”

“这倒也是。”

这一阵子忙于名誉职务的院长对外科手术方面完全是无知的。

“只剖开皮肤和腹膜，虽然不必输液，但也要照输不误。”

“进食怎么办呢?”

“如同做胃溃疡手术一样，禁食四五日，然后，尽早恢复普通饮食。”

“很有道理。”

“对他说手术情况良好，他会相信的。”

“手术后恢复得这么快，他不会产生疑心吗?”

“这一点请您放心。对于疼痛的感觉最灵敏的部位只是皮肤和腹膜，胃和其他脏器几乎没有痛神经，只要是表皮被切开了，不管是笑还是起身都同一般手术一样感到疼痛。”

院长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望着直江的脸说：

“好吧，何时进行手术呢?”

“我想是否在后天下午进行。”

“是星期五呀。”

“是的。如果患者问到您时，请说是做胃部分切除手术，我们要保持口径一致。”

“我知道啦。”

院长应允道，他认为直江的设想很高明，但又有些害怕。

“还有一件事……”

直江放下他架着的二郎腿说。

“大概下周花城纯子要来住院。”

“花城纯子?”

院长觉得很耳熟。

“是的，就是著名歌手花城。”

“啊，原来是她要住院?”

花城纯子从去年夏天开始唱流行歌曲而一举成名，顿时成为一名红歌星。今年她才 21 岁，演唱时总是眯缝着眼睛，颤动着微启的嘴唇，那种神态蕴藏着妩媚的魅力。与她同时出名的那个 K 歌星，

深受小伙子仰慕，而花城纯子则极受中年男性的推崇。

“她，什么地方不好?”

“堕胎!”

“噢?堕胎?”

“快满三个月了。”

院长对花城纯子也很倾心。他觉得：她年纪轻轻却有一种妩媚的妖艳，这一点足够挑起中年人的春心来。

“同谁搞的呢?”

“不知道。”

“谁介绍她来的?”

“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同学跟她的经纪人相识，从这条线上，托我悄悄地在医院里处置一下。”

“原来如此。”

院长叹息着应允道，但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说。

“这么说，您已经给她诊察过了?”

“是的，昨天”

“啊，昨天她到这里来啦？”

“对，她戴着太阳镜，毫不引人注意，好像谁也没有觉察。”

“花城纯子是她的艺名吧?”

“真名叫山口明子。”

“这名字倒很平常。”

“她希望能住上六楼的特等病房，一天就行。”

“这当然。”

特等病房一天的住院费是１．５万日元，若能保住秘密并不算贵。

“手术由您来做?”

“是的，因为她的经纪人再三恳求，所以……”

“真够呛。住院后能让我见上一面吗?”

院长开始泛起了一股春情。

“当然可以。”

“不过，她这么小小年纪也真干得出来!”.

“是她不走时运。据那位同学说，这种事在文艺界已经司空见惯了，也许因为她一时疏忽所致。”

“照这么说，前几天 S 也是这样喽。”

院长举出了一个最近以来名气稍有低落的电视女演员的名字。她也在这个医院里打过胎。

“根据她的日程安排，希望在下周三进行。那天，请设法留出一间特等病房来。”

“我记下了。”

“不用说，这也要保守秘密。”

“是是，我懂。”

“那就拜托啦。”

“还有……”院长把刚刚站起来的直江叫住，“昨晚住院的那个流氓请你要处理好哟!”

“您只管放心。”

直江回答一句，轻施一礼走出房间。

## 第三章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6:14　字数：5019

10 月份少见的风和日丽的一天。傍晚 5 点下了班，伦子乘公共汽车来到涩谷车站，随后走进百货商店逛了一圈。听说今年流行长裙，但目前穿中长裙和超长裙的人还不算多。

上身长的日本人穿这种裙子很不适宜，而且还要多费布料钱。

伦子的面孔冷峻，单眼皮，细长身材，有着一双匀称的腿，她觉得自己穿上中长裙一定很美，然而，这裙子过于费钱，再说从事护士这种职业，穿它也显得太奢华。伦子在女子服装专柜前徘徊不定，最后，拿定主意不去买它，便朝二楼鞋类专柜去了。

这里也挤满了年轻女子，伦子在靠近电梯口的柜台前试穿了三次，终于买了一双高统靴。这双黑色顶膝高统靴同她的迷你裙颇为相称。伦子请售货员把她买鞋之前穿的高跟鞋装进盒子里，然后装入购物袋出了商店。

车站前的电光钟正指着 6 点 15 分。跟直江的约会时间为 6 点 30 分，还有 15 分钟的时间，于是，她穿过交叉路口，漫步在人行道上。她一边观看路旁的商店橱窗，一边登上道玄坂的坡道，中途钻进了一家咖啡馆里。

已是6点25分，同料想的一样，直江还没有到。迄今有过几次约会，直江没有一次是提前来的，不是晚到就是按时到。伦子对此也已习惯了。

咖啡馆的店名叫“凤凰”。

伦子同直江两个人第一次单独会面，是直江到东方医院来工作一个月以后的8月末，地点也是在这里。

直江给她的第一印象是生硬而冷淡。不论对患者对护士只说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话。那种生硬有时也被人看成是不亲切。偶尔在护士们中间也听到一些坏话，如：他是从大学医院来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护士长关口鹤代等人到今天也仍然持有这种看法。起初，伦子也这么认为，没有接近他。可是，在第一周给直江当了一次阑尾炎手术助手以后，简直被他的高超技艺惊呆了。

摘除阑尾这种小手术，凡是外科医生都能做。曾经在大学医院里当过讲师的医生能做这种小手术毫不足怪。然而，直江的手术不单单表现在刀口小和手头麻利方面，他手上的动作，器械的操作，没有一丝多余和犹豫。细长的手指就像经过计算的机器，一下子就能准确地捉住要害。

伦子虽说是个护士，可她始终没离开过外科，见过很多医师做手术，像直江这样超群的医术她一眼便看出来了。尽管他的言语不多，但他对患者的问话以及回答问题等都是准确利索的。抛开直江曾是大学医院讲师的经历不谈，近来患者也对他有了新的评价。

然而，尽管直江有一流的技艺，可不知为什么总给人以自暴

自弃的感觉。虽然他对患者极为关心，可另一方面又很粗暴。他的冰冷态度使伦子惴惴不安，并且难以忘怀。

伦子同直江发生肉体关系是在初次约会的当天。他们在咖啡馆相会，去小饭馆吃饭，然后，被直江带到了旅馆里。从表面看是被直江引诱的，强迫的，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伦子促成、安排的。直江只不过是借着伦子铺好了的轨道，做出主动追求的样子而已。

简直是悠然乘兴走到了一起，而且其兴致表现也美妙得令人目瞪口呆。一句话，因为伦子喜欢，谁也阻挡不了。她自身好像识到了结合后的事情有多么严重，所以在结合的过程中极为自然，没有抵抗的感觉。

直江同伦子结合时，她已经不是处女了。3 年前，她刚从护士学校毕业，就被一个大她 5 岁的男人夺走了贞操。那人是贸易公司的职员，常到医院来探望病人，后来两人相识了。关系持续半年后，因那人调到仙台工作而中断交往。好像男子一开始就抱着玩弄女人的态度，所以伦子发誓再也不跟男人发生关系了。然而，时至今日，她却盯住直江放不开手。

每次都是她先来到约会地点等待，尽管满腹委屈，也毫无办法。

伦子看了看手表，已是 6 点 35 分了。她坐的包厢紧靠大路边，从玻璃窗下沿只能看到来往行人的足部，有高跟鞋、浅口鞋、高统靴，偶尔也有超长裙闪过，也有停住脚步折回去的。

直江的出现，是在并排三双高统靴走过之后。他仍旧不讲迟

到理由，刚一坐下便解开了大衣纽扣。

“刚才在街上碰到了护士长。”

“她一个人?”

“同宇野薰在一起。”

“她们不会到这儿来吧?”

“不要紧，她们已经走过去了。”

直江用下巴指了指玻璃窗的对面。

“护士长最近一个时期极力打听我们的事。”

直江不做回答，向送来冰水的女侍要了咖啡。

“昨天下夜班回到宿舍时，她到我房间来打听您的事。”

直江默默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香烟来点着火。

“她问：‘昨天值夜班时您喝了酒没有?’”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不太清楚，但我没闻出他喝了酒。”

直江一边喷吐着烟雾一边冷冷地笑了。

“她也问了阿薰，可阿薰姑娘上了她的圈套，如实交待了。”

“是吗?”

“不单是‘是吗’就算了。护士长要把这些事全告诉给院长和夫人的呀!”伦子虽然皱着眉头说，但声音里却流露着愉快，“好像把我们的事全说了。”

伦子着重说了“我们”二字。

“让他们说去呗!”

“但是……”

“你说有事，是什么事?”

女侍来到，把咖啡放在直江面前后就走了。

“从前我也想过，是否从宿舍里搬出来。”

伦子说这话时，眼神微微下移。

“宿舍便宜，又很方便，就是各种闲话太讨厌。”

“……”

“我想租一间离医院不太远的小房间住。”

“什么时候?”

“还在考虑，并没定下来。”

“定下来就告诉我，缺钱我拿。”

“我不是为了要钱。”

伦子慌忙摇头。

“好啦好啦，你今晚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

“上池尻去怎样?”

直江的公寓在池尻。

“您认为可以的话……”

“我没关系。”

伦子看着直江眼睛轻轻点了点头。直江没喝咖啡，拿起账单朝收款处走去。

直江的公寓住房有一间 20 平方米的西式房间、一间 16 平方

米的和式房间和 8 平方米的厨房，即一般所说的二室一厨。它位于车流量很大的玉川路上的小胡同里，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

厨房里炊事用具一应俱全，但直江总在外面用餐，自己从不做饭。西式房间里铺着地毯，角落里放着写字台，靠墙一面有一组沙发，另一面放张床。因始终开着空调，所以何时进来都不觉得冷。

进了房间，直江把晚报的大字标题扫了一眼后，走过来搂住了伦子。

“请等一等!”

伦子正在厨房水槽边沏茶。

“那玩艺儿可以待会儿喝!”

直江左手搂紧伦子的腰，右手拽开她连衣裙背后的拉链。

“你别急，我自己脱。”

伦子拿着茶壶，背后拉链已被拽开，露出了白衬裙和肩带。

“嗯，等一等嘛!”

直江毫不理睬，立刻把连衣裙扯向脚下，随后抱起只穿着衬裙和三角裤叉的伦子走向床铺。

这阵子，直江的求爱方式同以前有了变化，似乎有些唐突和粗暴，而且，有意做出使伦子难堪、羞愧的事来，从而获得满足。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虐待。

今天也同样，当他把伦子抱到床上后，让她仰面躺下，两手上举，然后从下身扒光她的衣服。

“太亮了，关灯!”

伦子蜷曲着身子恳求说。直江并不停手，他决不会因她恳求就听从，这一点伦子知道得最清楚，但她仍要恳求。

伦子的故乡是新泻县，在那读完高中后，听从同学的劝告，考进了东京公立医院直属高等护士学校。因此，她的肌肤有着北方人特有的白皙。她当属苗条身材，穿上衣服显得更瘦，但其裸体却想不到这么丰满。

从两肋到前胸一直到腰部，两侧紧绷的部分不甚白皙，略呈暗淡，这里便是她稚嫩的残存部分。

洁白的躯体中有一部分带有暗淡的阴影，渐渐地，她的身子冒汗了，兴奋得红润了。伦子似乎觉得直江在偷看她，偶尔也因在爱抚中觉察到直江的视线而慌乱，惊讶之余甚至想跳起来，但是，也就是这时，直江的细长身体却有一股意想不到的力气紧紧压住她，想躲也躲不掉，身体被压得动弹不得。

直江的做法是：全部占有加以明显的残虐。从伦子方面说，有种既被占有又被窥视的恐惧。尽管她曾经产生过厌恶的感觉，但最近对这种做法反而觉得很满足。她一方面觉得害羞而另一方面也因此欲火中烧，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习惯了直江的这种做法。

然而，当事后加以回忆时，伦子自己都感到脸红。她认为当时直江的冰冷目光跟做手术时那种专注神态毫无二致。

那天晚上的程序也同往常一样。

在通明的灯光中，她感到羞愧与屈辱，然而，其结果却是情欲顿起，燃烧起来，忘记了一切。事后回想时，当时她发出过呻吟声

以及咬他肩头的蠢事也都记不太清了，只有一种悠悠乎乎甜美的感觉。

完事以后的苏醒，伦子却比直江晚得多了。当她觉得腹侧一阵小小的痉挛平静时，才慢慢睁开了眼。

直江在一旁背对她看着晚报。

伦子忽地起身下了床，慌忙拿起抛在床头和地板上的内衣走进浴室。她的整个身体仍然像驾云一样飘忽不定。她对自己近期感觉亢进感到羞臊，不过，她冷峻的单眼皮此时在镜中却显得温柔了。

伦子穿好衣服从浴室里出来时，直江正躺在床上看着外文书籍。

“喝杯茶吗?”

“嗯。”

直江眼盯书本回答。伦子倒掉刚才泡在茶壶的温开水加进热开水。

直江光着身子披上深蓝色棉睡衣下了床。

“好饿!”

“做点什么吃的吗?”

“太麻烦，打电话要些寿司吧。”

伦子到门厅里打完了电话，回来时直江仍在看书。

一如往常，风流事一结束，直江历来是像换了一张脸似的，伦子为此而生气。于是，她提出了一个让直江感兴趣的话题。

“听说要给石仓老爷子动手术，是真的吗?”

“嗯。

“小桥医师听说要动手术，气得直跺脚。”

直江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虽然反应轻微，伦子总算把他的注意力引了过来。

“听说内科河原医师也认为这事蹊跷。”

“蹊跷?”

“是啊，他说做这种手术就等于加速老人死亡。”

直江仿佛无所谓似的叼起一支烟，伦子看到后当即划根火柴给他点着了。

“这样的手术您为什么要做呢?”

直江不答，又看起书来。若是他不愿意就绝对不回答。伦子知道直江的这种性格，就不再追问，站了起来。

不把眼前的家什搞整洁就不舒心的伦子每次到直江的房间来都想为他打扫。

一人独居的直江已同钟点工订了一份每周为他清扫两次的合同。因为他每天只在夜间回来睡觉，每周清扫两次倒也不显得太脏。只是因为喝酒喝咖啡后，有许多脏杯子积存了下来。

伦子站在水槽边为他洗净用过的餐具，直江依然看着书。

他看书，我洗碗，伦子对于这一情景感到十分舒畅。洗完餐具，擦净了水槽，伦子又操起吸尘器。

“请站起来一下!”

直江显得不耐烦，抬头看了伦子一眼。

“并不太脏。”

“不行!虽然没有垃圾，可有灰尘啊。”

伦子不由分说给吸尘器通了电，直江只得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阳台上。从打开的玻璃门口传来了夜晚街道上的嘈杂声。

伦子用吸尘器从沙发底下到床边仔细地吸了一遍。虽说每周两次由钟点工给清扫，但那种工作最易敷衍了事，地毯的边边角角仍然留有余尘。

扫完地，擦完了桌子，伦子前来整理床铺。床上被刚才踢踏得乱七八糟。她把褥子铺平，摆好枕头，铺上床单。

她展平皱褶，将床单塞入枕头底下时，弄掉了一只发卡。伦子把它拾起来，托在掌心里端详。发卡呈黑色，U 字型。同伦子所戴的略带绿色的发夹大不相同。她从不使用 U 字型发卡。

她手托发卡向阳台那边偷看了一眼，直江正背朝这面抽烟。

“我说，这里有人来过?”

伦子极力抑制住感情问。

直江并不回答，他关上阳台的玻璃门，坐到写字台前。

“一个女人?”

“什么?”

“有只发卡。”

“再给我倒杯茶好吗?”

“掉在床头上了。”

伦子亮出发卡，放在写字台上，直江扫了一眼，立刻若无其事地收回视线。

“明天请把床单交出去洗，还有毛巾被和枕套。”

伦子说完便到水槽边去了。直江什么也没回答，等伦子拿茶壶返回来时，发卡仍在桌上放着，直江仍埋头看书。

## 第四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8:16　字数：3826

东方医院白天门诊的时间是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其间一个小时午休。护士们在 9 点前上班，全员集合，同夜班护士办完交接手续后，由护士长通告全天的工作计划、手术计划等。这种碰头会大约需要 10 分钟到 15 分钟，然后，护士们各自就岗。

医师们大都在 9 点 30 分左右到达医院。当然正式上班时间是 9 点，不过，9 点整来到的医生几乎没有。倘若来得太早，在交接班还未结束时就发出不合时宜的指示，就会给护士增添麻烦，造成不良后果。总之，无论如何，所有医师都必须在院长到院的 10 点前抵达医院。

医师们中间直江出勤最晚，有时候是 9 点 30 分，偶尔也发生 10 点差一点儿才来到的现象。这种时候，同一外科的小桥医师便先为患者诊治。

外科只有直江和小桥两位医师。小桥医师在三年前实习期满，现在 G 大学医院外科医学部工作。他来到东方医院是他们大学医院院部在两个月前以半年为期送他来研修的。进入医学部，学完了各种

简单手术，这时正是对拿手术刀最感兴趣的时候。

小桥从学术杂志上和学会的演讲中知道了直江，并听说外科学会也把他当做奇才而加以重视。然而，突然听说他辞掉大学职务，跑到私人医院去供职，大为惊讶。当小桥被派往东方医院学习时，他的同事和先辈们都羡慕地说：

“那里的院长虽然是个吝啬鬼，可原在 T 大学的直江医师却在那里。倘能得到他的亲自教诲，比去糟糕的公立医院要强得多。”

实际上，小桥也是抱着这个态度来的。他暗忖：花上半年时间，虚心求教，增长才干……

然而，一旦来到这里才发现直江是个缺少热情、沉默寡言的人。向他请教时只说“是”与“不”，并不详细地加以指导。做手术时，给他当助手倒也增长了不少知识，但是，在技术上他没能进一步地把教科书上没有的“窍门”主动传授给小桥。小桥操作时，他也只是默默地看着，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做错了时，只说一句“不对”而已。

是因为怕麻烦，还是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小桥捉摸不透。

但是，直江对各方论文却了如指掌。

当问到他“关于人工肾脏透析膜那篇论文好在何处”时，他会滔滔不绝地举出好多例子，而且并不限于美国，也有德国的、法国的，知识面宽广并准确，尽管这些是属于消化系统专业的。若是外科的，那他简直是无所不知。

他的知识和手术技巧令小桥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作为“老

师”他却无法让人亲近。即使这厢主动去亲近他，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嘭”地一声把大门闭上了。

难道他是个“怪人”？

这就是他的性格，倘若因此而打退堂鼓，那也太遗憾了。最初以为由于出身于不同大学，没有前辈与同窗关系的缘故，但是，后来看到他对同一大学后辈来借文献时也持同一态度。

当后辈们同他见面时都说：“直江老师变了”，便匆匆离去，不作久留。他待人缺少热情这点似乎并非单对小桥一人。

为什么他要辞去大学职务呢，不弄清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直江冷漠的原因。

然而，他辞职的真正原因，就连来找他的后辈也全然不知。院长及护士长也似乎并不了解。

肯定有个什么原因。小桥总想弄清在直江严肃面孔背后隐藏着的阴影，这就是他被直江吸引住的理由之一。

总之，能在这样高明的老师身边工作，已经够心满意足的了。

对这位医师的技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小桥，怎么也不理解江主张要给石仓由藏做手术。医术问题姑且不论，就他的一些做法常令人产生疑问，这次的决定就更加让人费解了。小桥昨天去了大学同师兄聊天，当谈到此事时，他们都说：“你的想法很对。”一致表示赞同，小桥越发有了信心。

预定进行手术的那天早晨，小桥来到医院，在衣柜前换上白大褂后，坐在沙发上一边看报一边等直江。刚过 5 分钟，门诊护士泽

野进来了。

“大夫，来了患者。”

“怎么回事?”

“昨天因甲沟炎拔掉指甲的那人来啦。”

“不就是换纱布吗?你给他换一下!”

“不过，今天这位是复诊。”

“我要同直江医师谈话，让他等一下。”

护士似乎很不满意地走出了房间。

初次来门诊的患者均由直江来做。在他那里确诊，决定治疗方案后，复诊的患者按照惯例全由小桥来做。

两个人隔着一张办公桌对面坐着，初诊患者比较费事，但复诊就容易多了。如果复诊患者由于病情恶化、情况不妙的，仍然交由直江诊治。另外，直江也给直接来找他的患者诊病，即使如此，直江也常有空闲时间。这种时候，他就读些论文。不管小桥因复诊患者诊治多忙，他也视而不见。

直江与小桥同为医师，由于技术和经验的差别，工作内容有所差别也理所当然。因此，小桥对此丝毫没有怨言。但是，他认为直江为他提些建议，帮他一把也未尝不可。然而，直江完全不这么做，甚至使人感到他在旁边“看热闹”。小桥所不满的与其说是不来帮他忙，倒不如说是直江的冷淡和漠然。

那天，直江同往常一样 9 点 30 分稍过一点儿就来到了医院。

“早上好!”

小桥首先问好，直江只说句“你早”，便站到衣柜前面了。

小桥跟着站起来，到书架前假装找本医学杂志看，当他随手拿起《临床外科》翻阅几页时，直江已换好白大褂回来了。

“老师，我有一件事想问您。”

“什么？”

直江的脸色依然那么苍白。

“就是石仓由藏老人动手术的事，今天打算进行吗?”

“是打算进行。怎么?”

手术预定在下午 2 点进行。

“那种手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怎么说？”“给已错过手术时间的胃癌细胞扩散了的患者进行手术，只能加速他的死期啊!”

“对他只做皮肤切开手术。”

“皮肤?”

“给患者一种动手术摘除病灶的印象。”

“但是……”

小桥仿佛被他打了一个闷棍，立即哑口无言了。昨晚，他也贸然想到也许会这样，然而，他可不曾预料到他真能大胆这么做。年轻的小桥认为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卑鄙做法。

“那么，能对患者说把患处完全摘除了吗?”

“就说把所能摘除的全都摘除了。”

“可是，那个老爷子知道他胃里有个肿瘤，那次还拉着我的手说就是这里有肿块，让我摸他胃部。”

“……”

“做这种假手术，他若是知道了可怎么办呢?”

“知道与否，不做不知道呀。”

“不过，这么做不是愚弄患者吗?若是他问及手术怎么样可该怎么回答呢?”

“就说有个大溃疡就行了。”

直江表情依然回答后穿上白大褂。小桥见此，激起了一股新的怒火。

“做得再妙也是欺骗!”

“不管怎么说，只要是癌就得欺骗。”

“再说，还用得着剖开肚皮去欺骗吗?”

“这只是你我两人的看法不同而已。”

“等他明白过来时，他会恨你的。”

“也许恨吧。”

“他若问：动过手术一点儿也没见好转时，我们该怎么回答呢?”

“默默地听着就是了。”

“若是到最后，他追问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不会紧逼追问的。”直江低声沉着地回答。

“为什么?”

“患者临近死期时，他自己比谁都知道他不行了。”

“不过……”

“即使患者不追问，也会领悟到自己没救了。到那时他也不会发火说：我本来就没有救，明明是癌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这事不可能。被别人欺骗了，难道能缄口不语?”

“他们不愿意这样想，也不愿承认自己完了，所以，他不会来问这种可怕的事。尽管他知道医生在骗他，可他愿意走进医生的谎言中，即使我们不去花言巧语骗他，他也要来上钩。”

“……”

“我们和患者互相说谎，他在谎言中死去，这不好吗?”

一瞬间直江眼里流露出凄凉的表情，小桥看着他凹陷了的两眼，认为他也许是对的。然而又觉得即使是对的，又何必再次让谎言升级?难道这不是卑鄙?不是在亵渎人类的灵魂?

“我仍然认为不能撒这种谎。”

“小桥君!”

直江的声音在低沉中透出尖锐。

“不要耍孩子气!”

“我没有耍孩子气。我只想尽量少说谎话，诚心诚意地为患者做事……”

“你是患者的家属，还是医生?”

“当然是医生。”

“那么，就要少说一点儿家属们的话吧!”

直江瞥了小桥一眼，走出医务部。

石仓由藏的手术按照原定计划在那天下午 2 点进行。

一小时前被灌服喷妥撒钠片的由藏，被担架车推到手术室时，已呈半朦胧状态了。当小桥拿着全麻气管插管走近他身边时，他还含混不清地说：

“大夫，求求您，我还不想死!”

小桥默默地为他诊脉。脉搏和心音都正常。

“大夫，给我好好开刀吧!把病根儿准确地切掉。”

“大爷，好好睡吧!”

伦子戴着头巾式女帽，脚穿拖鞋，拿起由藏的手腕。

“一会儿你就能睡着的，先慢慢数一、二。”

“好，我明白，拜托你们啦!”

“可以注射了吗?”

伦子问小桥医师。小桥露那在口罩上方的眼神会意地应允了。

“来吧，老大爷，数一!”

“一。”

“再数!”

“一。”

每数一次，由藏那干瘪皮肤的静脉里都输进一些黄色麻醉液体。

“一……啊，太舒服啦!”

他打了一个大哈欠，然后发出细微的鼾声。

## 第四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8:35　字数：4867

直江医师消毒完，穿戴好手术衣和口罩，站到手术台前时已下午 2 点 30 分了。

无影灯下，只有石仓由藏的腹部从被单中间露出一个菱形方块。直江瞥了眼他那稍稍发黄了的皮肤，然后，用戴着橡皮手套的手轻轻按了按胃的上部。

沿着胃的下缘，可以触到一块硬结，虽然并不特别隆起，但像一块木板嵌在腹内一样，有种抵触感觉。从表皮看上去有半个手掌大，由藏在床上自己触摸到的硬结，肯定也是这部位。

“手术刀!”

直江核准肿块的大小后，向掌管器械的护士发出命令。护士把手术刀背朝上地递给了直江。

由藏已经熟睡了。因为一开始就定为切开皮肤观察腹腔的手术，所以没有专请麻醉医师，而由小桥医师负责麻醉，志村伦子作助手。

“开始!”

直江发出号令，小桥会意。于是，手术刀默默地划开了胸骨下方。从那里沿直线向下开去到达脐部时，向右划了一个半圆的弧形，然后，重新恢复直线，直达下腹部。这是胃切除常用的方法，鲜血立刻跟着手术刀流了出来。

“止血钳!”

直江麻利地用止血钳止住从刀口冒出来的血，动作从容准确，毫无多余之举。仅用数分钟，所有出血部位全被止住，直江又操起手术刀来。

剖开皮肤，割开腹肌之后还有一层强韧的白色腹膜。伦子用筋钩扒开刀口，直江用镊子捏起腹膜的一端，用刀尖轻轻一戳，那里立刻出现了一个小洞，这时已经可以看见肠子了。

“腹膜钳子!”

直江迅速将一把钳子插进刚才那个小洞的右端，又向左端插了一把，拎起了腹膜，这时，伦子马上把筋钩移向这里，其实，直江并未命令，只是相互间心领神会而已。

腹膜钳进入之处成了桥头堡，直线剪便顺势向上下两方开去。

于是，覆盖着皮肤、肌肉、腹膜的三个层次被切开了，腹腔内的全貌便暴露在灯光之下。

胃从左上向右下斜挂着，在其上端和下端，支撑胃的肠间膜已成粉红色，再往下便是盘成一团的 10 米多长的小肠。

尽管在石仓由藏肚子中央切开了有 30 多厘米长的刀口，暴露出来胃肠，但他仍然熟睡着，一动不动。

直江察看了一会儿胃肠状况之后，好像下了决心似的把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插进了腹腔。从皮肤上方触摸到的硬结，同估计的一样，沿着胃的下端呈缓慢的曲线，扩散成板状，其尖端已经达到胃同十二指肠相连接的幽门部位。胃的下端即大弯部是胃囊最宽的地方，即使这里发生癌变，对于食物的通过也毫无影响，这一点就是由藏一直没

有自觉发现症状，因而放松诊查，以致造成耽误治疗的最大原因。

“唔……”

直江的手搭在患者的胃上，低声哼了一下。癌并没仅仅停留在胃壁上，现在已扩散到胃下端呈网眼状的肠间膜淋巴节上了。这里肿胀得厉害，有一部分甚至扩散到了大肠。另外，胃的大弯一带已和肠间膜与后腹膜粘连、硬化。癌细胞业已明显地扩散到整个腹腔了。

直江仔细地从胃壁到肠间膜、大肠、后腹膜逐一触摸，进行确认。他从肿起的淋巴节上取下切片作标本，并拿起胃来仔细观察一遍。然后分开肠子，从后腹膜一直探索到最后面的脊椎。他边观察边触摸，仿佛要把实际感受牢牢记住似的频频点头。他的目光毫无疏漏，与其说那是为人治病的医生的眼神，不如说是把肉体当做材料的研究者的目光。

直江抬起头，从腹腔中抽出手来，从开腹到现在已经经过了40分钟，时钟指着3点10分。

这中间，除切除了二处淋巴节之外，像样的手术一件也没做。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只是把由藏的腹内用眼和手搜索了一遍而已。

“明白啦，缝合吧!”

一瞬间，伦子被一个奇妙的想法困扰了。难道说，把别人的肚子拨弄了一遍之后，说声“明白了”就算完事吗?然而，直江却是心满意足似的凝视着腹腔。肠子自身蠕动着渐渐复原到原来的位置上，缝合刀口后，肠子会自然复位的。

“彻底完了。”

直江低声自语。伦子知道医师们常把癌细胞完全转移称为“彻底完了”。

“真的不行了?”

“顶多再活两个月。”

“竟严重到……”

“连胰脏都感染上了。”

直江这么说着，眼光里充满自信。

“4 号丝线!”

接过缝针后，他就像什么事情也未曾发生过似的捏拢左右腹膜，穿起线来。

待腹膜、皮肤缝完后已是 3 点 20 分了。

一般给胃做手术要花费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按照这个速度，好像手术过快了。

“血压如何?”

“无异常。”

小桥看着血压计回答说。

“因为他没有失血。”

直江苦笑着，从刀口抽回手，伦子马上转到他的身后，为他解开手术衣的后带。

“让他再这么睡上 30 分钟左右!”

“是。”

“输液只用百分之五葡萄糖就行。”

“这个切片怎么处理?”一个护士递过来装在盘尼西林小瓶里有小豆粒大小的淋巴节切片。

“把它作为标本。”

直江接过小瓶，擦掉额上冒出来的汗珠，然后走向医师办公室去换衣服。

大约经过了一个小时，石仓由藏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时间为 4 点 30 分。那时，直江正在门诊室为一个因交通事故受了伤的患者医治。这个患者在乘坐出租汽车遇红灯信号停车时，被一辆从后面开来的汽车撞上了，颈部受到震颤，即患了所谓头部震颤症。

患者说手指虽无麻痹感，但颈部疼痛，头发晕。

直江为他诊察过一番后，要他去照 x 光片，然后走向病房。

石仓由藏的身子深深地埋在柔软的病床上。

直江一到，他立刻睁开了眼，微微笑了。

“你醒啦?”

“大夫，太谢谢您啦!”

由于麻醉时嘴里插过胶管，由藏的声词音有点儿沙哑，但并不显得多么难受。

直江给他号脉，并观察了输液情况。

由藏身边有长子夫妇和一个孙女陪着。

“坏肉全都摘掉了吧。”

“摘除是摘除了，但有一部分很难摘除，不能说全都除净了。不过，不好的地方全都拿掉了。”

直江边说边从伦子手里接过听诊器放到由藏胸前。

由藏刚想说什么立即住了口闭上了眼。心音并无异常——手术后小桥也曾这么报告过。即使没有这个报告，仅只剖腹和缝合的操作也不可能使心脏发生异常变化。

拿开听诊器，直江又看了患者的眼和舌头。和手术前相比毫无变化。

“不用担心，再来一次静养吧!”

“大夫，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吃米饭?”

“过四天你就可以喝米粥啦!”

“四天?这期间会很疼吗?”

“因为切除了胃，就须忍耐点儿啊。”

“他们两人大吵大嚷说：若是再动手术就得死。我最初就认为切掉胃的一部分算得了什么?到底是我说对了。”由藏自豪地望了望儿子儿媳，说，“我活到这把年纪，不曾得过什么大病，我敢跟年轻人比试比试，我是不会输给他们的。”

直江直点头。

“那么，什么时候我能下床走路?”

“要在 10 多天以后啊。”

“要 10 天的。”

由藏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像似数着日子。

“那么，出院得在什么时候呢?”

“爸爸!”

儿媳实在忍耐不住，叫了一声。

“您说多了会疲劳的!”

“2 月份我可以出院了吧?”

“那么远的日子，现在还说不清。”

“倒也是。”

由藏坦然同意了。

“好吧，再见!”

“谢谢大夫!”

家属们鞠躬致谢，由藏也在家属身后从枕上微微抬起头来致意。

高价病房走廊的一角，摆着观叶植物的花盆，墙壁雪白洁净。

“您那么说能行吗?”

伦子比直江错后一步走着，不安地问。

“没办法呀。”

“我们也要这么说吗?”

“当然!”

直江直视前方回答说，两手插进白大褂衣袋里。

那位门诊患者仍旧呆呆地坐在圈椅上。病历上写着 55 岁，但他两鬓已明显斑白，头发稀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您在哪儿上班?”

“东京都政府。”

这位叫做桑名的人手捂着脖子回答说。

“您现在……”

“刚刚拍了张片子。”

X 光线医师很快拿来了张片子插到观察箱上。

x 光照片分正面、斜面、前屈、后屈等六个部分，全部正常。

“颈骨方面用不着担心。”

直江一边往病历上填写医生意见一边说道。

“可是，有点疼。”

桑名一本正经地观察着插在观察箱里的自己的骨骼图像。颈部由七块颈骨组成，再往上就是头骨，有个白色的大阴影。

“当颈部摇转的瞬间，其肌肉受抻，里面的血管和肌膜遭到部分损伤，因此，颈根部会出现酸痛，但并不是骨折或脱臼。”

“这么说，依然是头部震颤症啦?”

“震颤这一词是表达受伤动机的词，作为专门的病名很不妥帖。总之，颈部在空间像鞭子那样柔软颤动，被闪了一下，说它是震颤症也并非不可，然而我从不使用这种叫法。”

“那么，该怎么叫好呢?”

“按理该叫颈椎扭伤。”

“扭伤?”

桑名又一次仔细地看了看 x 光底片。

颚骨的前方有一排牙齿，其中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那颗金牙。桑名一边看一边捂着脖子。

“总之，支撑这些骨头的环节暂时松动了。”

直江说这话时，门口出现了警官和一个年轻人。三天前的夜晚，这位警官曾送来过一个满脸是血的醉汉，因而相识。

“怎么样，大夫?”

“并不严重，不过，要一个月后才能痊愈。”

“需要住院吗?”

“没有必要。静静地休养两三天就行了。不过这种扭伤经过一天以后，反而会加剧疼痛的。”

“骨头方面怎么样?”

“都很正常。”

“听说骨头没事!”

警官向木然站在身后的青年说。青年穿着黄地绿条纹的花哨毛衣。

“你就是撞车人?”

直江问他时，青年像受惊了似的抬起头。

“住在哪里?”

“世田谷区三轩茶屋……”青年报完地址，然后说他是 L 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是你的车撞的?”

“他开的是辆流线型的赛车，被撞的一方仅坏了保险杠，而他自己的车却坏了前车灯和不少零件。”警官代他答道。

“肯定是加入保险的喽?”

“是的。”青年头扭在另一边回答说。

伦子在一旁迅速地把青年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记到病历卡片上。

“要打针啦。”

桑名回过头来看了青年一眼，然后走向旁边的治疗室去了。

“我还要详细调查一些事，你先到候诊室去等一等。”

听了警官的指示，青年走出房间，直江在病历上写上病名和治疗经过。

“大夫，上次被塞进厕所的那小伙子还老实吗?”

“还行。”

“他的伙伴们来过吗?”

“好像来过一次，不过，我没见到。”

“是吗,我总觉得后来会给您找些什么麻烦,实在放心不下。”

“是找了些麻烦。”

“怎么?”警官为这句一针见血的话着了慌。

“发生了什么事?”

“住院时，预支的那 3 万日元押金，眼看就用完了。”

“是吗?”警官突然听到医疗费的事，仿佛是自己的事一样惶恐了。

“患者知道这件事吗?”

“他当然知道。可就是不想掏钱。”

“还剩多少钱?”

“昨天听会计说还能住两天。”

“两天?”

“他住的病房一天要 3000 日元，3 万日元的押金很快就光，若不是我告诉不要给他头部拍片，恐怕……”

“对不起!”

“你代他道歉又能怎样呢?”

“是啊，这伙人难道能没钱?”

“当初对他明确讲过，押金用完马上出院。”

“现在伤口如何?”

“个别部位正在化脓。”

“化脓了?”

“即使出院了，他还可以在门诊上治疗。”

直江说完站起身来，用消毒液洗了洗手。

## 第五章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9:02　字数：6968

5 点刚过，黄昏就降临了，而且有股秋寒的感觉。直江在做着下班前的准备，扎好领带后从院部窗口往下俯视城市的夜景。

低矮的云朵下有无数平房，平房群中到处耸立着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大厦。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灯光越来越多，街面也随着夜幕降临而安静下来。

直江最喜欢从黄昏向夜晚过渡的时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每一分钟，城市面貌都像烤墨纸一样显现出来，这在白昼是无法见到

的。

直江一边看夜景，一边沉思。他忽然觉得在自己心里潜藏着的另一个自己出现了，这种幻觉既使他愉快又使他畏惧。

世上的每个人每辆车都在急速地行进着，唯有从这里俯视到的黄昏景色却是静止的。

有人敲门。直江回转身来背朝窗户说：

“请进!”

进来的是院长的女儿三树子。

“原来您在这里。”

三树子略显气喘。

“有什么事？”

“如果您有时间，下班后请到办公室来一下。”

“你爸爸有事?”

“不，是我妈妈。”

三树子直盯着直江说。

直江点点头穿好上衣，拿起大衣。这期间，三树子默默地站在门前。

“好!”

听见直江说话，三树子便打开门，自己先走到走廊里。清扫工老太太向他们鞠躬致意，走了过去。

办公室和医务部都在二楼。这楼呈 n 形，拐过一角，径直向前走去，迎面就是办公室。在靠近拐角处有楼梯，三树子在那里停了

下来。

“我要在这里告辞了。”

“回家去吗?”

“不，去学花道。”

三树子穿着白色双排扣大衣，脖上围着蓝色围巾，手里拿着年轻姑娘喜爱的折叠式手提包。

“再见!”

“等等，您不喜欢芭蕾吗?”

“你说芭蕾舞?”

“是的，这月月底有次公演。”

“噢，这么说是你演出喽?”

直江想起了三树子一直学着芭蕾舞。

“不，这次是东京芭蕾舞团的演出，不是我们。您若是有兴趣，我可以弄到票。”

“哪天?”

“这月的 29 号、30 号两天。”

三树子的嗓音有些沙哑，口齿不清。

“我想我能去，但是，不能约定死。”

“那么，我就先给您留好票，如果您有事，请告诉我一声。”

三树子说完猛地转过身去像逃跑一样下楼了

直江走进办公室时，那里仅有律子夫人和两名办事员。

“耽误您回家，真对不起!”

律子夫人忙把翻阅的文件收拾起，让直江坐到沙发上。

“是不是正在忙于什么事?”

“没有。”

“是吗?那就请您当个主角。”

夫人站在办公室一角的水槽旁说。

“您是喝茶还是喝咖啡?”

“什么都行。”

“还有啤酒和威士忌，来这个吧!，‘

“请别麻烦。”

“反正也下班了，喝点酒也没关系嘛。”

夫人从电冰箱里拿出啤酒，从架子上拿下威士忌和杯子，摆在直江面前的茶几上。

“您来点什么酒肴呢?这里只有火腿和奶酪。”

“奶酪可不大妥……”

“那么就要个生鱼片吧。村上!你给玉寿司饭庄挂个电话，就说快点儿送来!”

村上是这里的女办事员。

“要几人份儿?”

“拣那鱼儿最好吃的部位搞个拼盘，要两人份!”

“真的，请别张罗啦!”

“偶尔一次，热闹一下不好吗?”

夫人在对面坐下，给直江的杯子里斟了啤酒。

5 点已过，事务长和另一名女办事员下班走了。

“店里说 10 分钟后送来。”

“好，谢谢!”夫人点了点头。

村上康子整理好自己的桌面，便到屋角的衣柜前换衣服去了。

“今天院长到哪里去了?”

“听说医师会开什么理事会?”

“依旧是忙得很啊!”

“他自己喜欢这么忙忙碌碌的。估计今晚也一样，不知要流浪到哪里!总之，能游逛的期间只能说明他还健在而已。”

夫人说这话时，村上康子已经穿好了蓝大衣，从写字台那边打招呼说：

“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今天你辛苦啦，那个文件拜托你明天以前写出来。”

“是的，我带在身边，失陪了!”村上康子向前施了一礼，走出办公室。

看她走后，直江干了杯啤酒。

“我也喝一杯?”

“您也能喝些吗?”

“只是一点点，若是喝上两杯，脸就会通红通红的。”

夫人给直江杯子里倒满酒，自己也轻轻地抿了一口。她的脸面瘦长，多少有些凶相，但仍不失为端正。怎么也看不出她是 48 岁的人来。据人们传言说：她年轻时，院长曾去求婚，跪在榻榻米上前

额触地，再三恳求，至今仍在护士们中间流传着。夫人虽无当年的青春年华，却仍不失其美貌风韵。

“大夫，喝威士忌不好吗?就喝威士忌吧!”

夫人往另一个杯子里放进冰块，然后倒上威士忌。

“我家老头子常兑水喝。”

“不，我这样就可以。”

“哎呀，这里还有一些柠檬汁。”

“不要啦，这样就行。”

直江一口喝干，一股暖流从喉咙溜下去了。

那暖流从食道传进胃里，火烧火燎，直江最喜欢这种感觉。他的脑子里勾勒出一幅图画来：喝进酒的一瞬间，胃肠里的红色粘膜会变成黑色糜烂物往下流去。

“让您久等啦!”

饭庄的堂倌从后面的楼梯跑上来说。他手里端着一个盛满鲜艳菜肴的船形长盘。

“请吧，这里有酱油。”

夫人撤掉烟灰缸，腾出空当摆上那长盘。

直江一喝酒就不吃菜，喝威士忌时，能有花生米就行。什么菜都没有时，喝口凉水也行。一个人在家里喝酒时经常如此。

“您不喜欢吃鱼吗?”

“不，不是不喜欢。”

“您的老家是北海道?”

“北海道的札幌。”

“那里不是产很多鱼吗?”

“种类虽不多，但从小吃惯了，总觉得寒带的鱼合胃口。若论鲜美程度还是生长在寒冷地方的鱼最好吃。”

“从前有个值班大夫也是北海道的，他是函馆人，同您说的一样。”

“不过，吃惯了这里的菜肴，那里的又变得乏味了。”

“也许。”

直江夹了一块金枪鱼。

“札幌那里二老都健在?”

“只有家母一人。”

“一个人?”

“有弟弟，还有已出嫁的姐姐。”

“这么说，您也该早点儿结婚才是。”

直江默不作声只管喝威士忌。他猛地喝了一口，然后缓缓咽下去。这时已不再有吞下火球的感觉了。

“是这么回事，我想给您介绍一个对象，不知您是否有意?”

“……”

“像您这样出众的人物还过单身生活，太遗憾了。”

直江放下酒杯，新点上了一支烟。

“是位很有教养的姑娘，我也很了解她。您不想见她一面吗?”

“不想。”

直江一口回绝。

“那真可惜呀。对方倒是很认真的。”

“……”

“她是 K 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今年 26 岁，年龄虽然大些，却是位标致而文静的姑娘。她父亲是 T 银行的监察委员。由于是独生女，父亲非常疼爱她，去伦敦分行时，因为太太在日本不能离开，父亲便带女儿去了英国，因此，错过了婚龄。”

夫人的眼神借着啤酒的醉意，炯炯生辉了。

“在外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毫不装腔作势。她平易近人，真是个好姑娘。三树子也常找她去玩，了解她。”

不知是听着呢还是没听着，直江一直不动声色。

“我跟我家老头也谈过，她同您真是天生的一对，您认为如何?是不是先看看照片?”

夫人由下至上扫了直江一眼。

“就先看看照片吧。”

“不，不必啦。”

“看看照片又有何妨。”

夫人站起来，从书架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白纸包。

“就是她。”

夫人把照片递到直江眼前。

照片似乎专为相亲而照，折页之中夹着和服与西服两种穿戴的两张照片。穿和服那张似乎是在照相馆照的，穿西服那张是在草地

上拍的，两张都是彩照，正如夫人所说，她是位窈窕淑女。

“您看如何?”

直江把照片还给夫人。

“不中您的意?”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她人品好坏，因为我不想结婚。”

“我认为她真是个好姑娘!”

夫人仍不甘心，又拿起照片看了又看。

“太遗憾啦！”

直江再次喝威士忌。

“大夫为什么不结婚？”

“没有什么特殊理由。”

“是这样吗?”

“您所说的事就是这些吗?”

直江掐灭烟卷。

“哎呀，您有急事吗?”

“不，没有急事。”

“那，您就多坐一会嘛!”

办公室又恢复了平静，简直不像是医院的一角。夫人又给直江的只有冰没有酒的杯子里续上了威士忌。

“老实说您真是个怪人。”

“也许。”

“不是也许，简直就是!”

或许酒劲儿上来了，夫人的言谈变得大胆起来。

“您大概另外有个意中人吧?”

“不。”

“真的?我不信!”

“……”

“您为什么不同她结婚?”

夫人所提的婚事被轻率拒绝后，她可有点儿脑火了。她想嘲弄一番这个不知好歹、又使她放心不下的男人。

“您倒是没什么，可那女子多可怜哪!”

“您若是没有事，我要告辞了。”

“又说这话!您不是没有急事吗?“

直江把香烟装进口袋里。

“我有事，真的。”

夫人伸出白皙滑润的手挡住直江。

“请等一下，这回谈谈治病方面的事。”

直江向后靠了靠身子，看了夫人一眼。夫人那张带有凶相的脸庞因啤酒的酒劲儿多少显得柔和了。

“这一阵腰疼得很。”

“谁?”

“我呗!”夫人两手按在腰部。

“向前弯曲时，常常感到像针刺一样地疼痛。给人施礼以及使用吸尘器时也有疼痛感觉。”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约有一周了，记得是一次搬动菠萝花盆时闪了一下，从那以后一直没好。”

“从前也有过这种症状吗?”

“曾经有过两三次。我问了家里的老头子，他说这是闪了腰，休息两三天就会好，所以也就没有认真医治。”

直江端着酒杯，盯着夫人的前胸到腰的曲线。那腰部虽然积聚了一些脂肪，但终未失去上半身的优美线条。她同三树子的紧绷的线条不同，尽管有些肥胖，却仍显得妖艳。

“脚尖发麻吗?”.

“发麻?怎么回事?”

“就像隔着一张纸抚摸一样，有种麻木的感觉。”

“经您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是这样。”

夫人像为证实这话似的用右手摸了摸脚。

“疼痛时脚尖抽筋吗?”

“时常有，特别是右边厉害。”

直江喝口酒，抱起两臂。

“现在正服用着维生素 B1 和一种红色药片，可一点儿也不见好。”

“光吃药怕是不能见好的。”

“原来是这样!是什么病呢?”

“照张 X 光片子，然后诊察一下才能弄清。不过，很可能是

腰椎尖盘突出症。”

“是骨头发生了什么变化?”

“腰上的软骨突出来压迫神经。”

“我真害怕，能治愈吗?”

“当然能治愈。”

“怎么办才好呢?”

“如果单纯是闪腰病，蜷起小腿静躺几天也就行了。即使是腰椎尖盘突出症，轻微的也可用同一方法，穿上紧身胸衣就能治愈。如果是长期麻木，而且连脚尖也疼痛不已时，那就非做手术不可。”

“动手术?”

“不必那么惊慌，并不是多么复杂的手术。”

“不过，真要是那样可就糟了!”

“不经过诊察是无法确诊的。”

“您能为我诊察吗?”

夫人手撑着腰，抬眼看着直江。

“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

“年龄的缘故吧。”

直江以医生的眼神看了夫人一眼。

“倒也是。”夫人脸上顿时掠过一丝不快，但很快又若无其事地说，“您说的也太吓人了。”

直江喝了口威士忌，将杯子放在桌上。

“我只是按医学理论谈了谈。”

“然而，当您说出闪腰病是由于年龄的缘故时，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

“人的身体在十七八岁时最好，过 20 岁后就走下坡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某些障碍也是毫不奇怪的。”

“这么说，今后会有更多的病症出现喽?”

“按理说是这样。”

直江用筷子夹了块鲍鱼。

“再要老下去，成了老太婆可怎么办呢?”

夫人略显醉意，摸了摸泛起红晕的脸蛋儿。

“但是，夫人，从年龄上看您是很美的。”

“从年龄上看?”

“是的。人们都认为年龄和面貌是一致的，可您不同，看上去年轻得多。”

“谢谢!”

夫人用略显夸张的动作鞠了一躬。

“20 岁时很多人都漂亮。从生物学方面说，那时是身体最好的时候，所以，‘美’是种必然的表现。到三四十岁时身体就要走下坡路，这也是必然的。必然的事不值得特别称赞。”

夫人端着酒杯倾听着直江讲述。

“到了三四十岁时，仍然年轻、貌美，那就不是一般的事，如果到了 50 岁仍然貌美，那就属于异常，这种场合才有称赞的价值。”

“按照您的说法，我是属于不一般的了。”

“您是不一般。”

“我真摸不清是被称赞了还是被挖苦了?”

老实说，夫人迄今被这样称赞还是第一次。多数人都说:“您真美!”或“您真年轻!”而直江的赞辞则不同于那些感叹和客套，而是个清醒的医生把人当做生物观察得出的结论。她之所以在被称颂时觉得心虚就是这个原因。

夫人又向直江杯里斟满威士忌。

“今天就喝到这里吧。”

“忙什么呢?您刚才不是说过今晚没有任何约会吗?”

“事情虽然如此，但在这里喝起酒来，对您会极不方便的。”

“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非常愿意时常同供职在这里的医师谈话，像您这样非凡的人倒是很有趣的。”

“原来如此。”

“很久以前就想同您随便谈谈，后来听说您是位很了不起的医师，心里害怕，迟迟没敢邀请。”

直江不作回答，又点着了一支烟。“在这种地方不如在外面喝酒痛快吧?”

“也可以这么说。”

“您真是个爽快人!”夫人仿佛豁出去了似的一口喝干啤酒。

“您通常喝酒时都到哪里?”

“哪儿都去。”

“总是到有美女的地方吧!”

“有总比没有好些。”

直江喷了一口烟，掸掉烟灰。

“下次能领我去一次吗?好不好?”

“请您丈夫领着去岂不更好?”

“我丈夫没有一点儿温柔劲儿。”

“这一点我同您丈夫一样。”

夫人又一次吃惊地凝视直江。直江把杯子里的冰块摇晃了一下一口喝了下去。

两人谁也不再说话，屋内顿时静下来，唯有暖气片发出轻微的丝丝声，寂静得同这大医院毫不相称。

“今晚我太狼狈了。”

夫人似乎想打破这种沉静。

“介绍对象的事被你一口回绝了，到底是人老了干啥都不行。”

她像演戏一样表演了一个深思模样，然后，叹了一口气。

“还有一事，您的熟人中有没有同三树子相般配的男子?”

“这个……”

“她已经23岁了，可一直没有着急的样子。您所呆过的大学医院里有没有合适的人?”

“我同年轻人不大交往。”

“我的长子不愿当医生去学了经济，所以，我想把三树子嫁给一位医生，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合适的人不是很多吗?”

“可是一旦要找时，却意外地难找!”

“小桥大夫怎么样?他是个诚实的好青年。”

“是啊，我也曾想过。不过，好像他已经有恋人了。您不知道?”

“不知道。”

“这话只对您说。”夫人环视了一下，压低了声音，“是高木亚纪子。”

“是吗？”

高木亚纪子是妇产科护士，由于这医院没有专职妇产科医生，每周两次由大学医院妇产科医生村濑来这里助诊，这时，高木就来协助工作。其他时间则在外科听用。去年，她刚刚转为正式护士，只有21岁，朝气蓬勃，聪明伶俐。

“恋人在同一医院里，不大好吧。”

“三树子小姐本人抱什么态度?”

“不知是咋回事，现在年轻姑娘的心情简直捉摸不透。她好像也有男朋友，并说：我若是看中了哪个，一定领来给妈妈看。可是始终没见她领来一个给我看。非但如此，若是我中意的人找她相亲时，她却躲闪开了。您说能不惹我生气吗?”

直江一直望着窗帘。

“这事真得拜托您给帮忙!”

“请别指望我。”

“我为此非常苦恼。”

“那么，我要告辞了。”

“您非得离开这里?”

“喝的刚有一点醉意，此时离去最适宜。”

“到你刚才说的美人那里?”

“不知道，谢谢您的款待。”

直江站起身来，直奔医院大门。

## 第六章

更新时间 2009-8-14 14:19:54　字数：2788

接受了开腹、缝合等虚假手术的石仓由藏，在第三天就恢复到能靠着椅背坐住了。

因为只切开了皮肤，根本没有触及内脏，所以恢复得特别快。然而，从“胃切除”后的表面结果看来，恢复有些过于快了。

早晨，直江在医务部里换上了隔离式白衣，来到护士办公室，伦子马上走过来问好：

“早上好!”

仅只他们两人在一起的夜晚，虽然有过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偷情，一旦到了医院，伦子就像判若两人似的一本正经。“石仓老人正在等您。”

“怎么?小桥君没有查房吗?”

“没有。”

伦子语调冷冷地把石仓由藏的病历卡递到直江面前。体温37．1度，脉搏70，几乎恢复到了正常。

“听小桥医师说只有石仓老人的查房工作他不做。这事他说已经对您讲过了。”

“对我?”

“今天还给他输液吗?”

“再请他帮一天嘛，小桥君在哪?”

“他正在查房。”

直江眼神将从病历卡上抬起来，环视了一下护士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的护士当中单单不见高木亚纪子。

“您倒是快点儿呀!”

伦子已经拿着听诊器站在门口等他了。直江站起来，朝走廊走去。

“小桥医师对您说的话您不记得了?”

“我怎么觉得没曾听说过呢?”

伦子超前直江一步焦急地迈着步子。走出休息室向右拐，再往前走30米便是楼梯口。往楼上走时，伦子说：

“请您不要做那种被人耻笑的事!”

“被耻笑?”

“昨天晚上。”

这时从楼下走上来一个患者，伦子默不作声了。让过之后，直江说：

“我不明白。”

“同夫人一起在医院里喝酒……”

伦子背对着他，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愤怒。

“跟那么个老太婆……大家都议论着。”

是谁告诉她了呢?看来闲人似乎太多了。

石仓由藏的病房在四楼东侧。

直江来到病房时，由藏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刚刚换完了睡衣。

“哎呀，大夫，我等您很久啦。”

由藏两手合十做了个下拜的姿势。

“怎么样啊?”

“多亏您，我好多啦。”

伦子为老人解开刚刚换上的睡衣前襟、腹带。

“胃没有啦，可肚子却饿得厉害，还得过几天才能喝米粥?”

“明天起给全粥。”

“谢谢!”老人又双手合十，并向旁边的儿媳说。

“喂，你问问那个事!”

“老人说他想吃水果。”

“那就给他削点苹果吃。”

腹带之下有一条直线切口，那是纵向 20 厘米的刀口，直江接过镊子夹起消毒棉擦拭那里，由藏闭起眼，任凭大夫处理。纱布换完后，由藏说：

“多亏您，这一带堵闷着的地方好像都摘除了。”

“那太好了。”

直江把听诊器贴在他的前胸，诊了脉，走出房间。

当直江回到休息室时，先一步回来的小桥走过来说：

“关于石仓老人的事……”

小桥的表情多少有些倔犟了。

“我想了很多，但总认为对这种病人若无其事地说谎，实在不忍心，而且，为了让他相信谎言又动手术……本来外科医生是不该做这种没有意义的手术的……”

“知道了。”

“难道外科医生就该给人增添毫无意义的伤疤吗？”

“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做好啦。”

“对不起!”

小桥表情生硬低头施礼。

直江向伦子作了输液指示后走出病房。小桥又从后面追来问道：

“还有一件事想问您，304 号病房住进了两位震颤症患者，对吧?”

“两位患者?”

“一人是公务员，一人是司机。他们是您安排住院的吗?”

“不，不是我。”

“那是谁呢?”

“是不是护士长?”

“护士长可以随意发出这种指示吗?”

“这种做法不好。不过，这也许是院长的命令呢?”

他们两人没乘电梯，而是顺楼梯下楼了。

“这些天来病房空得很，因此，也许院长对护士长说了让那些能住院的患者都住院。”

“可让不让住院，到任何时候都应该由医生来决定呀!”

“这里不是大学也不是公立医院。”

“但毕竟是医院哪!”小桥在楼梯拐角处沉默了一下，接着又说，“我说这话好像是不自量力，根据我的诊察，两个人只是在动转脖子时，颈项根部略有疼痛，并没有肩、臂神经症状。从 x 光照片上看，那个公务员有明显的骨质老化现象，没有特殊异常处。不用说住院，我看连休息都无必要。”

“大概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让这种人住院也太过分了。”

“这不是他本人很希望住院吗?”

“没有大病的人为什么要住院?”

“可能由于那个司机住在集体宿舍，而那个公务员又已经 55 岁，接近退休年龄的缘故吧。”

“这些事能与住院有什么关系?”

“也许没有，但也许有。”

“我怎么也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样是休息，一个人在公寓宿舍里就不如在医院里痛快，

那位公务员也许是有些累了，因为他已年老。”

“这些就是住院理由吗?”

小桥的声音过于激动，上楼去的人禁不住回过头来看他们两人。

“当然不是决定性的理由。但是，也许能成为他们想住院的部

分理由。”

“然而，这里是医院，是让那些身体不好的人来住的地方。至少也是让那些必须休养的人住的地方……”

“那两个人住院后，静养一下有什么错?”

“可是……”

二人已经来到一楼，楼梯口旁边的候诊室里已经有 20 人左右在候诊了。

“早上好!”挂号室的护士和办事员们依次向二人问好。二人通过那里走进诊察室。桌子上已经放有十多张病历卡了。

“话虽这么说，连那种人都让住院的话，任何人都可住院了。”小桥斜眼看了一下等在那里的护士，又唠叨起来，“况且，还给他们注射那些并无明显效果的针剂……”

“那药剂和针剂是我让用的。”

小桥不再说话了。

“药品是否奏效姑且不论，按医院规定必须如此。倘不如此，光靠诊断费医院是赚不了钱的。”

“因此，您才这么做?”

“是的。”

小桥坐到椅子上，掏出烟卷来。

“这医疗费究竟由谁来支付呢?”

“因为是交通事故，一定数额的资金要由汽车保险理赔。”

“不管花多少钱，本人是一分也不掏了?”

“根据保险的规定，肇事者也不掏钱。”

“因此，护士长就拼命劝他们住院喽!”

“也许有这个原因吧。”

“像这种事在大学医院里让人难以启齿，太荒唐了。”

“难道大学里就没有荒唐事?”

“啊?”

“好啦，好啦!”直江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病历卡向护士说:“给我叫人!”

## 第七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4 14:20:54　字数：3550

院长行田佑太郎下午 3 点离开医院去了东京都政府公害局，为的是借阅有关公害的一些资料。

“几点钟回来?”律子送院长到汽车旁，问道。

“办完事后还要同有关人员一起吃饭，也许要晚些。”

“这么说要到 9 点或 10 点喽!”

“这要看对方情况，说不定。”

“地点是公害局的总务部，对吧?”夫人再三叮问，佑太郎有点胆怯了。

“总之，尽量早回。”

司机叫野村，是个 27 岁的小伙子，来到东方医院已有 3 年之久，对于医院及院长家属熟悉极了。

“开到都政府吗?”汽车驶出以后野村问。

“走吧。”

汽车沿着青山大街径直向东京都中心驶去。阴云低垂，今天的车道又不顺畅。

院长掏出记事本写着备忘笔记，看看表。车到三宅坂时，已经是 3 点 30 分了。

“到都政府办事只需 30 分钟，等我一下!”

“是。”司机两眼凝视前方，低声回答。

佑太郎在都政府办事的时间正如所说的一样，只用了 20 分钟。他从正门像小跑似的跑到车前上了车。

“您到哪儿去?”

“对不起!”脸上本无汗，院长却从兜里拿出手帕来揩了揩在头，“开到惠比寿①去!”

司机不动声色发动了车子。

“虽然到了 11 月，可仍是这么热。”院长宛如向司机讨好似

的说，“这样阴沉沉的下午，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可不是嘛。”司机的答话毫无修饰。院长一边瞧着汽车长龙，一边时时——每隔 10 分钟看一次表。驶过天现寺，来到惠比寿车站时已是 4 点 30 分了。“是第一高级公寓吧?”

“对，对!”

从车站前的 M 银行旁的巷子开进去，越过两个交叉路口，道路开始上坡。跑完坡道，到达高顶就是第一高级公寓。这套公寓的特征是：浑厚的白色墙壁，蓝色屋顶，黑色铁栅栏的阳台，人们赞誉它为“北欧风格”的建筑物。

车子停在了高级公寓的楼前停车场。

“你辛苦啦!”院长向车门边靠了靠身子，顺手递过一张一千日元票面的票子说，“这个，给你。”

“不，用不着。”

“好啦，拿着吧。”院长把票子抛到司机座席上，青年司机有点儿犹豫了，“不过，嘴要严哪!”院长使了个眼色，走下车，朝着镶有彩色瓷砖的公寓楼正门走去。

这公寓里的 818 号室的门上，挂着一块只写着“植草”的姓氏横牌。佑太郎按了按门铃，等待里面的人开门。

房内听见了铃声，但没有立刻出来开门。他又按了一次，并且从钥匙孔朝里窥视了一下。这时，一个女人从里问：

“哪一位?”

“是我!”

一阵钥匙声，门打开了。

①东京都内一地区名。

“天哪，原来是爸爸①!”女人把头发向上挽起，然后两手按着睡衣前襟，“吓了我一跳!”

“原来你在洗澡?”

那女人转到佑太郎身后，锁好门。

“出了什么事，怎么突然来?”

“不，什么事也没有。”佑太郎一边脱去大衣，一边贼目鼠眼地四下观察。

这房间的门口有一套沙发，右手有电唱机和电视机，左边幔帘后面有个小厨房，里手还有一个 16 平方米的日本式房间，浴池在厨房左手里间。由于这公寓才建起半年，所以墙壁雪白，再加上只有一位女人居住，里面摆设得更是整整齐齐。

“来之前，打个电话多好。”

“偶尔来个突然袭击也不错嘛!”

“天哪!你还怀疑我?”

佑太郎搂过只用睡衣遮掩着的女体。

“别忙，刚刚洗到一半儿。”

“我就喜欢洗到一半时的。”

女人踢踏着两脚，但她身材矮小，一下子就被佑太郎拦腰抱起，拖到里间卧室去了。

“听我说，等好好洗完再来嘛!”

“这样就行。”佑太郎把女人扑通一下抛到床上。

“大白天，不行!”

卧室的另一面是三扇铝制玻璃门，门外是阳台，太阳正从西方照射进来。

“哎，会让人看见的!”

“没人看见。”

①本是妻子对丈夫的称谓，这里是情妇对男人的昵称。下同。

这房间在最上层的八楼，近处没有与它同一高度的楼房，佑太郎很清楚这一点。

“哎呀，不行，混蛋……”

女人两脚踢蹬着，佑太郎用侧腹压住女人右手，用左手捺住她的左手，撩开睡衣前襟，把手指贴近女人的隐处。

这女人也许对白昼偷情过于兴奋，她一边反抗一边娇声媚气地喊叫，正像她所说的那样，佑太郎来之前她正在澡盆里泡着，身体还未十分干透，所以有点儿热乎乎的。

很可能是因为在明亮的光线下，遇见一个只有一层睡衣的女人的缘故，佑太郎禁不住春心激荡了。

“妈的，老狗，住手!”女人把污言秽语不断抛来，这对于佑太郎来说反而成了一种刺激。倘若没有三个条件，即：相当长的休息时间，猥亵下流的手法，女人的淫荡反应，他很难勃起。然而，今天可真够顺畅的。

佑太郎抓紧有利时机，闯过关口，因为能够猛打猛冲的时间

并不太长，一旦贻误战机，它就不知何时才能苏醒。刚才略有抗拒的她，现在已经服服帖帖。这时，在夕阳照射的卧室里佑太郎的长满老人斑的身体同一个刚从澡盆里爬出来的微带红润的身体拥抱在一起。

“你这个狠心爸爸!”

事情办完后，女人吐了一口长气，懒洋洋地坐了起来。

“怎么样，投降了没有?”佑太郎乜斜着睡眼望着女人，回味着很久以来不曾猎取到的满足感。

“您瞧，连澡盆的水都凉了。”

“那就再加一次热水嘛!”

“多费事呀。”女人一边嘟囔着一边试水温。

“爸爸洗澡吗?水不太热，可也将就着。”

“你先洗吧。”

“可也是，爸爸的身子大，能把水溢出一半多。”

女人叫真弓，但这也不是真名，是她在银座阿罗尼加酒吧时的花名。真名叫植草真知子，本来是个很潇洒的名字，但对佑太郎来说还是叫真弓听起来顺耳。，

佑太郎在两年前就认识了真弓，那时她还在阿罗尼加以前的奥德尔酒馆供职，半年后，真弓和佑太郎就混熟了。

真弓 23 岁，而佑太郎 55 岁，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但作为靠山，她毅然选择了他。佑太郎越老越喜欢起年轻姑娘来，他认为多么年轻都不要紧，特别是这个矮小身材，小翘鼻子，活蹦乱跳的真弓，正是他的意中人。只是真弓今年才 23 岁，同他女儿三树子年龄相同，

这一点或许也算是美中不足之处。

佑太郎从浴盆里出来喝啤酒时，已经是 5 点 30 分了。

“天哪，坏事啦，要来不及啦!”真弓戴上乳罩，穿上衬裙，坐到镜台前圆椅子上开始梳妆打扮了。

“今天到店里去吗?”

“当然啦，您今天有空?”

“不，7 点钟有个约会，要会见一个都政府的官员。”

“是吗?”真弓面朝镜子说。

“可你在 8 点之前到店就行呗，对不对?”

“那倒也是，可必须在 6 点 30 分之前到美容院。”

“太不方便啦!”

“梳理完我们一起吃顿饭该多好!”

“那就一起吃嘛!”

“能行吗?”

“我请客，即使和你在一起也无妨。”

“真的?事后让律子夫人查出来，挨顿骂，那可犯不上。”

“怎能让她察觉呢?”

“若是让她瞪上一眼我都会吓瘫的。”

真弓一边擦粉底霜一边皱起眉头。

“你见过她?”

“上次我扭了脚脖子，到医院去照 x 光片。那时，有个人在走廊里正同护士谈话。我观察她时，办事人员们都管她叫太太，我这

才明白。”

“还有过这种事?”

“怪不得爸爸那么迷上她，真是个大美人哟。看上去真不像48岁。”

“你连年龄都知道啦?”

“怎么还问我呢?不是您告诉我的吗?”

佑太郎只穿一条大裤叉，又喝了一杯啤酒。

“不过，太太的脸倒像有点歇斯底里。”

真弓在镜子里吐了吐舌头，“您生气啦?”

“不，一点也不。”

“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儿。”

真弓一边贴假睫毛一边耸了下肩膀。

佑太郎站起来，穿上衬衫，真弓化完妆，又往肩膀上喷了些香水才回过头来。

“我说，爸爸，有点事想跟您商量。”

佑太郎正往他的粗脖根儿上缠领带。

“我眼看就24岁了。总是当女招待也不是长久打算哪。”

“你若是辞掉，我可太赞成啦。”

“不是的，我要自己开个铺子。”

“二十三四岁就想当老板娘，可有点儿太早。”

“不是那么大的，就像售货亭那么大的小酒馆就行。”

“小酒馆?在银座可不是容易弄到手的。”

“并木大街 8 号有一处别致的小酒馆正要出让。”

“算啦，算啦，急什么呀!”佑太郎已经把领带系好。

## 第七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4 14:21:13　字数：5921

“绝对不行吗?”

“你这么风风火火的，也得容我想想嘛。”

“哼!”

“哼什么?”

“抠门儿。”女人猛地一转身，站到了西服立柜前。她身体纤细，但在白衬裙遮掩下的屁股却是丰满浑圆。

“你那店的事，等我们那里搞完了准让你干就是。”

“我们那里?是怎么回事?”真弓把白色乔其纱连衣裙从头顶上套了下来。

“我想再新开一处医院。”

“在哪儿?”

“中目黑区。”

“离这儿不远呀!”

“我仅仅在考虑，对谁也还没说。”

“太棒啦!”穿好连衣裙，再用发刷梳拢一下头发，真弓已经变成了在裸体时想象不到的高雅姑娘了。

“那医院大吗?”

“我想建个有 50 张床位的。”

佑太郎穿好裤子，梳了梳头。

“可是，医院那玩艺儿挣钱吗?”

“不是用挣来的钱，而是用银行的贷款。”

“难道唯利是图的银行会借钱给人?”

梳完头，穿好西服上衣，佑太郎再也不是刚才的狂态表演者，而是道貌岸然的绅士了。

“究竟会怎样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正在琢磨着。”

“那，现在这个医院怎么处置呢?”

“现在的医院原样不动。如果新的医院建起来，一色豪华病房，专收自费患者住院，再也不是健康保险医院了。”

“现在这个医院里不是也有一天 1.5 万日元的豪华病房吗?”真弓又照了一下镜子说。

“有倒是有，不过，也有光靠保险的患者病房啊!”

“两样都有难道不好吗?”

“倒没什么不好，不过，，时间长了，患者之间会产生嫉妒心理。”

真弓离开镜子，来到沙发旁在佑太郎身边坐下。

“嗯，我若是生了病，也能让我去住那最高级的房间吗?”

“让我想想看。”

“瞧这回答多没劲儿，我若是真生了病，爸爸一定会很为难

的。”真弓一个人嘻嘻地笑了起来。

“嗯，同样跟病人打交道，真不如光同有钱人好些。”

“那么说也不全面。”佑太郎把剩余的啤酒一口喝光。

“即使有了好病房，没人去住也同样无济于事。”

“搞个妇产科医院不好吗?堕胎的全都是自费，准能挣钱!”

“说得容易，好医生倒是不易找的。”

“给我看病的那位大夫还在吗?”

“谁?”

“高个子，表情严肃，长得满帅的那个。”

“你说的是直江大夫?”

“对对，他是叫直江。”

“你那么喜欢他?”

“只要他摸我一下，就能使我神魂颠倒。”真弓摊开两手，做了个倾倒的动作，“他不但英俊而且面孔深沉，穿上隔离白衣时，可神气啦!”

“他的医术也是无比高超的。”

“我说是嘛，我从第一眼看见他时便有这种感觉。”

“你纯粹在胡说八道，顺杆爬。”

“天哪，我说的都是实话。真那么想过。他是不是不大说话?冷峻的面孔，让人害怕?”

“这么说，是真的喽!”

“他手头麻利果断，多少有些杀气。”

“活像小说里的狂四郎①。”

“对啦，他是个医生狂四郎，不过，我真希望让他给治病。下一回有机会请把他带到我们店里来。”

“一起去可不方便。好啦，我们走吧!”佑太郎站起来，穿上外套。

同一时间，小桥医师在门诊室正同患者户田次郎面对面地生着。

已经 5 点多了，门诊室里只有值班医师小桥和值班护士高才亚纪子两人，另一名值班护士田中绿因为帮助厨房送饭到病房基了。

“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小桥医师坐在转椅上摇晃着向户田问道。

“昨天下午。”户田次郎的头部和右眼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

“真是护士长告诉你的?”

“是的，她把我叫到走廊里，小声对我说的，别人不知道。”

“太不近人情了。”

小桥医师闷闷不乐起来。

六天前户田次郎在涩谷区道玄坂的酒吧间喝酒，酒醉后同男人发生口角，结果被对方用啤酒瓶击伤了脸面。

虽然当时止住了严重的出血，伤痛也减轻了，但稍稍走动时患者就感到有些晕眩和头痛。尽管眼睛没伤着，可是从额头到右颊却被划开了三条口子，其中有些已经感染化脓，每逢动嘴时便感到抽搐疼痛。受伤后，由于暴跳又被塞进厕所里，失血过多，体力尚未恢复

正常。

①“狂四郎”指放荡不羁的男子。

倘若出院，也要在一周以后，最少也得在拆线后两三天，然而，昨天下午他突然遭护士长勒令出院。

“住院时确实只交了 3 万日元押金，我也知道医疗费马上就要用光了，可是……”户田垂头丧气，同用救护车抬进来时的暴跳劲儿相比判若两人，“不过，我认为有了 3 万日元总能再住几天的。”

“因为你住的病房是每天 3 千日元的。”护士高木亚纪子好像述说理由。

“这件事，前天我才知道。”

“可在当时空闲的病房中这是最便宜的。”

“被抬进来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平时你不加入健康保险，当然会这样。”

“对不起!”

“住院费之外还要手术费、药费等等。”

“我不是跟你谈钱的事!”这时，小桥突然喊起来，“我不是说有无保险，有无住院费!”

亚纪子看到他发火，急忙不吱声了。

“住院和出院与有钱无钱毫无关系。问题在于从医学角度上看患者处于该住院的状态，还是该出院的状态?只有这条标准!”

小桥兴奋时的特征是嘴角微微颤抖。

“这个医院动不动就讲钱!”

二人被小桥的汹汹气势所压倒，谁也不发一言。过了一会儿，户田像引咎自责似的抬起他的只露出左眼的脸说：

“都怨我手无分文同别人打架惹了麻烦。”

“……”

“酒醉容易生事，我也知道这点。”

“事到如今说那些话有啥用处?”听了小桥的话，户田又伏下了他那缠满绷带的脸。

“不过，护士长也够讨厌的了。”

“不不，这事不能怨护士长，是因为我没交钱……”

“尽管你这么说，难道你愿意被撵出医院吗?”

“不，那我可怎么办呢?”

“那么，现在可不是说无关痛痒话的时候，别忘了你是病人，问题在于你的脸伤化脓没愈，仍有晕眩和头痛症状。”

“完全对。”

“那么，就该进一步认真地考虑考虑。”

“难道还能有好办法吗?”

虽然把户田训斥了一顿，但也找不到什么妙策。小桥心里焦急，从白大褂兜里掏出烟卷来。亚纪子看在眼里，马上从煮针器旁取过火柴，放到桌上。

“现在手里有多少钱?”

“五六千日元吧。”

“干什么工作来着?”

“乐队演奏员。”

“夜间酒馆的?还是……”

“是的，就算……”

“那么，一起到医院来的那伙人也都是演奏员吗?”

“几乎都是。”

户田的话让人摸不透。他自己说是乐队演奏员，可据护士们说来探望他的小伙子均是一副流氓相。因此，户田以前当过演奏员一说令人怀疑。

“从朋友们那里再也借不来钱啦?”

“嗯，恐怕是很难……”

类似同事模样的人前来探望，也只是住院后一两天的事，第三天以后便再也见不到了。

“家里人呢?”

“没有。”

“父母呢?”

“离这儿远。”

“远也算有啊，不依靠父母吗?”

户田未予答理，用手摸了摸缠绷带的额头。

“大夫，能不能把他当成接受生活救济的病人看待?”站在一旁的亚纪子插嘴说。

“这事我们也曾考虑过。即使以后能够接受生活救济，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即使你合乎救济条例，接受生活救济人的药费，也得去保险公司申请，等钱来到医院时，至少也要三个月。”

“不过，户田先生现在确实没有收入，有其他办法吗?”

“事情倒是如此，但我看那个小气鬼院长等不上三四个月。”院长的方针是尽量不收救济户患者，即使来了也早些打发回去。

“你父母在什么地方?”

“在宫崎。”

“马上写封信，让他们寄些钱来。”

“……”

“事出突然，你父母也许会大吃一惊的。但是，为了你的身体他们总能想点办法。”户田点头称是，又用手摸了摸绷带。

“再有四五天你就能出院，3 万日元足够。所借的钱在你出院后可以干活挣钱还给他们嘛。”

“可是，大夫，护士长已经告诉他明天就得出院，即使他向父母要钱也来不及了。”

“是有些困难。让我跟护士长说说，求她再等一天。”

“但这并不是护士长的随意决定，她背后准有院长的话。”

“院长我也不在乎。”

“大夫，您千万不要蛮干。”

“不是蛮干，我只是想做一件顺乎情理的事。”

“可是，这件事错在患者身上，是因为他住院治病不给钱的

缘故。”

“当医生的人没有必要考虑钱的事。只要忠实地为医学献身就够了。”

“可是开医院那么办就不行啦!”

“你什么时候成了院长的同伙?”

“谁是他的同伙……”亚纪子沉下脸去,“我只想说,这事不能都怪院长不好。”

“就是他不好嘛。你想想,他并不缺钱花可总想发财。他把治病当做发财的手段,难道这不是不好吗?”

“大夫,患者在这里……”

小桥看见亚纪子递过来的眼色,这才意识到眼前还有一个患者,于是不做声了。因为医师之间的意见分歧让患者看见太现丑了。

“总之,你给你母亲写封信吧。”

“是是……”

“倘若院长说急于要钱的话,我可以暂时垫上。”

“您……”亚纪子又劝戒了。

“不,不用。这么几个钱,我会想出办法的。”他耷拉着头,直至低垂到露出脖子后的发际来。

“你就放心好啦。”小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似的心情愉快极了。当医生的第三个年头,自己总算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医生了。亚纪子在旁边好像惊呆了似的凝视着他,说,“坐的时间太久,又会产生晕眩的哟!”

“大夫，我……”患者户田徐徐抬起头来，“不向直江医师打个招呼能行吗?”

“你向直江医师说了什么?”

“今早，在他查房之后我向他恳求过。”

“直江医师怎么说的?”

“他说没办法，只能出院了。”

“他真是这么说的?”

“是。”

“可你走到街上人声嘈杂的地方以及人群拥挤的地方，不是产生头痛和晕眩吗?”

“是的。”

“直江医师是知道这些情况的呀。”

“您……”亚纪子又插嘴了，“直江医师已经定论说：也许有些难处，不过，出院也可继续治疗。”

“岂有此理!”

这话倘若是院长说的，倒情有可原，若是直江医师也这么说那就太冷酷了。

“门诊治疗真的不行吗?”

亚纪子又叮问一句。

“不行!至少要住院两周是直江医师亲口说的。”

“但是，直江医师倘若再说可以出院呢?”

“门诊治疗并不是绝对不行。这么做患者要多受痛苦，也会

延迟治愈期。在这个医院里比户田君病情轻得多的患者有那么多，而放着他们把户田君撵出去，不通情理呀。”

户田低垂眼皮，25岁的青年头上缠上绷带，越发显得可怜了。

“我明白啦。我不会让你为难的，今晚放心睡大觉吧。”

“对不起!”户田站起来，鞠了一躬，两手捺着睡衣前大襟走出诊察室。小桥看着他走出去的背影，又点着了一支烟。

门关上了，脚步声远去以后，亚纪子向小桥说:“您那么说不要紧吗?”“我没有说错一句话。”“这倒是事实，不过，那个患者也够怪的。”

“为什么?”

“年纪轻轻没有固定工作，每天瞎混，又有些流氓模样的朋友，让人讨厌。”

“喜欢和讨厌，与生病没关系。”

“那倒是，不过，这人很讨厌。每次我去检查体温、诊脉时，他总是抓住我的手腕。”

“年轻人嘛。”

“或是猥亵地笑一笑，还给我看下流照片。”

“还做过这种事?”

“护士们都讨厌他。”

小桥听了这些话，觉得刚才自以为是的话说得过分了。

“然而，那事和这事是两码事。”

“您说，他的父母真会给他寄钱来吗?”这件事小桥也没有把

握，“您给他垫付不要紧吗?”

“不要紧!”他为自己鼓劲似的说，然后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黑板，“大病房没有空床位吗?”

“现在空着的只有二等以上的病房。您打算把户田先生搬到更便宜一点的病房去吗?”

“这样可以延长他的住院时间，哪怕一天也好。”

“不要差额的大病房在咱医院里仅仅有两间啊。”

“总之，这个医院的方针是只以有钱人为对象的，完全违背了为大众谋求保健，确立福利社会的诺言。”

“您说什么?”

“院长竞选议员时的诺言。”

亚纪子笑出了声。

“那个震颤症患者完全没有必要住院，让他搬出来，命令出院!”

“那可不行!”只剩下两个人时，亚纪子的语气已经变成恋人之

间的语调了。

“最近以来，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直江医师的做法。”

“为什么?”

“像那样轻的患者，按照护士长的意图让他去住院，打些毫无必要的针剂。对石仓老人进行假手术，对刚才那个伤口化脓的人命令出院等等。”

“因为是院长的方针，他有什么办法?”

“然而，他在大学里是位医术高超的人，如果他不能向院长提意见，那么还有谁去说呢?”

“但是，直江医师同院长之间却明显地有着一条线。”

“那是因为他不是经营者。”

“我想不单单是这个原因，我认为他自己有一整套自己的想法。”

“不值得信任。”

“直江医师是位了不起的人。”

“不对，他狡猾。”

“不许对前辈如此不敬。”

“他也许曾经是位优秀的医师，但他既不是我的先辈也不是大学医院的同事。即使批评他也不为错。”

“说这种话让伦子小姐听见会惹出麻烦来的。”

“怕什么?倘若她听见转告给直江医师，那我则是求之不得，我应该感谢她才是。”

“你好糊涂，到了那一步，你可就糟啦!”

“在这呆不下去，我随时可以回到大学医院，没有必要留在那种人的手下。”

“阿修!”亚纪子第一次呼唤小桥的名字，“不许你说那种话。”说完，亚纪子把门推开，小跑似的奔向二楼。

第八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4 17:47:14　字数：3425

上午 10 点多了，仍不见直江医师来院上班。外科门诊只有昨晚值班的小桥医师一人工作。

尽管平时直江来得较迟，但很少有到了 10 点还不上班的事。

“直江医师这么晚还不来?”

10 点一过，许多护士都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护士长关口鹤代也许是听了挂号室女办事员的报告，她亲自从三楼的护士休息来到门诊室。

“直江医师还没来上班?”

墙上的时钟指着 10 点 15 分。

“还没有来。”正为患者缠着绷带的高木亚纪子抬起头来回答说。

“患者们都等急了吧?”

“最早的那位是 9 点到的。”

直江坐的诊察桌上已经有 5 张病历卡堆放在那里了。

“直江医师今天休息?”

“我想不会，因为下午还有手术要做。”亚纪子边用别针别住绷带一端边答。

“手术?”护士长看了看诊察桌后面的黑板。那里虽有“预定术”一栏，但什么也没写着。

“昨晚我值夜班，下午得回家。”

“当然可以。”护士长环视了一下。门诊室里除了亚纪子还宇野薰、田中绿，治疗室里有志村伦子和中西明子两人。做阑尾炎手术只要有两名护士就可以。

“什么手术?”

“好像是‘刮宫’。”

“刮宫?”护士长睁大了略带皱纹脸上的眼睛。

“手术是由直江医师来做?”

“可能是这么回事，因为今天不是妇产科村濑医师来院的日子。”

“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天哪，原来您也不知道?”

“不知道。”

“是由直江医师做吗?”一直给患者诊病的小桥朝她们二人这边转过头来。

“是的，您也没听说?”

“没听说啊。”

一个看完病的患者施了一礼走出去了。

“我也是昨晚才听说的。9 点钟前后，直江医师打来电话说：明天下午要做刮宫手术，给我把手术器械准备好。”

“太突然啦!”护士长很不满意地看了一眼亚纪子，“那事就那样吧。可早晨交接班时，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我以为护士长全都知道呢。”

“不但我，就连小桥医师也说不知道啊。”挨了批评的亚纪子不做声了。按惯例，手术预定是由医师决定后通知给护士的。小桥和护士长不知道这事，与其说是亚纪子的责任不如说是直江的责任。

“那么，接受刮宫的患者是谁呢?”

“这个……”

“天哪，你不知道?”

“他只对我说把器械准备好。”亚纪子噘着嘴回答。

“这么说，只有直江医师一个人知道喽?”护士长好像安慰亚纪子似的，口气柔软多了，“做事这么随意，真叫人受不了。”

小小的刮宫手术，并不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医师一个护士就可以进行。护士长之所以觉得难堪并不在于突然通知她，而是觉得她作为护士长的这个职务受到了冲击。

“这么说，患者需要住院喽?”

“可能是这样，现在住院的患者中还没有刮宫患者。”

“是谁呢，您不知道?”

“不知道。”

小桥冷冷地顶了回来，又拿起一份新病历。

“也太漫不经心啦!”

护士长看手表时，志村伦子从邻室的治疗室走过来。

“这屋里有利尿剂药针吗?”

伦子手里拿着 20CC 注射器。

“哎，我说，你知道今天刮宫手术的事吧?”被小桥顶了回来的护士长又问伦子。

“不，不知道。”

“亚纪子昨晚在电话里听直江医师说的，谁也不知道。”伦子是第一次听到，“再说，直江医师还没来上班。”墙上时钟指着 10 点 20 分多了，“是不是他不舒服?”

伦子想顶她一句：你问我这些干吗?我又不是他妻子，怎能知道?

“你能向医师的住处打个电话问问吗?”

“我不知道，请您自己打吧!”伦子转过身去从药架上取下两瓶利尿剂回邻室去了。

“喂，叫患者!”小桥向愣在那里的亚纪子喊道。桌上的病历卡又增加了。亚纪子喊了最上面一张病历的患者。

“尽管有事，也太迟了。”

护士长好像要改换一下情绪似的从门缝向走廊看了看。走廊尽头的候诊室里有二十来个患者在焦急地等着。

“大夫，能不能先看这边的患者?”护士长指着直江的桌子说，“最初到医院的这位，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小桥不理，拿起刚刚走进来的患者病历。

“让他等得太久不太好吧。”

“我不看。”

“为什么?”

“那边是初诊患者和专门介绍给直江医师的患者，不该我插手。”

“不过，太迟了。”

“那你就告诉他回去吧，这是我们商定的。”

“大夫……”

亚纪子好像要劝告一下。

“好啦，你不要说啦!”

“糟透啦!”

护士长气乎乎地说完，向挂号室的电话走去。

那天，直江医师在快到 11 点钟才来到医院。

平时无事时脸色就够苍白的，今天显得更甚。头发乱蓬蓬的，有一部分甚至还直立着。

“哎呀，来得太晚啦!”他既不是向小桥也不是向护士们说。然后，坐到椅子上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合上了眼。眼圈发黑，显得很疲惫。

“大夫，您的电话。”直江刚刚坐下，挂号室的女办事员就来通知他，“说是山口的事。”

“山口?”

“他说他是山口的经纪人。”

“知道了。”

直江用手掌拍打头顶两三下，然后站起来。

“伦子!医师上班啦。”

这时候，护士长到治疗室去叫伦子。护士长最近以来有意识地把伦子安排给直江当助手，把亚纪子安排给小桥。

她满以为自己想得很周到，但伦子和亚纪子并不怎么领情。

“早上好!”

伦子进屋时，直江已打完电话，重新坐到椅子上闭目养神。

“您哪里不舒服?”

“不，没有……”伦子同直江三天前在公寓会面以来一直未见面。

“可以给您叫患者吗?”

直江睁开眼，看了看斜对面的亚纪子。

“我说，你给我准备好手术器械了吗?”

“只要消毒一下就可以用。”

“是吗?”

“我昨晚值的夜班，下午可以回家吗?”

亚纪子现在在外科上班，原来是妇产科的护士。因为妇产科医师每周只来两次，所以平时安排她在外科上班。

“可以!”

“现在就消毒吗?”

“再等一会吧。”直江把身子转向前方拿起最上面的病历向伦子说：“叫患者!”

那天，直江的患者超过了 15 名，而且，不是初诊就是难诊患者，所以，要在上午看完这十多个人确实得花费很多时间。加上今天

迟到，他自己也感到工作沉重。

他比平时更焦急，等全部诊完时已经过了 12 点 30 分，而小桥率先干完手头工作，已经回到院部去了。

“给我拿条凉毛巾来!”看完最后一个患者，直江靠在椅背上说。

“您不要紧吧?”伦子把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敷在直江额上。别的护士们好像给他们两人留空，纷纷向食堂走去。

“您出了什么事?”

“不，没什么……”

“您又喝了很多酒。”直江不答，抖着肩膀大口喘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嗯。”

“您到院部去吗?”

“……”

“我给您找个空床位吧。”

“到 601 去，那里大概空着。”

“请稍等，我去铺好被褥。”

“在沙发上就行。”

“不行，我马上就铺好。”

601 是最上层六楼的特等病房。这是个休息室、护理室、病房等三室一厅的房间，附有浴池、厕所、电视机、沙发、写字台等，称得上是最高级的豪华病房，一天的住院费是 1．5 万日元。六楼共

有三处这样的房间，另两个房间602和603已被某大公司的董事和文化界的某著名人士作为健康检查用暂住了。

直江脱掉白大褂，躺在伦子为他铺好的床上，合上了眼。这房间不临大街，所以，只能偶尔听到远方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根本想不到这里是处于繁华街道边上，实在静得出奇。深秋的午后阳光被绿窗帘遮过，使直江的脸显得昏暗阴沉。

“给您冷敷一下头部好吗?”

“不，不必。”

“您不觉得饿吗?”

“有桔子汁吧?”

“我去找找。”

“要凉的。”

临出门时，伦子照了照镜子，整理了一下白衣前襟，然后走出房间。

伦子重新回到病房时，直江为了避免窗外射来的阳光，已转过脸休息了。

## 第八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4 17:50:31　字数：3604

“拿来了。”

“对不起!”直江轻轻抬起头，把倒在杯里的桔子汁一口喝光，

“真好喝!”

“这里还有。”伦子脚旁还有一瓶桔子汁瓶。

“不，已经够了。现在几点啦?”

“12 点 55 分。”

直江点点头，脸朝白墙看去，也许因为窗上有遮阳帘，他的脸更加憔悴。

“您再多躺一会儿嘛。”

“不能躺啦。”

“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

“不是喝多了。”

“那是为什么?”

“好啦，好啦!”

直江又闭上了眼。

“今天下午不是有手术要做吗?”伦子把窗帘又拉上一些，房间更暗了。“刚才门诊室都在议论……”

“什么事?”直江闭着眼睛反问。

“护士长和小桥医师说都不知道下午有手术。”

“……”

“那患者叫什么名字?”

“山口明子。”

“那位患者最近到这医院来过吗?”

“来过一回。”

“那么，是您给她诊察后决定下来的啦?”

“我的一个朋友认识她的经纪人，求我帮忙。”

“经纪人?”

“山口明子是她的真名，艺名叫花城纯子。”

“花城纯子，不就是那个流行歌星吗?”

“是啊!”

“她要在我们医院做人工流产?”

“预定住这间病房。”

伦子重新环视了一下室内。

“原定在下午马上进行，但刚才来电话说也许稍稍晚到一会儿。”

“她从哪里来?”

“直接从福冈来这里，可刚才她没赶上飞机。”

“是不是因为去迟了?”

“据经纪人说，昨晚在文化中心演出之后，又去拜会各赞助单位。今天一大早便被商务会拉去搞什么签名活动，这会儿没能按计划搞完，所以……”

“那么，要什么时候到这里呢?”

“他说 5 点钟，也许 6 点。”

“手术要从那时开始吗?”

“你今天白班?”

“是白班，如果需要我，我就留下。”

“那就留下吧。”

“可是，从福冈回来立刻就动手术能行吗?”

“既然是个红歌星，也只好如此了。”

“然而，对自己身子有损害呀!”

“是自己的身体，其实又不属于自己。”

直江缓缓地翻了一下身子。这时，传来了仿佛是护士的脚步声，走近邻室敲门后，站在病房门口说了些什么，内容不甚清楚，只听见有说话声。

“这么说，这事谁也不知道啦?”

伦子稍稍压低嗓音说。

“院长知道。”

“像她那样纯洁的人也……”

伦子话到口边停住了。她自己也难断定她自己永远不这样。

“尽可能在保密的情况下做完手术。”

“那么，对护士长也保密?”

“是我忘记告诉护士长了。”

“她可不高兴啦。”

“……”

“您今天这么晚才来上班，护士长肯定要向院长和夫人报告的。”

“别理她。我要睡一会儿，到 2 点钟时来叫醒我!”

直江转过脸去，背朝伦子。

“若是花城小姐来了，我就把她领到这屋来，可以吧?”

“反正也得 5 点过后。”

“是不是再留下一名护士?”

“有你，加上值夜班的足够了。”

“明白啦!”

伦子一边回答一边想象美貌的花城纯子堕胎后躺在这里的情景。

虽然已过下午 5 点，可花城纯子仍未到来。

医院的职员们在入口处打完出勤卡，陆续回家了。

尽管已是黄昏时分，直江却躺在院部的沙发上读着晨报。

“失陪了，再见!”在衣柜前换完衣服的小桥，穿上适合于年车人的茶色短大衣，向直江道别。

“哎，小桥君!”

“什么事?”

“我刚才查房时，看见那个被啤酒瓶划破脸的户田次郎还在住院，听说是你给留下的。”

“是的。”

“他的住院押金已经用光了，你是怎么打算的?”直江从沙发一坐起来，望着站在面前的小桥。

“我认为他还有住院的必要。”

“然而，钱呢?”

“住院费由我暂时垫付。”

“原来这样。”

直江叠起手中的报纸，把它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这么说，从今以后，他的住院费和一切医疗费都由你来负担喽?”

“不是我来负担，只是在他父母没寄来钱之前，暂时垫付一下。”

“他的父母不寄来钱，就由你来负担吧?”

“寄来、寄不来还无法断定。”

直江用自己的长手指摸了一下下巴。

“你的心情我理解，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我认为那个患者还应该住院。应该住院治疗的人，只因为没有钱这一理由，便被赶出医院是不合情理的。”

“是这么回事吗?”

“如果都让出院倒也没什么可说的，偏偏那些没有必要住院的人舒舒服服地住在医院里。我对私人医院的这种做法不赞成。”小桥站在原地俯视着直江说，“您认为这种做法对吗?”

“我当然不认为是对的。但是，这不一定都是私人医院的过错。”

“可是在现实里，院长不是正在赶走患者吗?”

“这不是因为他不付钱吗?总之，如果你愿意代他付钱那就没事了。只是……”

“只是什么呢?”

“患者同医生以这样方式亲近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呢?一个穷患者的医疗费由医生负担有什么不好?”

“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直江自问自答，“医生与患者之间尽

量不要形成这种关系，最好要泾渭分明。”

“这一点我知道，不过，户田的事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呀!”

“同情也好，援助也好，都要看人而定。”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酗酒打架的 25 岁青年贫困。”

“然而，实际上，他正处于因为没钱要被护士长赶出医院的处境。”

“好吧，那就按你的想法去办吧。”直江重新从茶几上拿起报纸来。小桥仿佛在半路上被直江岔开了话茬，心里的郁闷无处发泄似的朝周围环视了一下，随即改变了主意夹起手提包说：

“再见!‘，

“你辛苦啦!”

从房间走出去的小桥后背上，散发出不甘示弱的闯劲。

刚才射满全屋的西照阳光已经消失，屋子里很快就增添了昏暗色调。高楼林立的东京都内，看不见西落的夕阳。夕阳一沉下去，就进入夜晚了。

直江又躺在沙发上看起报纸来。医师中小桥是最后一个回家的，院部里人都走光了。

直江感到有些困意，早起以后的倦怠仍旧留在身上，正当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之际，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伦子。

“您怎么连灯也不开，不嫌黑吗?”伦子捺了一下门旁的开关天棚上的荧光灯亮闪了两三下以后亮了。

直江脸上盖着报纸躺着。

“器械已经准备完毕，患者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是吗?”

直江挪开盖在脸上的报纸，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头上削荧光灯。

“您睡着了吗?”

“没有。”

“您还没吃饭吧?”

“嗯……”

“我去给您拿来?”

“暂时不要。”直江伸了伸懒腰。

“今晚的值班换了吗?”

“我同内科的河原大夫调换了。”

“我也求院部给调换一下就好啦。”

伦子盯着直江的脸，但直江不答，两眼看着天花板犹豫不定。伦子凝视了直江一会儿，便坐到沙发的一端。

“这几天您有点儿瘦了。”

“瘦了?”

“最近测体重了没有?”

“没……”

“我看肩膀一带好像变薄了。”

伦子爱怜地扫视直江全身。

“生活不检点，只能糟蹋身体。”

“今晚的值班护士是谁?”

直江慢慢坐起来，因为刚才躺了半天，后脑勺的头发压得很乱。

“是杉江小姐和中西小姐，动手术时，只我一个人做你的帮手行吗?”

“行吧。”

直江回答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有人敲门。伦子马上站起来，赶忙去收拾桌上的茶具、茶碗。进来的是办事员村上。

“有个叫山口的人来电话说：现在已到羽田机场，马上就到医院来。”

“知道了。”

“打扰了!”

村上朝收拾茶具的伦子那里扫了一眼，然后施了一礼退出房间。

“现在看来，如果山口 7 点钟到医院的话，开始做手术也得 7 点 30 分。”

“差不多。”

伦子在水龙头前涮洗茶杯。

“花城纯子小姐的男友是谁?”

“……”

“从前听说跟牧田歌手关系暧昧，连《女性周刊》都有过报道，大概是他吧?”

“不知道。”直江搔搔头发，看着昏暗的窗户。

“给这种名人做手术，您不紧张吗?”

“如果发生了差错，影响面是很大的。”

“不管她是女演员还是女歌星，身体都一样。”

## 第八章 03

更新时间 2009-8-14 17:51:44　字数：3274

“那当然是。”

“我还要再休息一会儿。”

直江重新躺到沙发上，伦子把洗好的茶具装进橱子里。

“您要不要喝杯茶或是咖啡?”

“不，什么都不要。”

“噢。我去楼下手术室放放蒸汽。”

伦子刚走到门口，又站住了。

“哎，明天您有空吗?”

“明天?”

“到您住处去行吗?”

“可以。”

“那么，7 点左右去。”

伦子说完，放心似的走出了房间。

花城纯子到达东方医院时，已是 7 点多钟了。

纯子戴着深色墨镜，穿着白黑混色的天鹅绒上衣和黑开司米喇叭裙，手里拿着件短大衣，即使没有人说也可以看得出她不是一般的女职员。

“我叫山口，直江医师在医院吗?”

这个人穿着华丽的条纹西装，身材高大，他向挂号室的人问道。挂号室的饭野静代把两人打量一番之后，电话通知了直江。

直江来到门诊室时，纯子和经纪人大庭正并排坐在候诊椅上。

“我们来迟了，很抱歉!”

经纪人站起来致歉道，然后介绍了花城纯子。

纯子慌忙摘掉太阳镜，低头施礼。

“福冈的日程安排得太紧了，所以来迟了。实在对不起!”

经纪人又一次致歉。纯子微微低头向下看着，染红了指甲闪闪发光，双手交叉在膝盖上。

“她的脸色好像很不好。”直江仿佛从下方窥视她似的盯住纯子的细长脸。在电视上虽然看过多次，一旦靠近细看时，花城纯子的脸想不到是这样窄小，而且，浓妆下面也没能掩盖住她的倦怠神情。

“这两天的日程太紧，在飞机上虽然休息了一会儿，但仍未歇过来。”

经纪人代她答道。

“没吃晚饭吧?”

“是啊，起飞前作为午饭只吃了点色拉，喝了咖啡。”

配合经纪人的答话，纯子微微点头。

“若是这样的话，马上可以进行麻醉了。”

直江再一次审视纯子，她身高同平常人一样，体格瘦弱，电视上的形象虽然很好，但当面对面时，却令人产生面对枯木的感觉。

“睡衣和毛巾都准备好了?”

“在来这里的路上买的。”

从谈话到买东西似乎全部交给经纪人包办了。

“那么，领她到病房去!”直江命令伦子，“手术在 30 分钟后开始。”

花城纯子下楼来到手术室时，已是 7 点 40 分了。纯子穿着小碎花图案的法兰绒睡衣，头发向上梳起，用白色头巾缠裹着。穿上睡衣以后的花城纯子变成一个平凡的姑娘了。

“请上手术台!”

一瞬间，纯子仿佛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直江，然后，似乎下了决心从踏板爬了上去。

“先从静脉进行麻醉，你要反复多次地数数。”

伦子说完，纯子默默地点点头。

“可有点儿疼哟!”

注射针扎进了白嫩的手腕，纯子微微皱了一下眉。但是，手

术台上的金属扣子和皮带捆住了她，她的下半身一动也不能动。

“一、二……”

手术室里回荡着单调的数数声，这与电视机里听惯了的悠美歌喉大相径庭。

“一、二……”

在护士提醒下，渐渐变弱的纯子的声音又高亢起来。然而，这不过是瞬间的事，随着麻醉剂注入量的增加，纯子的声音像喝醉了酒似的变得奇声怪调，一会儿又像呓语似的含混不清起来，不大功夫就像停止呼吸一样中断了。

“有自主呼吸?”

“有。”

被暴露在无影灯下的花城纯子的前胸，每呼吸一次便缓缓上下起伏一次。她的乳房在她细瘦身体上发育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乳晕呈妊妇特有的暗红色。右乳房的边缘上有一块红痣，好像接吻后留下的印迹。

“血压多少?”

“110。”

“好!”

直江将开腔器插了进去。20 分钟后，手术完毕，时钟正指着 8 点 10 分。捆住纯子的手术台下的瓷砖上，溅满了血迹。

直江脱去了沾上血污的手术衣，摘掉口罩和帽子，点着了一支烟。

“再稍稍让她躺一会儿，直到醒来为止!”

“这个……”

伦子眼指着刚刚刮出来的血块问道。

“她大概不想看到刮掉的孩子吧，按常规烧掉!”

“是。”

伦子把它交到焚烧室去了。

“那位经纪人在门诊室说想同您谈一下。”

“这就去。”

“您不洗澡吗?”

“等一会儿去。”

直江叼着烟卷来到更衣室，换上普通白大褂来到门诊室。

经纪人在候诊室两手插在口袋里焦急地等着。

“您做完手术啦?”

“再过 20 分钟左右麻醉就可消失，到那时她就可以回病房了。”

“谢谢!”

“您有什么话请到里边谈。”直江推开门诊室的门，让经纪人进去。

“老实说……”

经纪人重新把他的大块头身躯缩小，鞠了一躬。

“老实说，这次的事对任何人都要保守秘密。”

“这一点我知道。在医院里，我已经告诉她们不要对任何职员和患者泄露此事。”

“我们来医院之前，在途中还换乘了一次出租车，所以，即使杂志社的记者来采访，也不要让他入内才好。”

“我对挂号室再叮嘱一下。”直江转身从水龙头放了一杯水，一口喝完。

“还有，这件事对制片厂也要保密，知道的人只有我和花城纯子的护理人，这姑娘过不多时就会来到医院。”

“还有什么……”

“从什么时候起才能工作?”

“工作?工作也有多种多样的含义。”

“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在千叶县正式拍摄的计划。”

“什么时候?”

“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明天下午 2 点钟开始。”

直江盯着这位搓着手的经纪人。

就是说今晚 8 点做过堕胎手术，第二天下午 2 点就让她登台表演，花城纯子在术后的休息时间只有半天。

“在千叶县 2 点钟开始的话，从东京出发就得在 12 点以前。”

“可是，还有排练、试镜头。”

在正式拍摄之前，要做一下排练和试镜头，所花费的时间几乎同真正的录像时间相等。

“那么，出发时间呢?”

“可能的话最好在 10 点左右……”经纪人低声地喃喃了两句后，垂下眼皮，“您也许知道，T 制药厂给我们提供演唱节目，一家

三口人为一组，评分演唱，由花城给他们评审，其间也插进去演唱两首。”

“……”

“评审工作只是坐在评审委员席上，我认为问题不大。”

“那只是你的任意猜测。”

“不，我也觉得在手术后这样做不大合适。”

“那就取消演出算啦。”

“可是，花城去参加这件事很早就决定了，大多数观众是为看一看花城而来，事到如今怎能突然停止?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日程，我全知道。”经纪人额上并未出汗，可他却拿出手帕揩抹。“您看如何?”

“我早已回答你了。”

“您说不行?”

直江点点头。

“无论如何请您设法……”

经纪人缠住直江不放。

“那么，只好去了!”

“可以去了吗?”

“我没说可以去，只是说你想去就去呗!”

“去不要紧吗?”

“不知道。”

“不过，大体上不要紧吧?”

“也许不要紧，也许很要紧。”

“凭您的感觉……”

“堕胎之后只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从中午就去登台，那能好吗?然而，照你的意思看来，除了去以外别无办法似的。”

“不，我并不想违背您的治疗方针。”经纪人不住地搓手，“只是，无可奈何啊，日程安排得太紧。”

“所以，我说你爱怎的就怎的嘛!”直江往桌上的花城纯子的病历卡上，开始填写刚才手术的所见：

SS•3•5•M(妊娠三个半月的胎儿)。

“那么，暂定……明天 1l 点左右请允许我们乘车去千叶县，正式录像之后，还有新歌教唱和唱片公司巡礼，这两项当然可以推迟。然后在旅馆里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夜晚马上返回医院来。”直江默不作声，叼着烟卷，只管填写病历。

## 第九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4 17:54:03　字数：3794

“您瞧我只管一厢情愿胡说一通，对不起!”

“用不着向我道歉!”

经纪人又拿出手帕擦汗。

“受罪的不是我，而是花城小姐。”

“文艺界里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

直江的眼光从病历卡上移开。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只有我知道，对制片厂的厂长都没说过一声。就这半天的空闲也是勉强挤出来的。”

“……”

“我光办些强人所难的事，日后再来登门拜谢。”

“你若是送礼的话，最好给我送酒。”

“啊?”

听见直江连礼品名称全都说出来了，经纪人不禁一惊，抬头呆呆地望着直江。

“别送什么威士忌，最好是日本清酒。”

“遵命!”

经纪人回答时，伦子出现在通向治疗室的门口。

“我已把花城小姐送到病房了。”

伦子仍像在手术室时一样打扮，赤脚穿拖鞋，头上缠着头巾。

“麻醉怎样了?”

“基本醒过来了，叫她名字时知道答应。”

“血压多少?”

“110，脉搏 78。”

“好吧，过一会儿我去诊视。”

“她说很疼。”

“送到病房以后，给她打一针诺夫伦镇痛剂。对啦，还有，患者预定在明天上午 11 时外出。”

“明天吗?”

伦子朝经纪人和直江两人脸上交互地看了一下。

“好像是有什么事。明天一早就要诊查一次，预备妥药棉和绷带。”

“知道啦。”

伦子又一次看了两人之后，走出诊察室。

“她到底醒过来啦。”经纪人仿佛放心了似的说，“谢谢您！这下子我也就放心了。”

“放心还为时过早。”

“怎么回事……”

“现在只能说手术进行完了。”

直江站起来，用消毒液洗了手，又用自来水冲了冲，然后朝医务部走去。

伦子等人洗完手术器械、擦拭油布、清理手术现场等活计时已经 9 点多了。直江等伦子空出手来，便到花城纯子的病房来了。

病房里不见了经纪人，换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陪着，这就是经纪人说的那个护理人了。

纯子仰面躺着，反复低声地哼着“疼啊，疼啊”的。

直江诊了脉，测量了血压。血压稍低，但未见阴部出血。纯子脸色苍白，皮肤粗糙，一点儿也看不出 21 岁年轻人的那种朝气。歌星中她虽被称为美人，但没有脂粉的脸却是干巴巴的，只有鼻子显得特别高。

“花城小姐、花城小姐!”

伦子喊了两遍之后，纯子才吃力地睁开了眼睛。10 分钟前打的镇痛药好像发挥了作用。

“山口小姐，山口明子小姐!”

这回伦子喊花城的真名了。

“噢!”纯子的声音宛如老太婆一样沙哑。

“还疼吗?”

“疼……”纯子拖长了语尾，好像撒娇一样抬头看直江，“大夫，好疼啊……”

“注射的药马上就会生效，今晚你可甜甜地睡上一大觉。”

伦子代替直江回答。

“明天呢?”

“明天的事你就别管啦。”

“明天若是去不成可就糟啦!听我说，那就糟透啦!”

纯子像说梦话一样唠叨着。

“放心地睡吧!请你把房间灯调暗些，尽量让她睡好。”

伦子向她的护理人说。直江拿着听诊器走出病房。

“明天花城小姐要到什么地方去?”

伦子出了病房从后面赶来追上直江问。

“好像在千叶县进行拍摄。”

“她处于这种状态，能去得了吗?”

“固然不好。”

“那，您为什么答应了?”

“是他们坚持要去。”

“话不能这么说，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办?”

“除了用药棉填塞住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两人来到电梯口前。他们上来时乘到六楼的电梯，仍然停在那里未动。

“若是她把身体搞垮了可怎么办?”

因为是在电梯里，伦子的声音显得格外高。

“目前的她，唱歌比身体更重要。”

“然而，有身体之后才能有歌星吧。”

“这些道理在他们一群人那里行不通。”

“可是，您是医生，不行就该说不行，可为什么……”

电梯从 6 层降到 3 层。门开了，直江走出，伦子跟在后面。

“听说昨天夜里她在福冈几乎是通宵活动，今天傍晚到这里接受手术，明天上午又要出去，不管是多么红的歌星，难道她发疯啦?您若是放任她，她会病倒的。”

“很有可能。”

“医师，您……”伦子愣住了，呆呆地望着直江，“您怎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直江停住脚步，若有所思地歪起脑袋，然后走进右侧的厕所。

次日 1l 点，花城纯子在经纪人和护理人的陪伴下乘上了汽车。纯子戴着深绿色的太阳镜，立起大衣领以便遮掩脸面，然而，从领间

露出来的面孔像死人一样苍白。行动时阴部似乎还隐隐作痛，她迈着细步，偎倚在经纪人身上。

伦子靠在她的左边，一直把她送到大楼门口。

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事，也没有手术，下午也很空闲。

下午 5 点一到，直江便径直返回了公寓。

昨天不顾身体不适勉强上班，傍晚又给花城纯子动手术，接着值夜班，天明以后又连上了一天班，直江真是累坏了。

回到住处，一头倒在床上朦朦胧胧似睡非睡时，有人敲门，原来是伦子。伦子手里的塑料袋里有一束花。

“我给您收拾房间，请起来一下。”

“刚刚要睡着。”

“收拾整洁以后睡下不是更舒服吗?”

伦子像赶走他似的扯下床罩，直江无可奈何，爬起来换上便服。

“哎，今天小桥医师没说什么?”

“没说。”直江两手抱臂，望着窗户。

“是吗?”伦子打开窗户，给吸尘器通上电。

“小桥医师大发雷霆。”

“……”

“关于花城纯子的事，他说您太残忍了，堕胎的第二天就让她去登台表演，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是一部糟蹋活人的故事。”

直江嘴叼烟卷，走向餐室。

“他还说：允许她去演出的医生也不算是医生。”

伦子一边唠叨一边把吸尘器伸向写字台底下。

“护士长和亚纪子还有其他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我真受不了。”

直江盯着伦子拿来暂时插在水桶里的花。那是山茶花、草珊瑚和大罗伞。

“最近，小桥医师忽然批评起您来了。”

“扫好了吧?”直江走到床边坐下。

“不过，这事不仅小桥医师，听说内科的河原医师听了以后也大为惊讶。明天是妇产科村濑医师来院巡诊的日子，他也不会放过您的。”

伦子关闭了吸尘器的开关，关上了通向阳台的玻璃门窗。

“这件事，就是我也觉得毫无道理。”

“……”

“您还没吃饭吧，我带来了寿司。”伦子从手提兜里拿出盒饭说，“您饿了吧?”

“不。”

“那我就先把花插起来。”

伦子从门口鞋架子里拿出花瓶来，在洗手池前整理花枝。

“院长把对石仓老爷子的手术按胃切除手术向健康保险申请了治疗费。那次只是一次假的胃切除，切开肚皮观察了一下内部而已，并未触及胃部，这样就向人家要切除手术费，未免太狠毒了。”

“是狠毒!”

“请您不要像谈论别人的事似的说话。那是您亲手做的手术，老爷子认为您给他切除了胃，当然很好，只是支付医疗费的家属太倒霉了。”

“那么，我就把它改写过来。”

“若让院长知道了，他要发火的。”

“因为那只是一次试验开腹。”

“实际并没做的手术向人家要钱，也太贪婪了。”

伦子退后一步，检查花插得如何。

“不知为何，最近，医院里有人专门议论别人的事，讨厌死了。”

草珊瑚、大罗伞的后面，山茶花的枝条成为它们的支撑骨干，美丽极了。

“我辞掉护士职务，改行当个插花教师。”

伦子已有插花教师的证书了，她包起剪落的枝叶说：

“进门处太暗，显不出花的光彩来，放到这儿吧。”伦子把花瓶放到直江的写字台上。有了这束花，房间立刻增加了鲜明感。

“不过，流行歌星这工作真让人受不了。”

伦子回过头来，直江仰面躺在床上，两手垫着脑勺。

“您在想什么呢?”伦子来到直江的旁边坐下。瞬间，直江的胳膊从伦子的背后搂了过来。

“不行，不行啊!”

伦子在胳膊中半推半就，终于贴紧了直江。

“等一等嘛……”

直江放松了一下膀臂，让伦子易于脱衣。

在洁白的山茶花前面，伦子被直江紧紧抱住。30 分钟后，伦子才从睡梦中醒过来，到邻室穿衬裙时，已是 8 点钟了。

伦子刚穿好上衣时，电话铃响了。直江从床上伸过手去拿起听筒。

“我是医院，刚才花城小姐的经纪人来电话说：花城小姐昏倒了。”

“在哪里?”

“在 P 旅馆。”

“让我干什么？”

“请您尽快过来，大夫!”

“明白了。”

直江起身，望了望窗外的夜色。

“怎么啦？”

“花城纯子倒下了，好像要运回医院。”

“她是在旅馆接受采访时昏倒的。”

直江下床，开始换衣服。

“怎么搞的？”

“只说倒下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太强人所难啦!”

伦子发起牢骚，直江毫无表情地穿上裤子。

第九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4 17:58:02　字数：5626

“在哪里倒下的？”

“好像在 P 旅馆大厅。”

那旅馆在赤坂附近。

直江在翻领衬衣外面又穿了件西服。

“我该怎么办呢?”伦子望着穿戴好了的直江问，“您是否还回来?”

“我想马上就能处理完。”

“我在这里等您，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我就等着。”

直江若有所思地盯着墙壁，然后，从茶几上拿起烟卷和打火机，装进上衣口袋里。

“请快点回来哟!”

“嗯。”

“我从屋里锁上门，返回来时，按下门铃就行。”伦子对着正在穿鞋的直江背后说。

剩下一个人时，伦子仔细地察看起房间来。家具和摆设都是她看惯了的。尽管她从咖啡杯子到糖罐子摆在哪里就像自己房间一样

地熟悉，但仍觉得很神秘。从前，伦子从未一个人呆在他的房间里，现在突然一个人留在男人的房间里，倒有些不安起来。

伦子想打开电视机，因为过分宁静会增加不安情绪，当她环视室内时才发现直江屋里没有电视机。

“对啦，想起来了，他没有。”

伦子暗自苦笑。直江是个讨厌电视机的人，他虽然看报纸、杂志，但不看电视。她想起了他屋里没有电视机，当时也并没在意。以前来直江家里时也没想过要看电视，是不是不想看电视，两个人相处时的情趣就很充实呢?

做爱时，当然用不着电视机。随后，两人静躺在床上时，也不需要音响。而且，这种时间又是短暂的。做爱终了，稍事休息后，直江一般是躺在床上看书或看报纸。书籍有时是顺手摸到的期刊杂志，有时是医学书籍，只要有书可读，他就能安稳下来。

伦子穿好衣服，整梳好头发，然后去泡茶或煮咖啡。直江不声不响地喝着，两眼仍然不离书本。然后，伦子再站在洗碗池前刷洗杯子和用具，剩余的时间坐在沙发上看一会儿直江读过的报纸或编织未完的毛衣等。

两个人几乎不说话。顶多偶尔由伦子问上一句:“要喝茶吗?”

直江只说“嗯”或“不要”，就再也不吭声了。

从表面上看，两个人似乎达到了用不着交谈就可相互理解的程度，但直江同伦子之间并非那么亲密无间。伦子对直江所想的事当然不知，对他所做事情的真正意义也不明白。既然不明白，也就不打

算明白，什么也不明白倒觉得相安无事。

当初伦子并不希望这样。刚一相识，她很想知道直江的事情，也从多方面探询，直江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过，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时，直江的回答像关上大门一样骤然停止了。再往前，不管怎样探询，统统遭到拒绝。一条容许别人进入的线和另一条闭锁的线泾渭分明，一丝不乱。

伦子再也不想推开这扇大门了。她也习惯于这种不再深究的状态。她开始认为男人和女人两人相处时，只有交媾，然后就默默地呆在一间屋子里，习惯下来之后，就觉得无所谓了。至少，目前的伦子对于很少交谈、表面冷淡的关系，再也不抱怀疑态度了。

伦子只要和直江重复情事，一起在一个屋子里就感到安心了。即使不交谈也相安无事。当然，这种相安不同于妻子和丈夫。但从两人尚未定下来的关系来看，也算是最稳定的。现在，伦子一个人被甩在直江的房里，她不安了。虽然直江在家，也不过是他自己看书，几乎不说话。尽管如此，在与不在可大不相同，不交谈，人在旁边，伦子也感到欣慰。伦子好像为了消除不安，站了起来。因为还没吃晚饭，所以她买了寿司，准备跟直江共餐，可被直江所求竟先干上了情事。

余韵未消时来了电话，便失去了共进晚餐的机会。厨房里有一个大洗涤台，那里有两口小锅，只能煮煮速冻食品和蒸点儿什么用。冰箱里有啤酒和罐头，但没有蔬菜和鱼肉之类。直江一直在外用餐，用不着购置调料。偶尔，伦子想给他做顿菜吃，由于没有东西，也只好从简了。直江喜欢吃鱼和生蔬之类，与其在家自己去做缺滋少味的

菜，还不如上饭馆去吃反而省事。伦子觉得有点儿饿了，但又不想自己先吃。直江一定能回来，与其一个人吃就不如等直江回来一起吃，那会更愉快。她买盒饭来不就是为的这个吗?

然而，吃盒饭用不着做什么饭前准备，这样一来，伦子更觉得无所事事了。伦子是个勤快的人，她不能呆呆地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干，那样反而会心烦意乱。

整理完电冰箱，归拢了一下洗碗池下的空瓶子，伦子用抹布擦抹起来。房间刚刚扫过，本来无甚尘土。但是，书架的角落和铝窗框的边角处仍有一层薄灰。

伦子往水盆里倒上热水，泡上抹布。她沿着起居室的茶几擦下去，湿抹布擦拭下的茶几木纹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书架上堆满了书籍，伦子把能够移动的部分轻轻一移，从隙缝间擦拭，尽管每周两次有钟点工前来收拾，可这些旮旯却看不出有擦过的痕迹。

迄今为止，伦子在直江的房间里多次使用过吸尘器，但像这样用抹布将屋子的犄角旮旯擦拭一遍的事却不曾有过。

擦完之后，的确有擦过的效果，再细看榻榻米的边角处，壁橱拉门的边角处也有灰尘。

换了热水，拧好抹布再擦。书房写字台上医学书籍和一些进口书堆了一大堆，为了不弄垮这小山似的书堆，她轻轻移动着，擦完之后又放回原处。写字台两侧的抽屉拉手上也有灰尘。中央有一个宽大抽屉之外，两边还各有五层小抽屉，右侧最上的一层抽屉有个锁孔，似乎上着锁。

这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呢?伦子擦拉手时，产生了想偷看抽屉里东西的念头。

单身男人的房间肯定在什么地方有隐秘，揭开那里就会获得他所有的谜底，但也有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伦子似乎为了岔开这种幻想，马上去拧干抹布。她在男主人不在的房间里，一个人串来跑去，既感到愉快又感到不安。

她又拿着拧干的抹布擦拭壁橱的拉门了。榻榻米同壁橱连接的板缝处也有尘埃。为了擦拭壁橱拉门的底槛，她必须拉开拉门，于是伸手拉开一扇拉门。拉开的瞬间，伦子什么也没考虑。伦子的性格是：既然拉开了就必须彻底清扫干净。

擦拭时，伦子跪在席子上，壁橱的下层展现在她眼前。上层装满了被褥之类，下层乱堆着纸箱子和一些旧杂志。伦子擦完了底槛又把两扇拉门拉到一侧。

两扇拉门全移到右侧以后，下层格里也是堆放着纸箱子和杂志等等。眼前有一个 50 厘米见方的纸箱，其表面上贴着清酒商标，里面盛着满满一箱子旧杂志。纸箱挨近拉门底槛，影响拉门拉动，伦子想往里推一推，但是，沉甸甸地很有分量，用劲往里一推，恰好顶到后边的箱子上，堆积起来的一些书本散落下来了。

“这里需要好好地整理一下。”伦子一边嘟囔着一边拾起散落下来的书本。摆在五六本医学杂志下面的好像是些装着 x 光片的大纸袋。

“怎么塞到这种地方来……”伦子把散乱了的 X 光片纸袋拿

出来，一边理齐一边扫了一眼封皮。封皮上的黑框里写着姓名、年龄、拍照日期等，最下方记载着医院名。伦子一眼就看出来那是东方医院的 X 光片纸袋。

医师并不是不能把患者的 x 光片和病历卡带回家里来，但那大都是为医学会所用，制作幻灯片，或参照 x 光片在家里撰写论文时才这么做。但这两者都须由医院保管，使用完毕时必须返还。

伦子虽然看了封皮，但姓名、年龄栏里什么也没记载。仅仅在拍照日期栏里用红铅笔写着月日。10 月 30 日、10 月 10 日的日期都是最近的。上面所写的潇洒的笔体，无疑是她所熟悉的直江的字迹。

“是谁的 X 光片呢?”

若是一般患者照完 X 光片以后，都是要填上姓名的。伦子刚想把口袋退回原处，但又觉得蹊跷，便从一个口袋里抽出了底片。

x 光片分成六格，全都是拍照的背骨。是从正面、斜面的各个方向拍照的。底片上没有肋骨，从它的高度向横扩大的独特形状来看，伦子可以断定那是腰骨照片。

她改变了一个方向，透过光线一看，在右下方印有 R、L 指示方向的字母，在它旁边写着患者的名字“N—AOE”，伦子从右方念下去，慢慢读了两遍之后，才弄懂了那是“直江”的意思。

难道是直江医师的腰骨吗?

伦子再一次朝光亮处看了一下照片。黑色底片上，映出了骨骼的白影，正面像是在扁平箱形骨的左右，如两手分开一样有小骨连接着，侧面则向前稍稍呈弯曲状连接着骨盆。

直江腰痛的事伦子从来也没听说。当然，拍照腰骨片子的事也不知道。然而，底片上确确实实写着直江的名字。

伦子依次将 X 光片袋码齐摆好。

10 月 30 日到 10 月 10 日、9 月 21 日大约每隔 20 天左右拍照一次。最下方口袋的日期是 7 月 5 日。

袋子上既没有姓名也无年龄，又无号码，也许是直江自己拍照的。伦子一边整理口袋一边朝纸箱里窥视。那里也塞满了 x 光片袋，依然是只有日期，没有姓名和年龄。底片上却印有直江的名字。日期间隔有 20 天的也有五天的，还有一天的。7 月以前的 X 光片袋则是直江以前供职的 T 大学附属医院的。

难道他在研究骨骼?

从这么频繁拍照的情况看来，不能认为是病。再说，从来也没听直江说过哪里不好。也许他正在用自己的独特方法研究腰骨。然而，用自己的腰骨去做研究也太超乎寻常了。

“怪人!”

伦子正在自言自语时，电话铃响了。她好像干坏事被人发现了的孩子一样，急忙把底片装回口袋里。电话丁零零、丁零零地响个不停。特别在这个十分宁静的屋子里，铃声就更显得响亮。

伦子迷惘了。虽然直江同意她留在这里，但在单身汉的房间里有个女人可非同一般。不慎将听筒拿起来，会不会给直江造成影响?如果是医院打来的，那就等于把两个人的关系公布于众了。伦子缩小身躯静静等待电话自停，但铃声似乎不想停下来，依旧疯狂地吼叫着。

忽然，伦子认为也许是直江打来的。也许他想告诉我因为花城纯子的治疗要迟些回来。是接呢，还是不接?她犹豫不定。看它这么执拗地神态说不定就是直江，但心里却没有把握。如果是他，他准会发火。铃声继续响个不停。

总之，先接一下看看。伦子悄悄拿起听筒，电话机丁零一声，鸣声停止了。

“喂，喂!”传过来的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喂，喂!”从第二次的声音中可以推断出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我是三树子。”

“三树子?”伦子捂上话筒喃喃地说。

“您是大夫吧……”伦子想：这语声似乎在哪里听到过。“怎么啦?大夫!奇怪。”

电话里对方只顾不住地说，伦子则不敢大声出气，悄悄地把听筒放回原处。

房间里又恢复了宁静，伦子坐在电话机旁反复捉摸起听过的语声来。这声音中包含着隐情，似乎听到过又确认不了。护士当中没有叫三树子的，如果是医院以外的人可就不易判断了。

伦子怀着难以理解的心情回到了壁橱前，x 光片仍然散乱在榻榻米上。她把它们装进袋子里放回纸箱，又把原来堆放着的旧书按原样堆起来，关上拉门。

伦子拿着抹布站起来时，门铃响了。从锁孔中看去直江站在走廊里，伦子放心地开了锁，将门打开。

“回来得好快呀。”

“坐出租车回来的。”外面似乎很冷，直江立起了大衣领。

“花城小姐怎么样了?”

“稍有出血。”

“不要紧吗?”

“先给她输液，不要紧。”直江说着，视线落到伦子手里拿着的抹布上。

“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灰尘太多，各处擦了擦。”

直江边脱大衣边看伦子，很不高兴地说：

“我劝你不要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可是，你看到处的灰尘。”一片好心擦拭之后反而遭到训斥，伦子感到委屈。“书架上壁橱里，所有角落都满是灰尘。”

“壁橱?”直江目光锐利地反问，“你把壁橱打开了?”

直江走到壁橱前打开橱门，里面跟伦子打开前并没变样，上层堆的是被褥类，下层是杂志类。直江像探索什么似的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回头问：

“你翻弄里边的东西了吗?”

“只擦了擦橱底、拉门槛。”

“不曾翻弄里面的东西吧?”

对这突然的严厉的质问，伦子只得摇头否认。

“真的不曾翻弄?”

“真的。”

直江又一次带着疑惑的目光看了一遍壁橱里的一切，然后才关上拉门。

“这里面装着十分重要的同医学研究有关的资料，打扫时也不要随意摆弄它。”

“什么也没摆弄。”伦子忐忑不安地回答，因为她曾把纸箱上的书弄散过，又看了 X 光片。不过，弄散之后她又放回原处，恢复了原状，看来不会有问题。但从直江的怒气来看，这事非同小可。她从没见过态度如此严厉的直江，伦子觉得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感到内疚。

“当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不要干些多余的事。”

“知道了。”

“给我拿和服来!”

直江终于恢复了平常的平静语调，动手脱去西服。伦子把他的西服挂到衣架上，又从身后给他穿上和服，举止如同妻子一般。

“您该吃饭了。”

“嗯。”直江回答了一句之后又像想起了什么事说，“真对不起，今晚你不要在这里睡了。”

“要我立刻走?”

“是。”

“您吃饭的事呢?”

“不必啦。”

“有谁到这里来?”

“没有……”

“您还生我的气吗?”

“只是想一个人呆会儿。”

既然说得这么明确，伦子也不得不走了。然而，她觉得他的心情转变得太突然了。难道是去医院之后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或是刚才他不在家时给他擦拭房间惹恼了他?尽管摸不透他的本意，但他的话语也太不尽人情了。

伦子生气了。

“那么，我就走。寿司放在这里。”

尽管心里生气，伦子仍未表露于外。

“再见!”

伦子以为直江会向她说些什么，但他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看着他的侧脸，伦子补充一句说：

“您不在的时候，有个电话，是个女子打来的，叫三树子。”

“……”

“她说她就到您这里来。”最后这句话是伦子有意捏造的。不知直江是听着还是没听，依旧叉着两臂注视前方。“再过一会儿也许还给您来电话。”说完以后，伦子用力关上了门，走了出去。

## 第十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4 17:58:36　字数：3661

次日天刚亮便下起雨来。伦子对昨晚直江撵她回家的事疑惑不解，一夜未睡好。她带着睡眠不足的困倦神情来到医院。护士休息室里花城纯子的事成了热门话题。

“哎呀，可不得了啦!”昨晚值夜班的宫川百合子成了中心发言人，她很是得意洋洋。“杂志社的记者们一齐拥来，光是阻拦他们就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们怎么知道的?”

“还不是因为在《蝴蝶季节》拍电视后有个记者招待会嘛，恰在那时她倒下去了。好家伙，杂志社的记者们听说在这里住院，便一下子奔上来了。”

《蝴蝶季节》是花城纯子第二次引起轰动的流行歌曲，与《阳春》一同被定为制作录像片的。昨天晚上安排她与男主角I握手照相，然后接受《女性周刊杂志》的记者采访。在这期间纯子忽然昏倒在地，事情就不一般了。

“是在记者招待会上昏倒的?”

“不，不!据大庭先生说，招待会在前，那时，她的脸色就很难看。不过，好歹总算挺下来了。之后让她同男主角I边握手边笑时，突然，脸面抽搐起来，喊了一声“啊!”便扑通一下昏倒了。”百合子的讲演够得上是音容并茂，形象逼真了。

“跟她握手的那位男演员 I 也吓了一跳，听说也大声喊叫起来。”

“这么说，照片没拍成喽?”

“听说只拍了两叁张。你知道，在那种时候总是要拍照很多次

的。例如在强光下要求她笑一笑，朝这边看!要她摆出各种姿势来，不是吗?”

“她也许自始至终都在硬撑着，但是再也坚持住了，才……”

“这么说，是倒在地板上了?”

另一个护士问。她们对于自己无关的较残酷的话题似乎很感兴趣。

“当她昏倒以后，马上就让她躺在旁边的沙发上了。”

“那是在旅馆的大厅里?”

“不是旅馆大厅，好像是在为记者招待会准备的会议厅里。”

“当时，纯子穿着什么衣服?”

“哎哟嗬，简直棒极啦!薄绸衬裙上套穿纯黄雪纺绸的晚礼服，这地方还有两只红蓝颜色的大凤蝶。”

百合子用两手在自己腹部画了两个圆。

“是这么大的两只蝴蝶扑展着翅膀!”她画的圆简直大得跟整个下腹相同。

“这么大胆设计的花样集中于一点的晚礼服，我还真没见过。”

“为了同她的歌曲相搭配嘛。”

“那当然啦，就是穿着那衣服倒下的。”

护士们一齐去想象穿着蝴蝶晚礼服倒向地板时的情景。

“那一定很美。”

“什么呀?”

“我说的是那蝴蝶。”

“那还用说吗，可就是在那蝴蝶图案底下出了血。”护士们面面相觑。“蝴蝶的位置正好在那地方。”

“真烦人，百合子这死丫头!”护士们嘻嘻地笑了。“里边和外边可大不一样!”

“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吧?”

护士们为只有她们几个知道名歌星的隐私感到喜悦。

“后来，她就这么被抬进医院了?”

“刮宫的事只有经纪人一个人知道。若是给她脱掉了脏衣服，岂不要当场出丑!”

“到医院后是个什么情形?”

“脸色苍白，但是美极啦，足以使人大吃一惊。”

百合子把两手放在胸前，仿佛在回忆似的两眼朝上凝望。

“她昏迷过去了?”

“倒也不像，只是闭着眼睛，喊她也不回答。血压也偏低。”

“就那么抬进来的?”

“可不是。当我告诉给直江医师时，他说：‘把患者马上抬进手术室去!’”

“她还穿着蝴蝶晚礼服?”

“那当然。我真没想到她穿着那么动人的礼服。在无影灯下，晚礼服上的大蝴蝶几乎要翩翩起舞了。直江医师走进手术室时，看了

这情景，也一下子愣住了。”

“后来怎样了呢?”

亚纪子最先催促她说。

“哎哟哟，这位医师也够吓人的。他先问：‘血压多少?’回答说‘80’之后，他手头麻利地就把她的礼服下摆全都给卷上去了。”

“真烦人!”

亚纪子夸大地皱了皱眉。然而，眼里却闪烁着欢乐的光芒。

“卷起来之后，就刺溜刺溜往下扒裤叉、扒下长统袜。”

“他一个人?”

“当然我们也帮了他一把。”

“这么说，那蝴蝶翻个底朝天喽!”

“那可不。全都掀到脸上去了，接着就检查生殖器。”

“后来怎样了?”

“堵在那里的棉塞全都是血。”

“可能是出血了。”

“是顺着大腿内侧流出来的。”

“简直是一部歌星的残酷故事啦。”女人们个个惊奇地点了点头。

“简直是个疯子!”

“那么，现在好些了吗?”

“打一针止血剂，给她重新洗净阴部，塞上棉塞。因为不是大血管破裂，所以问题不大。”

“是啊。”

“输液之后，今早一定能见好。那个经纪人足足守护了一夜。”

“那经纪人和花城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亚纪子问。

“嗯，像是有点什么。”

“我认为绝对有关系。”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经纪人同她也过于亲昵了。昨天换下的乳罩和衬裙等物都让经纪人毫不在乎地拿走了。”

“她难受时还让经纪人抓着她的手。”

“不过，这次打掉的胎儿可不像是他的。现在来送鲜花和水果的人络绎不绝，其中还有谷本健次。”

“对啦，她和那个男歌星也有关系，上次周刊杂志不是也刊登了吗?”

“演艺界真是个怪地方!”

护士们再次叹息了一阵。

那天直江来给花城纯子查房巡诊是在下午两点。不知什么原因，直江那天又是 10 点多钟才来上班，所以上午没有时间查病房。

伦子为昨晚的事耿耿于怀，满心不快地跟直江两个人去查房。但对去看花城纯子倒有些兴趣，所以，才勉强陪同直江去了。

“把血压计给我拿来!”

临走出护士休息室时，直江像完全忘掉了昨晚临别时的龃龉，心平气和地说。

伦子在直江身后一步远的地方走着，回忆起昨晚在壁橱里看到的 x 光片。她想：如果那是直江的脊骨照片，那么，在前面走着的这副脊骨该是与那照片相同的骨骼白影。

为什么他总是专照自己的骨头呢?

这件事她在昨晚反复想了多次而不得其解。想去问问他，但有种预感，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光是擦一擦壁橱的边角就惹得他怒火中烧，如果把偷看 X 光片的事也向他交待了，保不住两人的关系会因此而决裂。伦子并不想为弄清这事而破坏两人之间的关系。

那件事最好是忘掉不提。

伦子一边提醒自己，一边望着直江白衣里的白色骨头。

花城纯子病房的入口处醒目地贴着一张“谢绝会客”的告示两人轻轻敲门走了进去。纯子在绿色的窗帘下闭着眼，眼影、假睫毛、脂粉化妆物等已经全部洗掉，只有纯子的端庄小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

“她睡着了，是吗?”

“一个小时前醒过一次，可又……”经纪人想要把她叫醒碰碰被端的肩膀。

“不，她若是睡着了就不必叫。”直江从被角伸进手去拿起纯子的细细手腕，诊起脉来。

“住院后，没有特殊变化吧。”

“是的，几乎是睡了又睡。”

经纪人似乎很抱歉的样子，低下头去。

“那就让她好好睡吧，不要惊动她。”

昨夜的失败好像给了他一个教训，经纪人老老实实地听命了。

“吃饭了吗?”

“从昨晚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一会儿她醒过来，不管什么都行，得让她吃点儿。”

“明白了。”

直江刚要走，经纪人把他叫住。

“发生这事之后，我又来问您这种事，也太不尽人情，不过，她需要多少天才能……”

“最好住上四五天医院。你又想往哪里折腾她?”

“不不，下次再也不敢了。她在那么多人面前倒了下去，即使取消日程，人们也能理解。”

“原来是这样!”

“我也被制片厂厂长狠狠训斥了一顿。”

“为什么?”

“前几天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纯子的手术对厂长也没说。他责备我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他。”

“你为什么要隐瞒呢?”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经纪人搔了一下头顶，接着说，“于是，我就同厂长商量，趁此机会让纯子好好休息一下，彻底给她治好。”

“那就住院一周吧。”

“这事没啥问题。只是新闻记者太讨厌。”

“让我怎么做呢?”

“我想周刊杂志和演艺新闻的记者们今天要来采访，您是否能在病名上给周旋一下?”

直江两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沉思了一下。

“那就说是阑尾炎吧。”

“这病名合乎她的症状吗?”

“就说她感到疼痛时打了药针，勉强去演出了，但因化脓破裂，发生了短暂性休克。”

“那么，住院时间呢?”

“就住一周吧，等一等，她没动过阑尾手术吧?”

“是的，没有刀痕。”

“割过阑尾却没有刀痕是不是太滑稽了，不过只要能瞒过记者也就行了。”

“您说得对，请多关照。”

经纪人又搓手鞠躬。

## 第十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4 17:59:10　字数：4343

那天晚上的值班医生是外科的小桥。护士照例是高木亚纪子和见习护士川合友子两人。

值班之夜，小桥总是看电视或到护士值班室同护士们闲聊。然而，护士们在晚间安然闲聊总要过 9 点熄灯以后才行。因为在 9 点前常有患者来看病，住院患者也常有这事那事。虽然，医生无事可做但护士却是忙得不可开交。

这天晚上 8 点前，门诊室有 5 个人来看病，其中的 3 位本该在白天来院医治，因为有事耽搁没来成，不得不在夜间来。另一位是 5 岁小孩，说是头痛，由母亲带来的。一测体温，高达 38 度，扁桃腺肿起。小桥医师用复方碘溶液让他漱了口，注射后又给了他解热药和抗生素糖浆。

另外一人是被救护车送来的。他登上宫益坂的坡道后倒在了路旁，被路人发现，向 110 号电话报警，才被送来的。

患者的脸色苍白，没有精神，眼神茫然若失。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不是一般的疲劳症而是带有其他慢性病。年龄在 60 岁上下，头发多半以上是白色的，掉了牙齿，说话时口齿不清。他穿着套装西服，外罩大衣，但都已弄脏，大衣底摆裂着口子。

“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衣服里侧有一个写着姓名、住址的布条，据此可知他是并木桥附近的人，叫上野幸吉。”救护队员回答护士的问话说，“刚才给他家挂了电话，估计他的家属立刻就能来。”

小桥为他量了血压，做了听诊。血压是 130～90，从年龄看并不算高，或许还是低血压患者。听诊时，没有发现胸部异常，但心脏好像有些杂音。因为小桥是外科医生，所以对内科没有把握。况且

作为医师他也还是个新手。他认为也许是心肌梗塞发作，但他又没有痛苦的样子。他只像疲劳过度的人那样瘫痪无力。倘若是白天，可以使用各种检测手段，但因在晚间却是无可奈何。

“总之，先给他打一针葡萄糖加强心剂，观察一下再说。”

小桥把注射的内容写进了病历卡。

“那么，让他住院?”

“是的，也不能让他这么回去呀。”

“住哪间病房呢?”

亚纪子看着躺在诊察床上的闭着眼的患者说。这个患者不论从哪方面看，他都不是一个富裕的人。

“没有普通病房吗?”

“全都满员。”

“三等呢?”

“空着一个床位，听说明天或后天有人要来住院。”

“好吧，总之先让他住进去。”

“每日差额为一千日元①。”

“我知道，少说废话，快把他送到病房去!”

小桥向提出价钱的亚纪子瞪了一眼。

由于考虑到亚纪子的体面，小桥没有去护士休息室，他回到院部独自沏茶自饮。看看表，已是 8 点 30 分了。

这医院动辄提出钱的事，每逢患者来，都要鉴别一下他能有多少钱，然后才能给他住相应的病房。若是把精力都用在那地方，怎

能静下心来去治病呢?

在大学医院里就没有考虑这事的必要。让患者住院与否，是根据医学上判定有无住院的必要，只需考虑有无病房便可。至于患者钱包里有多少钱,则无必要考虑。这种事完全是医院办事人员的工作，医生从不过问。从这点看，在私人医院供职是很困难的。与其说考虑病症，不如说优先考虑“有钱否”,“哪类保险”等，当把这些事弄清以后，才能开始进行治疗。

①加入健康保险的人就诊住院只能住通铺，若住其他等级的病房，其差额自付。

特等啦、一等啦地另眼相看，真让人伤脑筋。

小桥对于这个医院只根据患者经济能力去决定病房种类的做法，颇为不满。重病患者就应该挪到单间去，轻病患者就该搬到大病房去，这才是真正区别患者的原则。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住在一等和特等的人，根据病情判断，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多数人是来歇歇筋骨的。

小桥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是由父亲——龟户铁板工厂的工人——勤勤恳恳培养成人的。他只感到这些住在一天 1．5 万日元病房里的、悠闲疗养的患者是群疯子。

“是一群混蛋!”

他又喃喃地嘟囔了一句，把凉茶喝了下去。喝完茶，正想打开电视机而站起来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机和电视机正处于相反方向。

“东方医院吗?”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请找值班医师说话。”

“我就是。”

“啊，您就是医师，夜深了还来打扰您，实在对不起!”听口气侮像是熟人，却不知是谁。“贵院里有个叫花城纯子的患者住院吗?”

小桥知道花城在两天前动了手术，昨晚引发了再出血。

“后来病况如何?”

“您是哪位?”

“我是花城纯子的好友，叫村井，非常担心她病后的变化。”

“没有什么，已经平稳多了。”

“是吗?还需要住几天院才行呢?”

“住上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噢，也就是两三天啦。”

“上次不慎让她早出了院，很糟糕。不过，只是短暂性流血，不要紧。”

“还流血啦?”

“因为我没负责给她治病，不甚详知，好像情况就是那样。”

“当时也把我给吓坏了。”

“我想有三个多月了，非同小可啊!因为这是异常的病例。”

“是吗?”

“当然啦，好容易怀上了的，还得强行做人流。”

“什么?”

“就是用人工把它强制刮出来。”

“是人流?”

“是的，这种事是违背常规的，是不自然的。”

“这么说，还要住院两天?”

“因为她很富有，住多少天我也不知道。”

“实在对不起，先生您贵姓?”

“我姓小桥。”

“是内科医师吗?”

“是外科。”

“蒙您诚恳相告，实在感谢。以后也请多多关照。”

电话就此挂断了。小桥觉得由于花城纯子的事耗费了他的宝贵时间，很不愉快。尽管她是一时的新闻人物，可深更半夜闯来接受刮宫打胎，第二天又由于日程所迫，强行出院。尔后又因手术后流血抬了回来，真够呛！但她住着一天 1．5 万日元的病房，还有个经纪人、护理员侍候在身边，舒舒服服地睡着。去查房巡诊时，问她病况也不好好回答，全靠她周围的人代她应付两句。这是傲慢还是愚蠢?虽然谁也弄不清，但可认定她不正常。

固然，可以用“这个患者是演艺界的人，不晓得世间事物”之类的话蒙混过去。然而，小桥却觉得听凭这个女流氓歌手要动手术就动手术，要诊察就诊察的直江，应当受到斥责。即使此时是受雇于私人医院的医生，可从前毕竟是大学医院负有盛名的奇才外科大夫，岂能听从花城纯子的经纪人摆布呢?

直江医师原来在金钱面前也是个小人!太遗憾了，小桥不由得为他叹息。

电视机的节目是介绍本周的流行歌曲。歌星一个接一个地演出。主持人是个面熟的男性，他很能开玩笑。当他叫来一个矮子子女歌手时，那个女歌手用她一贯的嘶哑声音相互对话。两三句之后，主持人问：

“那么，花城纯子倒下去了，你不要紧吗?”

“是的，我是很健壮的。”

“你可得小心点儿。一个人倒下之后，就会依次传染下去。噢，对啦，阑尾炎是不传染的呀。”

“你别信口开河啦!”

一阵笑声过后，女歌手忽然板起脸来，面对话筒。

“阑尾炎?”

小桥看着电视自言自语说。刚才确实听到主持人说的是阑尾炎。后来又说：“你别信口开河啦!”两人相视而笑。“你别信口开河”这句话不是针对花城纯子因阑尾炎而住院的事，而是针对主持人所开玩笑“传染”的。

这么说，在歌手们中间花城纯子的病状是按阑尾炎宣布的。

小桥忽然感到不安了。他觉得他说了不该说的话。他关掉电视往休息室走去。

在护士休息室里只有川合友子一个人往体温板上用红铅笔记录着检查体温的结果。

“高木君呢?”

“到刚才救护车送来的那个住院患者那里去了。”

小桥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盯着前方。那里有药品架，有吊着的输液瓶，有器械架，这个护士休息室俨然一个小工厂。

“那老爷子的家属来了吗?”

“听说马上就来。他们家只是老夫妻俩。”

“他参加保险了吧。”

“据警察说，他有救济户的保险。”

“他原来是接受生活救济的人!”

他自己曾经斥责亚纪子说：“不要理睬钱的事!”但听说患者是救济户时，他也觉得厌烦起来。

“还没弄清。”

“若是救济户，院长准不高兴。”

当小桥心慌意乱地站起来时，亚纪子返回来了。亚纪子看见小桥在休息室里，马上说：

“那位老爷子现在打着冷颤，体温 39 度。”

“竟是这样……”

他以为血压低，只是临时性贫血，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是不是哪里发疼?”

“倒没发现。只是呼吸急促。”

“真是怪事。”

究竟是什么病呢?小桥捉摸不透。

“总之，先打一针灭启龙解热剂!”

小桥指示使用解热剂之后松了一口气，朝亚纪子那边望去。

但见她的右手拿着一个尿壶，里面装有半壶尿。

“那是那个老爷子的尿?”

“不，是花城小姐的。”

亚纪子稍稍举高一点儿说。霎时间，壶中的

黄色液体在灯光下动荡了一下。

“连尿都要给她接吗?”

“从昨天到今晚，直江医师指示要给她接尿。”

“手术的次日就去拍电视了，还有什么必要接尿。”

“因为上一次弄砸了，是不是想慎重地处理一下?”

“她那样的，让她走着去尿也没事。”

“一直躺到现在没起来过。”

“而且还让你们像对待王爷一样给她接尿!”

亚纪子把尿壶交给站在旁边听谈话的友子。

“我说，能替我把它倒掉吗?”

友子是半年前来到医院的见习护士，立刻顺从地接过尿壶走出去了。

“那个花城纯子堕胎的事对外还保密吗?”

“据直江医师说，对外部人一律要说是阑尾炎。”

“原来如此!”

“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有个男子打来电话。”

“他说希望找您谈谈，我才把电话拨到院部的。”

亚纪子坐在同小桥对面的椅子上说。

“我对他说了花城纯子是因为堕胎住院的。”

“真的吗?”

“他说他是她的挚友，我才……”

“不致于是杂志社的人吧?”

“不知道。”

“您没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电话里光是他说，我插不上话。”

“若是泄露出去，可就不得了啦!”

“这么说，知道真相的只有那个经纪人啦?”

“还有一个护理人和制片厂厂长，另外再也没人知道。即便是有人前来探望，也不让见，只由经纪人出面谢绝就是了。”

“是这样!”

小桥咬了咬嘴唇，仿佛他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

## 第十章 03

更新时间 2009-8-14 18:00:24　字数：3483

“总之，先向花城小姐打听一下，问她是否认识这个叫村井的人。”

“不必啦，事到如今，问也没用。”

“可是，如果真是位挚友，我们就可放心啦。”

“这种事，没关系!”

尽管小桥觉得事情糟糕，却仍正颜厉色地说:“医生对于前来打听患者病情的人，一概抱着怀疑态度，非得刨根问底，弄清人家身分才来回答提问，岂有此理!”

“不过，花城小姐不是一般人哪。”

“这一点就是歪理，一般也好，不一般也好，到头来她还不是个患者?”

“这点倒是对的，不过……”

“一般说来，这医院对富翁、名人是不是过分恭维了?”兴奋时，小桥的毛病是嘴角微微抽搐。“歌星和刚才住院的老爷子在‘人’这一点上毫无差别。”

“那当然，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呀。”

“医学上的治疗，从不考虑这些事。”

“可是，您没听直江医师说这次是按阑尾炎处理的吗?”

“没听说。”

“太奇怪啦，今天下午周刊杂志的记者来访时，直江医师是那么说的。护士长也通知我们说，当局外人问及此事时，一律不要泄露。”

“总之，这不关我的事!”

小桥说这话时，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亚纪子回过头来拿起听筒，小桥交叉双臂望着窗口，尽管嘴里说着不关我的事，可心里并不踏实。

“请稍候!”亚纪子用手掌捂住话筒转过脸来说,“来啦,《妇女周刊》杂志社的。”

“什么事?”小桥心情不快地皱着眉。

“还用问吗?花城小姐的事呗!”

“告诉他我不在!”

亚纪子点头,朝话筒说:“啊,小桥医师已经回家了。”稍停了一下,又答道,“他急着回家了……啊?这个,我不太知道。”

又交谈了两三句之后,亚纪子放下了听筒。

“他说:您肯定在医院里,非见您不可,态度强硬极啦!”

“肯定在医院?”

“您说,刚才挂电话来的村井,是不是《妇女周刊》的记者?”

“不致于吧。”

“可他说:‘一小时前还在医院里,怎么就不在啦?’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呢?再说,他指名道姓地说要小桥医师听电话。”

的确,村井打来电话时,小桥把自己的姓名和是外科医生的事全告诉了他。

“他说他跟花城小姐很亲密是指作为杂志社记者的‘亲密’,不是吗?”

“是吗?”小桥忿忿地站起来,“原来是这么个卑鄙家伙。”

“我觉得这事最好同直江医师联系一下。”

亚纪子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职员名册来。

“最好今晚就用电话同他联系。”

“等一等!”小桥从亚纪子手中夺过听筒进行制止。“不挂也行。”

“为什么?”

“没有事。”

“可是，那会使直江医师为难的呀!照这样看来，《妇女周刊》的记者会抢功似的一下子拥上来。”

“愿意来就让他们来吧。”

小桥心烦意乱地重新坐到椅子上。

“同一所医院的医生各执一词，不太怪吗?”

“怪也没法。”

“别不讲道理嘛!”

吵起嘴来，亚纪子就使出恋人之间的腔调，亲昵无间了。

“你这么说话，直江医师的面子往哪搁?”

“没有面子的是我。花城纯子是阑尾炎的事我还从未听说过。上次给她做手术时也没对我说过，我虽然是个医生，反倒不如一个护士!”

纯情直率的小桥最易发火，亚纪子在这方面感到男性的魅力，也怀着不安。

“我认为不是他有什么恶意没有通知你，也许是忘记了。”

“哼，头脑那么清晰的人决不会忘记!”

“这样吧，由我来轻描淡写地说明一下。”

见习护士川合回到值班室来了，亚纪子压低嗓音说。

“您可以什么都不说。”

“我只是说了事实真相，没有必要道歉。”

小桥怒冲冲地留了一句气话，故意耸了耸肩膀，走出护士值班室。

正如两人所估计的那样。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妇女周刊》编辑部又来了电话。电话的内容不外乎是再一次询问花城纯子的详细病情。直江谢绝说：昨天已经谈过，没有必要会见。

然而，《妇女周刊》的记者觑准一点到两点的医院午休时间，直接闯了进来。

“我已经谢绝了，但是他说只占用一点点时间，就是不走。”

挂号室的女办事员已经根据直江的指示转达了拒绝之意，但她又用电话报告说。

“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吃完午饭，在院部正同 x 光技师泽田下着围棋的直江刚刚下完一盘，很不耐烦地站起来。

记者坐在会客室的椅子上等着，一个瘦高个子和另一个成反比的矮胖子。

“在您百忙中前来打扰，对不起!”

瘦子递过来一张名片，他叫田边。另一个是摄影师。

“关于花城小姐的情况昨天我记得已经说过了，怎么……”

“您是已经说过了，但是，是这么回事……”

瘦子说到此处时，闪光灯亮了一下。原来是摄影师从直江的

斜前方照了相。

“给我照相能给你们增添什么材料吗?”

“我们只是想照张花城小姐主治医生的相片，别无他意。”

记者代替年轻摄影师做了回答。直江不悦地一声不响。

“先谈谈她的病，到底是不是阑尾炎呢?”

“是的，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然而，也有传言说她是堕胎了，是这样吗?”记者死盯着直江

的表情，但却找不出一丝变化。

“在旅馆倒下的原因，有人说，是由于手术后马上出场演出，引起了流血，您以为如何?”

直江把对方的名片重新审视了一遍，反问:

“这话是谁说的?”

“从有关方面听到的……”

“我昨天已说过，是阑尾炎!”

“这不是我们任意捏造的谣言。是从可靠方面泄露出来的。”

“所以，我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打听一下真实情况，我认为您隐瞒了事实。”

“没有隐瞒。”

“请您说实话，大夫，求求您啦!”记者的语调尽管有些哀求，但那两只眼睛却是警觉地等候着。

“是堕胎了吧?”

“不是!”

直江望着入口处发光的玻璃门。

“您别这么说，我们可有确凿的证据啊。”

“那是你们随意炮制的证据。”

“那我就如实摊开了。听到以后请您别惊慌。泄露花城纯子堕胎消息的正是你们医院的人!”记者滴溜地转身环视了一下室内，会客室里因为午休没有旁人，挂号室里只有一个值班的女办事员钩着花边。

“您猜猜是谁?”

“猜不着。”

“说这话的人正是你们医院的大夫。”

顿时，直江脸上掠过了一丝感情变化。但只是一闪而过，马上就恢复了平常的冷酷表情。

“而且是您的同行，外科的小桥医师。”记者带着胜利的自豪说，“昨天晚上我很想知道一点她住院后的情况，便挂了电话，您说怎的，事出偶然，是他接了电话，对我说了所有真情。”

“……”

“昏倒在旅馆时，从她那里流血的事也告诉我了。事到如今您还说是阑尾炎吗?”

闪光灯又闪亮了，直江瞪着摄影师，然后问记者：

“你们要说的话就这些吗?”

“有了这么多确凿证据您还要隐瞒的话，我们就把事实原原

本本地登出去。”

“这种事够登报吗?”

“当然够登报。提起花城纯子来，现在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歌星，她在旅馆的演艺记者招待会上同主演的男主角 I 正在握手时倒下去的，像她那么天真纯洁的小脸，有谁会相信她能怀孕呢?”也许因为兴奋的缘故，记者像连珠炮似的说了出来。“登载这样的消息，我们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登了它，今后我们对花城纯子的采访将被拒之门外的。”

直江正在专心地观看记者身后镶嵌在墙上的热带鱼水箱，那里面的黄绿相间条纹的蝴蝶鱼正在悠然畅游。

“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决非偶然，请对我们明确说一下，不是阑尾炎吧?”

“不对!”

“大夫，请别再隐瞒，说实话吧，我可真要按堕胎发稿了。”

“那你就发吧。”

“还是这么回事啦?”

“我已经说过，不对!”

“那您为什么说让我发稿?”

“因为你说想发稿。”

记者惊叹了一声。

“我是花城纯子的主治医生，我说这个不对，你若是还不明白，那就随你的便!”

直江一转身朝电梯口走去。记者和摄影师眼巴巴地瞧着这个瘦身的左肩稍稍垂下的直江背影。

“真是个倔犟的家伙!”

当记者无可奈何地咋舌时，直江的身影早已消失在电梯里了。

第十章 04

更新时间 2009-8-14 18:01:42　字数：2049

在二楼的医院办公室里，院长行田佑太郎正同护士长关口鹤代交谈着什么。他妻子律子今天没到医院来，有两名办事员正在填写着健康保险申请书的报表。

“那么，病名还没弄清?”院长一边看病历卡一边问。

“今早，直江医师看了之后说，可能是血液疾病。”

“血液病?”

“今天下达了各种检测指示，四五天内可以查清。”

“是吗?”

院长瞪眼看着病历卡呻吟了一声。这个患者就是小桥值班时用救护车送来的那个老人。两小时后，他的妻子来到医院，确认他就是上野幸吉。他从前干过废品回收，数年前腰腿不听使唤，倒在床上的日子便增多了。妻子因风湿性关节炎也不能给餐馆洗碟碗了，于是，他便靠政府的救济维持生活保护。

院长不喜欢穷人，也不喜欢救济户的患者。

“说是老人，可他才 52 岁呀!”

“是这样，从表面上看他好像 60 岁以上的人了。”

52 岁，与院长的年龄不相上下。然而，开医院的人讲不得同情。

“把救济户患者安排到三等病房里，他能付起差额吗?”

“是有这个问题。”

“这可不是‘有这个问题’就算完了，你得给我牢牢地掌握住原则才行啊。”

“可是，那是由值班的小桥医师批示的，当护士的怎好插嘴说长道短哪?”

“正因为如此，你们当护士的才应当因势利导。小桥医师当上大夫不久，挺着胸膛喊什么正义、正义的，因为他还不了解现实。”

“您的话虽然是对的，可对方是医师啊。那些比他年轻的护士能向大夫说：‘请别让这人住院’的话吗?”

“我并没说不让他住院。我是说靠政府救济生活的患者让他住进大病房就行。我们何必把明天要住院的患者推开，硬收这个付差额的人进病房呢?”

“当时也是因为没有病房，不过，也不能因为他是救济户就撵他回去。”

“这就看你怎么处理了。你不会说‘我们这里要住院的人太多，又没有病房，是不是请您到别的医院去试一试’，这样就不会触怒他，老实说，昨天晚上那件事就该这么处理。”

“当时以为他暂住一夜就可稳定下来，小桥医师也是这么想的。”

“从大学医院来的大夫，尽干些无聊的实验，编造些谬论，一点也不体谅私人医院的难处。”

“这些事最好由院长您直接向他传达，我们当护士的只能听从大夫的指示。”

“这些话对那些年轻医生说也没用。”

院长说完，把脸转向办事员，求她倒杯茶。

护士长好像想起了什么，看了一下表。

时针指着 2 点 10 分。

“哎呀，我该走啦。”

“按照目前情况，那个患者暂时动不了啦?”

“是的，动不了啦。”

“护理的事怎么办呢?”

“老太太一直陪伴着。”

“救济户的诊疗费支付总要比别处晚三个月，再说监督得也特严。用药和打针稍稍多一点马上就给删减，大学医院的医师们本该知道这些的。”

院长仍然唠唠叨叨。

“大学的讲义里恐怕不讲这些事吧。”

也许是因为服务年限长有点功劳，护士长硬装糊涂开了一句玩笑。虽然她是个饶舌家，但院长也愿意同她谈论些医院的事情。

“过不多久当他自己开医院时就会明白。”院长似乎无计可施，把病历卡退还给护士长了。

“今天您要在 3 点钟出去，对吧?”

“是的。可我问你，花城纯子怎样啦?”

“没有特别变化。”

“躺着吗?”

“有时躺着，有时起来。”

“穿着什么衣服睡?是睡衣还是和服?”

“穿睡衣。”

“我真想看看她。”

“真烦人!”

护士长轻轻瞪了院长一眼。

“我本想出面见见她，怎奈找不到适当的机会。”

“那您就以院长查房的名义去一下就得了。”

“倒也是。”

“然而，不懂得妇产科的大夫查房不有点儿怪吗?”

“正因为这个我才犹豫着。”

院长真是为难了似的深思起来。

“我想您同直江医师一起去，那是最好不过的。”

“直江医师真让人羡慕，他什么时候都能见到她。”

“好色之徒!”

护士长夸张地皱了一下眉头。身后的两名女办事员吃吃地笑

了。律子夫人在这里时，护士长决不敢用这么亲昵的语言说话，而院长也不能开这种玩笑。

“本来嘛，你想想，像她那样可爱的女孩子从来不让别人看的地方，他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看。当初我若当妇产科医生就好啦。”

“多脏啊，当妇产科大夫。”

“那是因为光看那里的缘故。按正理说那玩艺儿是想象的而不是看的。”

“听说她这次堕胎已是第三回了。”

“真的?”

院长把圆脸庞中的细眼睛睁到最大限度。

“这可不是扯谎，病历卡上写得明明白白。”

“真是难以置信，女人……”

“我去告诉直江医师就说：院长先生想看一下花城小姐。”

“嗯。”

院长坐在弹力极好的软垫椅子上，感慨不已。

## 第十一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6 11:17:32　字数：4736

志村伦子同 x 光技师泽田两人单独会面，是在花城纯子做完手术后三天的周六的傍晚。私人开办的医院，不管规模有多大，周六这天都和常日一样对外诊病，东方医院也不例外。两人相见是在下午 5

点下班之后，地点在伦子多次同直江相会过的道玄坂路上的“凤凰”咖啡馆。

伦子同泽田各自从医院出来，伦子到达后，没等上 5 分钟，泽田便走进咖啡馆了。

“您要点儿什么?”

“是啊，我要杯红茶吧。”

“再来杯柠檬茶。”

伦子亲自向侍者说。然后面对泽田：

“没让医院的任何人发现吧?”

“放心吧。”

“是吗，那就放心啦。”

伦子从手提包里取出香烟和打火机，点着了火。伦子抽烟是直江教的。护士吸烟并不稀奇，连年轻的宇野薰最近也常在休息室里抽起来。长时间的手术和夜班之后，从白大褂里解放出来时，抽一支烟，那才别有风味呢。

从前，伦子常见同伴们吸烟，自己也曾试着放到嘴里抽过。可是吸了两三口之后，便让它给噎住，呛得嗓子火辣辣的，以后再也不敢问津了。

然而，自从直江认识了伦子之后，便劝她吸烟。他说：

“我每逢看见女人高雅地吸着烟，就觉得开心。”

风流韵事之后，直江趴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劝说。伦子正式吸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直江乐呵呵地望着伦子忍耐烟草苦味的情景

和因烟呛而咳嗽的窘态。

“把嘴唇向前噘起来，像要把烟向前吐出去一样就妥。”

自从直江教会她吸烟以后，伦子现在虽然还没达到不吸不行的程度，但是，每天也要吸上四五支。

x 光技师泽田惊奇地望着伦子吸烟，呆了一会儿好像想起来了似的问道：

“你说有事，是什么事?”

昨天下午，伦子约他 5 点 30 分到这个咖啡馆来，说是有事要问。

泽田是 X 光技师培训夜校的学生，所以还没有取得 X 光技师的资格。由于医师允许他担任这项工作，所以表面上称是医师拍照的，而实际上却是泽田操作的。这在私人医院里倒是一条司空见惯的捷径。培训班在代代木，上课在晚上 7 点。下班后到去学校之前，在咖啡馆里喝杯茶的时间倒是有的。因为昨天是期末考试，所以才把约会延迟到今天。

“这倒是一个很奇妙的恳求……”伦子用她的细手指磕掉了烟灰，像探索什么似的看着泽田的脸，说，“是关于直江医师的事。”

泽田比伦子小 3 岁，他对正式护士的伦子也得遇事让三分。

“直江医师常到你那里照 x 光片吧。”霎时间泽田的脸颊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你也用不着隐瞒。因为我知道他每隔 20 天要照一次 X 光片。”

泽田为难地低垂了眼睛。看了这情景，伦子更有把握了。

“因此，我想问你，直江医师为什么专给自己的腰骨照 x 光片?”

“……”

“希望你能说真话，我已经看过了那些 X 光片了。”

“是真的?”

“那当然，你吃惊啦?”

“在哪里?”

“在哪里……某处。”伦子想说是在直江房间壁橱里看到的，但没说。

“太奇怪啦。”

“不过，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是直江医师对你说的?”

“他没说，是我凭直感。”

泽田把一大口柠檬茶含在口里，又一次惊讶地看着伦子。

“我所拍照的底片都放在别处保存着，你绝对看不到。”

“我不是在 x 光室看的，你尽管放心。”

“叫我太为难啦。”

“有什么为难的?只要你告诉我一声就行了。”看着叉起双臂陷入沉思的泽田，伦子更想问出个究竟了。“那是为研究，还是为病?”

“……”

“求求你啦，告诉我。拍 X 光片的事我已经全知道啦，你想隐瞒也不成。”

“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哪。”

“当然，我发誓。”

“直江医师严肃地告诫我，绝对不许对外人说。”

“这我知道。”

“那是一项研究。”

“真的?”

“这是我直接听他说的，没错。”

“不过，是照他自己的骨头，而且光是脊骨。”

“不，肋骨也有，腿骨、臂骨也有。”

“真的?”

“我可没说谎，因为都是我照的。”

伦子回忆了一下装着底片的纸箱子，同样的箱子有好几个。如果泽田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也许拍有臂、腿的 x 光片藏在别的箱子里。

“但是，这算得上是奇妙的研究喽。”

“据医师说，这是件非常有趣的研究。”

专照自己的骨头，哪里有趣呢?伦子无法理解直江的动机。

“每隔 20 天照一次吧。每次都照全身吗?”

“大体如此。”

“使用那么多的胶片，能行吗?”

“胶片费用由他自己支付。”

“就是说，自费购买?”

“我以批发价从生产厂家买来，不同医院的掺合到一起。”

这种研究也太过火了。伦子越发糊涂起来。

“那么，都在什么时候照呢?”

“他值夜班的时候，或是周日。”

“值夜班的时候?”

“是的，都是我从夜校回来之后照的。”

单身汉的泽田住在医院后院的护士宿舍的一个角落里。

“这我可不知啦。”

“拍照时，为了不让外人进去，X 光室要锁上门的。”

“这么说，直江医师在值夜班时，时常不知去向。”

“一般是说喝酒去了。”泽田笑着回答。

“难道不是真喝酒去啦?”

“一般是喝酒去了，但是，有时是在 X 光室里。”

“原来是这样!”伦子半惊呆半赞叹，但始终弄不清直江为什么要这么做。

“总之，这事千万不要说出去。他告诉我多次绝对不许对外人说。”

“我知道。”

伦子把凉了的咖啡一口全喝光了。

花城纯子的病情很快好转了。

记者招待会上的休克不过是因为手术后立即激烈运动所引起的一时陛流血而已，只要打上止血针，保持身体安静，就能治愈。

昏倒后的第二天，即从手术后的第三天起，她就能自己上厕所，去洗脸了。当然，洗漱间和厕所都在卧室旁边，不需出屋，免去了和其他患者见面的麻烦。这就是每日住院费 1．5 万日元病房的优势。

从第四天起，纯子薄施脂粉，涂了口红，仅此一桩就使得她那已失去生气的脸顿时恢复了活力，全屋都增添了光辉。纯子穿着粉红色睡衣半躺半坐在床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看周刊杂志和漫画之类。原来食欲不振的她，现在吃的也日见增多了。早餐是牛奶和半个甜瓜，中午是烤面包，火腿蛋外加柠檬鲜果汁。

那天午后，纯子手术后第一次下楼来到门诊的妇产科诊疗室。

平常的查房是在上午，只有纯子的生殖器诊察定在下午。这是因为妇产科的诊察台只有门诊一处，又因为上午门诊的一般患者拥挤不堪，为了避人耳目才这么做的。

下午 2 时，纯子穿着睡衣，上面罩着棉睡衣，戴着浅色太阳镜下楼到门诊来了。从六楼到二楼是乘电梯去的，然后，她又从二楼到一楼门诊部，这是顺着楼梯走下来的。在候诊室候诊的 3 个患者没有察觉到她，她安然地到了妇产科诊疗室。

来到诊疗室以后，纯子不待护士吩咐便立即脱掉了棉睡衣和衬裤，只剩下了乳罩和单睡衣。叫樱井的护理姑娘把纯子脱掉的衣服叠好放进衣筐里。屋里暖气很强，并不感到寒冷。

“请吧!”

妇产科的亚纪子说。

纯子手扶台边登上铺着黑色漆布的诊察台以后，便仰面躺在上面。

“请把身子再向前探出些!”

纯子按照要求把下半身向台边挪了挪，自动分开了两腿，纯子的皮肤不是白润而是近于苍白。

直江拿掉棉塞，观察内部，子宫口处还有轻微充血，但无出血。为她消毒后仍塞进了棉塞。当冰冷的消毒棉碰到她时，纯子的腰部猛地抖动了一下。这倒不是第一次，而是每次都这样。消毒后塞棉塞时，纯子说：

“大夫!”直江把棉塞塞进，抬起头来。“我还害有痔疮，能不能顺便治一下?”

直江用手指尖试探了一下棉塞的位置是否合适。

“疼得厉害，上厕所时总得花很长时间。”

“从什么时候起?”

“三年前念高中时就不好。”

纯子仍分开两腿，答道。

“以前治过吗?”

“总想去治，可没有机会，拖延至今。曾经插进过‘依尔吉坤，那种痔药。”

“是‘依尔可吉尔’吧。”

“对对，时常插进那种药。”

直江一边洗手一边点头。治疗完毕，纯子缓缓收拢起她美丽

的两腿。

“这一阵特别厉害，上一次去厕所时，花了 30 分钟，经纪人见我不在屋里，引起了一场大混乱。”说着，纯子独自笑了。

“给我拿指套来!”

直江命令亚纪子给他拿来诊察肛门用的手指胶套。

“好吧，顺便诊察一下吧。”

“我怎么办呢?要伏下身子吗?”

“不，是用两手抱在膝窝处翘高两腿。”

“真烦人，拿这架势。”

“但比现在这个姿势好吧。”

“是吗?”

“那还用说!”

亚纪子拿来指套和凡士林油，纯子慢吞吞地把手插到腿下。

“抱起腿来!”

“这么着?”纯子把两手放到膝下抱起两腿。

“再高些。”直江从后面捺了一下，纯子的膝盖差不多贴到脸上了。亚纪子从旁边压住她的腿向上身靠拢。扶在膝窝的纯子的左手中指上，有个又圆又大的蓝宝石戒指闪闪发光。

“好，要用肚子呼吸。”

纯子按照要求张开嘴向肚里吸气。灯光下那圆滚滚的白屁股朝天挺着，既紧凑细嫩，又圆滑丰满。

直江把戴着胶皮指套的食指，轻轻向肛门深处插进。

“好疼!”

“刚插进时是这样。”

亚纪子安慰说。

纯子微微张开口，皱着眉头，不时发出哎哟，哎哟地喊叫声。直江全然不理，只顾把插进的手指向左右转动。

痔疮是用时针表示法指示位置的，她在 3 时和 6 时处明显有内痔疙疸，顶端充血，一部糜烂破损，胶指套上沾有血污。8 时的位置上肛门粘膜的皱襞有吊钟状突出物，即外痔核也已形成，想不到这可爱的屁股上竟有这样严重的病症。“好啦!”

亚纪子告诉她之后，纯子这才把手松开，放下两腿。“糟透啦。”直江把沾有血污的指套从指头上扒掉扔进垃圾筒里“不动手术不行吗?”

纯子因疼痛眨巴着湿润的眼睛。

“不行。”

“一定需要很多天吧?”

“要做根治手术的话，必须要用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吗?”纯子从床上坐起来，放下睡衣下摆“若是光摘除痔核的手术，倒用不了那么多天。”

“半个月左右?”

“唔，大致差不多。”

“治它一下子?”

“不治你可太可怜啦。”

“厉害时，大声说话都感到震颤。”

“时常出血吧?”

“是的。”

“你的脸色苍白、贫血，就是因为这痔疮。”

“我该怎么办呢?”

纯子用她那秋水般的诱人双眸盯着直江。

“这得同经纪人商量一下，今天暂且给你放进痤药。”

于是，她又坐上诊察台，采取了抱腿姿势。

花城纯子住院的消息登在周刊杂志上是她昏倒后四天以后。

标题鲜明：花城纯子。终于病倒因阑尾炎紧急住院。动手术苍白的记者招待会身着蝴蝶晚礼服倒下

几行大字点缀着《女性周刊杂志》的刊头。

内容详尽地记述了病倒前的过度疲劳状态以及病倒后的实况，并用照片细致地补充了细节。各个杂志的报道虽然各有不同，但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昏倒及送到医院进行阑尾炎手术等却是相同的。

其中只有一家杂志社从标题到消息内容的格调大不相同。这就是《妇女周刊》。

第十一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6 11:18:30　字数：4514

第一行大标题同其他各报截然不同。花城纯子费解的住院，接

着是：到底是不是阑尾炎?

消息详细记述了在 P 旅馆的记者招待会的情景及送到东方医院后的情况，然后，又提出医院 N 医师的说明和 K 医师的谈话有分歧。最后以 K 医师的话作结论说：从前几天住院的情报中我就对因阑尾炎住院一事表示怀疑，而且，在堕胎后第二天便去参加正式录像和记者招待会等更是毫无道理!

N 医师指的是直江，K 医师指的是小桥，在医院工作人员眼里已经十分明显。

第五天早晨，直江去查房，经纪人立刻递过来《妇女周刊》说：

“那位大夫真的这么说了吗?”一兴奋就快嘴快舌的经纪人问道。直江接过周刊杂志，把这条消息大略地看了一遍。

“从医生嘴里说出这样的话，看来是无法挽救了。”

“可能是个差错。”

“不过，他们怎会知道这事呢?”

“我来调查一下。”

两人谈话期间，花城纯子怄气地看着窗外，一言不发。

那天，直江查完房，在住院患者的病历上写好医嘱以后，利用到门诊前的仅有时间，把小桥叫到了医务部。小桥右手提着听诊器来到医务部。

“你知道不知道周刊杂志上登载了你的谈话消息?”

“今早，护士告诉我了。”小桥大模大样地回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直江站起来，走到窗台边，俯视大厦环抱中的庭院。

“她昏倒被送到医院的当夜，有个自称是她的挚友的人来了电话。”

“于是你就说了那样话?”

“我可没说这么清楚……”小桥坐在沙发上，两手扶膝，低垂着头。

“不管对方怎么说，关于患者的病情，必须在直接会面后才能说出。只凭电话来问就做回答是轻率的举动。”

“……”

“医院的医师把患者的秘密亲口说出去,你知道这影响多坏!”

“但是……”小桥抬头说,“我只是说了真话,没说一句错话。”

“真话?”直江从窗台回头看着小桥，说，“你是说只要是真话，什么都可以说喽?”

“我没讲可以说。但是，像您那样，对患者对周围的人大撒其谎的行为，我倒不认为是好事!”

“大撒其谎，指的是什么?”

“例如:像对石仓老人那样。”小桥带着挑战的神态盯视直江。

“那是对待癌症患者时我们的想法不同而已。石仓老人和花城小姐的情况不可相提并论。”

“是这样吗?”

“患者有患者的私生活，我们做医师的应该为他们保密!”

“……”

“总而言之，她不是普通的人，是世间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的歌星。杂志社要来刨根问底，事先在思想上就该有所准备。”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只是……”

“只是什么?”直江反问。

“倘若是这么重大的事，您如果事先对我说一声有多好呢。”

“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呢?”

“花城纯子虽然堕胎了，但对外要说阑尾炎手术。如果我知道这些事，就不会那么说了。”

直江在窗前从右向左缓缓移动了一下。“您虽然对护士们说了，可对我什么也没说。如果您能郑重的告诉我，我也不会信口开河了。”

直江停在窗户的右端，重新转过身来朝小桥说：

“你大概知道自己是个医生吧?”

“当然知道。”

“你既不是护理员也不是见习护士。你站在可以了解所有患者秘密的医生的立场上。”

“……”

“花城纯子堕胎一事，该不该对外人说你自己难道判断不出吗?”

“不，这个……”

“医生这一职业在此种意义上不同于其他职业。”

“这一点我也知道。不过，只因为她是歌星就给予特殊待遇，

是否有点儿过分了?”

“你是不是在认识问题方面有些偏激?”

“为什么呢?”

“为患者保守秘密，与她是不是歌星毫无关系。只要是医生就有义务为所有患者这样做。”

“……”

“我倒不想特别对你进行说教。”直江从窗台边走回来坐到椅子上，继续说，“你读过医师法吗?”

“嗯。”小桥暖昧地回答，他只知道有医师法，却没读过。

“大学的教授和院部的职员们尽管都读文献，读论文，可读过医师法和健康保险法的人却寥寥无几。你也没读过。”

小桥被击中要害，马上低头回避。

“为患者保守秘密是医师法的基础。即使没读过医师法，医生也该知道，这是常识。”

直江所说的小桥完全懂得，但他可不想认真道歉，毫无疑问，直江所说的是正确的。然而，患者顶多是个 20 岁上下的小姑娘。她也不过因为歌唱得好些才被捧为歌星的。虽然小桥内心也承认她的私生活很重要，但也觉得她不就是个流行歌手吗?小桥轻视她，而直江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总之，关于花城纯子的事今后不管问到什么，希望你不对外人说。”

“我知道啦。”

小桥也觉得像这种麻烦事，自己还是离得远些为好。

“还有关于报上的报道，你可以改口说：对方问到是不是堕胎了时，我只作过‘啊’的回答而已。”

“这事会带来严重后果吗?”

“这个医院有很多知名人士来住院。如果内部的医生不能为他们保守秘密，那么，患者就会敬而远之，不光顾了。”

“知名人士那么重要吗?”

“他们会住进高级病房来。既然我们有那么多高价病房，来住这样病房的人自然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啊。”

“我对于搞病房差价，即像咱们医院的这种做法很反感。”小桥的眼里表现出愤怒。“同样是病人，偏要按金钱来划分治疗差别。我不赞成院长的‘发财至上’的做法。”

“我说，这同发财至上可不一样。”

直江把茶几中央的烟灰缸拉过来，磕落了烟灰。

“院长想发财倒是事实，但是，给病房定等级却不是院长的责任。”

“这是为什么呢?发疯似的设置特等、一等那种豪华病房和靠着它发财的不都是院长所为吗?”

“一点儿不错，那是院长设置的。然而，仅仅看到这些还不够。”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设置豪华病房，是因为有人需要它!”

“需要?”

“正是。是因为有那么一些患者说：一天 1．5 万日元也行。我想住进一个比别人好的病房里。为此，才设置了它。”

“……”

“一件事，不可能仅靠一方独断就能办成。因为有需求的人，自然也会出现供给的人。”

小桥语塞了。经他这么一说，觉得事实也是如此。

“医学部的教授除了收取正常的诊察费、手术费之外，还收谢礼。这是因为有些人死乞百赖地不惜高价请教授给他看病引起的。不只是教授一方的责任。”

“教授的情况我不大知道。”

“因为你还是无名小辈，当然不知道。”被说成是无名小辈，小桥忽然一怔。

“那么，您在大学时也……”

“送给我的全收了。”直江叼着烟卷嘿嘿笑了。“在这里是私人医院雇用的医生，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干了。”

“您在这里供职不能像在大学时那样凭手术收取谢礼，感到不满吗?”

“并不感到不满。”

直江悠悠地喷着烟雾。

“总之，我认为那种只要拿出钱来，请好大夫做手术，住好病房的事，怎么也不是正确的。”

“是这样吗?”

“怎么不是呢?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管有钱人也好，穷人也好，在生命这方面没有价值之分。尽管如此，对生命至关紧要的医疗却要从有钱、无钱上划出等级来，这能说是好事吗?”小桥说到这，喘了一口气。“有钱人住进一天 1．5 万日元的病房里，没钱人连位好医生都得不到。这样，就同明治、江户时代没有差别了。不。比那时更糟。”

“不是那么回事。”直江把烟灰磕到烟灰缸里。“明治和江户时代就不用说了，甚至在昭和之初，没有钱的人，哪里还能挑选好医生坏医生?就连找个医生看看都办不到。临死前找个医生给看看后而死去那就算很好的了。同现在情况无法对比。”

“你所要说的并不单单是患者能不能得到治疗这一问题，而是更进一步的得到好病房，得到好医生，能够舒舒服服地专心疗养的问题，也就是医疗的‘质’的问题。”

“对，是这样。”

“我国在个别地方还有无医村。除了这样极端的例子以外，在今天的日本，大体上普及了最起码的医疗机构，即，有病看医生。”

“然而，它的内容……”

“是的，是由刚从大学毕业的医生看，还是由经验丰富的好医生看?这里是有差别的。然而，用保险制度却可以保证治疗的最低线。”

“这样一来，仍然在医疗上产生差别。”

“这是必然的。”

直江的脸因受到窗外的光线照射，只有右半脸是明亮的。

“最低条件总算得到保证，再往下就靠个人的聪明才智了。有钱人可以住特等病房，请教授动手术；没钱人住大病房，用你这样的医生治疗，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用你这样的医生治疗”一句话，激得小桥眨了眨眼。

“只要有钱，衣食住行可以尽随人意。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穷人相比医疗对有钱人可以找好医生住上好病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样对吗?我总认为唯有生命攸关的医疗应当是平等的。”

“平等?”直江仿佛觉得不值一驳，背过脸去。“年轻时辛辛苦苦干活的人和赌博、酗酒、懒惰的家伙，按你说都该一样对待喽?”

“我说的是关于生命都是相同的意思。”

“在解剖学上?”

“啊?”

“凡是人不论谁血管和内脏的位置都相同。”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生命的价值每个人都平等。”

“那么，该怎样呢?”

“不论医疗不论其他条件，人人都应平等。”

“那么，我来问你。这里有 10 个患者需要动手术，医生有你和我两个人。倘若这 10 个人一个不剩地全来要求我给他做手术，该怎么办呢?”

“那就得先从急需治疗的和难以治疗的由您去做。”

“假若情况都差不多呢?”

“那就该……”

“怎么办?”

被问得张口结舌，小桥口吃了。

“在这时，是不是可以先从送礼多的人开始?”

“……”

“没钱人可能有点儿意见，最后，只好找你这个技术不高的人去动手术了。”

小桥觉得遭到了很大侮辱，然而，一时又想不出确切的反驳言词。

“你看我们把话说远喽。”

看着默不作声的小桥，直江站了起来。院部墙上的挂钟指着 10 点 30 分。

“总之，关于花城小姐的事即使被经纪人问到是怎么回事时，你也只答不知道就可以了。”

“如果我惹下了这么大祸，那就直接找《妇女周刊》的记者正式更正。”

“你不要再干蠢事了。”直江把手表同挂钟调准后说，“你这么干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

“可是，这么放着，我有责任哪。”

“你光是默不作声就够了。”

“可是，那样就……”

“话已经说出去了，事到如此追究责任又有何用?别要小孩子脾气!”

“但是……”

“去吧，门诊患者等着你哪。”

最后，直江用略微和蔼的语气说，随即向门口走去。

## 第十一章 03

更新时间 2009-8-16 11:19:52　字数：2453

花城纯子的经纪人大庭来找直江是在第二天的傍晚，正值直江刚做完胃溃疡手术回到护士值班室。时间快到 5 点，病房护士正同夜班护士办理着交接手续。

直江为了不给忙碌着的护士们造成不便，请经纪人到值班室靠里一点儿的沙发上坐下。

“《妇女周刊》这一闹腾，弄得我整日不得安宁。”经纪人的脸上显露出明显的不快。

“那个消息的事我同小桥医师直接谈了。他仅对记者说他对那事不十分清楚，没有说更多的话。”

“我也认为医生不会对他们说那种话的。”经纪人仍以惊讶的神态盯视直江。

“总之，请您相信医师才好。”

“这么说，那条消息是他们捏造的喽。”

“也许是护士、护理员等人被问到时。不加小心多言多语造成的。这事由我去调查，如果真是这样，我会严肃处理的。”

“可是，杂志已经刊登了啊。”

“是刊登了，但不仅仅是一家杂志吗?”

“不过，有这么一条消息，其他杂志也不会沉默的。再说歌迷们也打来电话询问，真是应接不暇。”

“总之，我要向全体职工郑重宣告今后绝对不许发生类似事件。”

“贵院住院者不少是名人，对于保守秘密一点我们寄予很大信任，如果……”

“您的意思是不信任我的话?”

“不不，我对您并不……”

经纪人对直江的强硬语气慌忙改口否认。

“作为主治医师，我明确表示我所说的是不会有问题的。以后凡有问询的电话你们可以一律不接。”

“但愿如此，只是怕有直接拥来的记者。”

“遇到这类情况时，请同我联系，我来对付。”

“明白啦!”

“将近 10 家的杂志社中，即使有那么一家登出来也没多大意义。《妇女周刊》一向玩弄谣言耸人视听，人们会说‘啊，又来啦’，不会信以为真的。”

“这倒也是。”

“总之，用沉默扼杀它。”

经纪人对直江的话表示同意，但眼里仍有不安阴影。

“另一件事是花城小姐的痔疮相当严重。”

“昨晚，花城对我说了，不治不行吗?”

“不治可是太可怜了。”

“以前我们也很担心这事。”

“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早治呢?”

“原因很多……”

经纪人每逢为难时便在膝上搓弄两手。

“若是搁置不治，下回也许会彻底病倒!”曾是站在责怪直江立场上的经纪人，不知何时转变为受责难的立场了。

“以前同厂长商量过，我们打算找一个适当时机给她彻底治一下。”

“难道有什么不便医治的理由吗?”

“若是治就得动手术吧?”

“那当然。”

“得用多长时间?”

“若想根治，就得豁出一个月时间。”

“要那么长吗?长时间休假是可怕的。”

“可怕?”

“是的。”

经纪人点头承认。这时，伦子拿来了体温计。

“312 号的上野先生又打起寒颤了。”

“体温多高?”

“因为打颤，没法测温。”

“小桥医师在门诊室，你去找他给看一下。”

伦子轻轻施礼，拿起桌上的院内电话，拨打门诊室。

“可怕，是什么意思?”

直江又转向经纪人那面。

“是这么回事。最近人们对流行歌手的评价变化极快，一不小心就会被挤下台。如果休息一个月，不在电视和舞台上露面，就有被遗忘的危险。”

“一个月不行吗?”

“虽然不是不行，但是稍有疏忽，她的声望就会低落。”

“花城小姐也会这样吗?”

“我想不致于，但现在正处于顶峰时期。因此，必须保持她的声望不低落，否则……”

“这么说，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没有治病的时间喽?”

“嗯，也可以这么说。”

经纪人仿佛很抱歉地蜷缩了他的庞大身躯。

“世间流传说：红一曲，三个月。即使唱出一首轰动一时的歌曲，能保持声望到三个月已是很难很难，花城的《蝴蝶季节》风行以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这么说又该亮出新流行曲啦。”

“按理应该如此。”

经纪人摇晃着他的巨大身躯叹了一口气。做完了傍晚交接手续的护士们相继朝更衣室走去。

“然而，像她这种人这么长久不治可不行。她的脸色总是那么苍白，那贫血正是因为出血的缘故。”

“现在还出血吗?”

“出。”

经纪人把他的肥大膝头故意得得地抖动起来。

“没有更简单的手术了吗?”

“有一种单摘痔核的手术，但这不是根治的方法。”

“这样也算治好了吧。”

“暂时的。”

“按这治法要多少天?”

“也就是两周吧。”

“两周?”经纪人仰面看着天花板，“趁此机会一举做完切痔手术，您以为如何?”

“做一下也不是不能。”

“紧接着做切痔手术，加到一起就得住院三周啦?”

“是这样。”

“若是住院三周，谁也不会认为是堕胎了吧?”

这时，小桥来到了值班室。他向谈话的两人扫了一眼，然后，

又拿着听诊器走了出去，伦子从后面紧跟出来。

“那么，我尽快同厂长和花城谈谈手术的事。”

“最好是根治一次，如果不行，也应当做一次简单的手术。”

“哎，请等等!这回的病名该叫什么呢?若说花城纯子因痔病如何如何，那可就砸啦。”

“每次都是令人头痛的患者!”

“对不起!”

经纪人低垂着头。

“不过，也没有必要更改。”

“您的意思是……”

“‘做完了阑尾炎切除手术，由于为时过晚，引起局部腹膜炎，病情恶化。’这么一发表不就行了吗?”

“有道理，这样就和以前的病名一致啦。”经纪人满意地点点头，说，“日期的事不经研究无法奉告，等厂长与她商量之后，再做定夺。”

“若做手术，还有我们这方面的具体安排，希望早日定下来。”

“明白啦!”

经纪人站起来，又鞠了一躬，走出值班室。

## 第十二章 01

更新时间 2009-8-16 11:20:38　字数：5453

晚秋的天空已披上了暮色，直江站在窗前凝视着远方的彩云。站立着的直江的侧脸明显地露出了憔悴的神情。但是，这一点对于每天碰头的护士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无法察觉的。

办完交接手续的护士们，都已离开了值班室，直江离开窗户时，值班室里只剩下亚纪子一个人在查点注射单。

“今晚你值夜班?”

“是的。”

亚纪子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来看着直江。她的表情像要说什么似的。

“我说，前些日子给您造成很多麻烦，很是过意不去。”

“麻烦?”

“就是小桥大夫因花城小姐的事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那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接电话的人是我。若是我能事先把电话的内容弄清，也就不会发生那事了。”亚纪子一口气说完，“那件事不能全怪小桥大夫。”

“这我知道。”

“他这人不论什么事都过分认真。”

“你不必为此担心什么。”

“可以同您再谈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

“关于户田的事。”

“户田?”

“那个被流氓划伤脸，您给缝合的患者。”

“他出了什么事?”

“您曾因为他付不起住院费，打算让他出院，可小桥说不该让他出院，就担负了他的住院费。”

“终于由小桥君付了?”

“户田说从家乡汇钱来以前，先借给他 3 万日元，可是，至今也不见汇来。”

“……”

“这 3 万日元眼看就要用光，小桥似乎还要借给他。”

“可以让他出院啦。”

“可是，他又说今后的看病钱也没有。”

“小桥君打算连今后的看病钱也全管?”

“他说：事已至此，毫无办法。”

这时，走廊里传来了厨娘的叫喊声：“开饭喽!”

“他好像还打算坚持下去。”

“这件事本该由福利科、民政委员出面处理，不是医生该做的事。”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他就是听不进去。”

“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做呢?”

“希望您能制止一下小桥。”

能走动的患者们为了去打饭，陆续来到走廊里。

“但是，这事可不好办。即使我说了，他也听不进去。”

“不会的，小桥大夫非常尊敬您。”

“让他有多大能力就使多大能力吧。”

“那怎能行……”

直江好像把仰望着他的亚纪子推开似的站起来走出值班室。

直江回到院部坐到沙发上点着第一支烟时，好像跟随过来的一样，小桥也走进来了。

“上野先生怎么样了?”

“打完寒颤之后，又发起高烧来，现在体温是 38．2 度。

“原来如此。”

“脸色苍白，仔细观察时略微呈黄色，经过肝功能化验，黄疸指数正在上升。”

“血液检查结果如何?”

“血红蛋白为 80％，不算太低。红血球 320 万，严重贫血。”

“这事刚才我从病历上已经看到了。血相如何?”

“这一点，总是搞不清楚。我认为红血球的形状好像有点儿异样。”

“怎么异样?”

“我觉得它的形状散乱，这回我想亲自拿到大学中央检查室去化验一下。”

“另外还有什么变化?”

“现在患有口腔炎，据老太太说从前也时常发病。”

“病倒的事也不是初次吧?”

“嗯，从前也有过两次因晕眩和头痛倒下的。”

直江把脚平放在椅子上，点了点头。

“那么你认为这是什么病呢?”

“这个吗?从它露出黄疸的症状看来，我想还是肝炎。”

“那么，你观察到的贫血又该作何解释呢?”

“这个嘛，当做肝炎的话，好像比肝炎厉害得多……”

小桥语塞。其实，他倒是想来听听病名的。但由于刚才反驳过直江，终于失去了机会。

“血相必须再仔细化验一次才行，不过……”直江在手中玩弄着烟卷边说，“那病是不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呢?”

“啊?”

“阿仆拉斯提歇•阿内密①。”直江把同一病名用德语重复了一次。

“那么他……”

“是的，没救啦!”

“可是……”

“当然，不经过周密的化验，还不能下结论。”

小桥想起了讲义上和国家考试中学过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的定义。来到外科以后，对内科疾病的知识大多生疏了。仿佛有过一种舌头发炎，伴随贫血，红血球形状异常的病，仔细想来，上野幸吉的病确实和那相似。

“如果是这种病，该用什么治疗方法呢?”

“吃新鲜肝脏的肝脏疗法，但效果不大。真正奏效的也只有输血。”

“输血?”

“每天 400CC 左右输血试试。”

“是。”

小桥虽然答应了，但心情并不畅快，每天连续输血 400CC，要确保其费用不是一件容易事。

“除这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吗?”

“没有啦。”

“上野的保险是救济户保险。”

“没关系。”

“他可要长时间地住下去呀。”

“当然是。”

“老实说，前几天因为我收了一个连病床差额都缴纳不起的患者，院长责怪了我一顿。”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是，下次注意’。”

“答的蛮好嘛!”

“可是……”

“该说的我都说了，就这样吧!”

直江拿起桌上的晚报，又重新把腿架到椅子上。

汽车沿着东名高速公路①向东跑着，看情形已经穿过横滨的山间进入川崎了。从这里可以俯瞰到山坳中的密集房屋。今天虽然是星期天，也许离天黑尚早，往东京方面去的上行线并不十分拥挤。①指东京至名古屋的高速公路。

从箱根到横滨沿着山间奔驰时曾是那么欢畅的真弓，随着接近东京反而变得寡言少语了。

“啊?爸爸，您真要径直返回柿木坂?”

向窗外眺望的真弓好像想起了什么，恢复常态说。

“出门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柿木坂那里有佑太郎的住宅。

“这么说，以后就把真弓一个人撂在那里喽?”

“因为有事情，有啥办法。”

“真无聊!”

“从昨天到现在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那点小事也得忍耐一下。”

昨天，星期六的下午，院长佑太郎同真弓到箱根的大涌谷住了一宿。当然是避着律子夫人秘密去的，名目是出席 S 制药厂的高尔夫球招待会。

当然，在箱根仙石原召开高尔夫球大会是个事实。在这点上没有疏漏。可是，开会时间是 10 点，如果打算清晨出发，本来就没有必要头一天晚上到箱根去住一宿。实际上，制药厂方面也考虑到这一点，才定为 10 点的。参加大会的私人医院院长几乎都是当天清晨

出发。

佑太郎好久没到深山逛逛了，加上萌起一股一边洗温泉一边搂一搂年轻的真弓的野心。这才找来了 S 制药厂的推销员，求他在律子夫人面前演场戏。当然，这位推销员不会拒绝这种事的。

“明天开会的时间很早，今晚无论如何也得请院长到箱根住一宿。”推销员十分抱歉地向律子夫人说。

“真遗憾，我好久没去仙石原了。”在高尔夫球方面与佑太郎的加码二十七相差无几的律子夫人惋惜地看了看晴空。

“新年过后不久还要举行一次，届时务请夫人光临。”

“平山先生也参加吗?”

“是的，预计先生也出场。”

平山是柿木坂附近的都立大学附近开私人医院的外科医生，同佑太郎是同一大学同期毕业生，开了医院以后两家更加亲近，家属之间往来也很频繁。佑太郎和推销员害怕从他这里露出破绽，便在头一天晚上强行约他到箱根去住。不过，因为平山先生没有情人，没有头一天去箱根的理由，所以佑太郎说好甘愿为平山负担旅馆费。当院长的想搞风流事自然得多花些钱。

“真无聊。”律子夫人叹了一口气，立刻像想起了什么说：

“是不是我也去一趟?”

“算啦、算啦!”佑太郎慌忙举手制止，“明天你不是要为三树子相对象吗?”

“可那是下午 5 点钟啊。会议不是从 7 点或 8 点开始吗?”

佑太郎几乎要哭出来，急忙向推销员求救。

“是从 8 点开始。之后在旅馆里招待简单的午饭，散会大约在下午 3 点左右。”

“这么说来，可以不参加午间用餐喽。”

“不过，您好容易来参加会议，哪有不参加座谈会的道理呢?”

“再说，打完球就走也太不尽人情了。”佑太郎拼命辩解。

“你倒好，玩个够!回来能赶上相亲吗?”

“我在两点前从那儿出发。若是时间晚了我就直接去相亲的旅馆，准没问题。”

“若是我也去的话，事情不是同样吗?”

“可是，你得帮助三树子着装打扮，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女儿相亲之日，哪有父母二人都去打高尔夫球的，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少说废话，最好是你别回来晚了。假如来晚了，可对不起亲友们。”

既然去不成了，律子夫人便把怨气洒到丈夫身上了。

“你一喝起啤酒来，屁股就沉得很。”

“这件事，有我在场，您就放心好啦。”

“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人串通一气，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哪里，哪里，您不要开玩笑啦。”

“因为他这人半点也疏忽不得。”

“哪能……”

夫人瞪了他一眼，佑太郎赶紧避开。

“我说，今天你真有事?”

真弓似乎还不甘心，问道。

“正因为有事，所以才没参加座谈会，急忙往家赶。”

“真没意思。”

“从昨晚到现在不是一直呆在一起的吗?”

因为坐在出租车里，所以两个人都毫无顾忌地饶舌。

“少说废话!你从清晨起就去打高尔夫球，把我甩下不管，不是吗?”

“因为是比赛，有什么办法?”

如在湖尻住旅馆，很可能被熟人碰见，所以昨晚在大涌谷开了房间。这期间倒也平安。天亮后佑太郎带着高尔夫球具一个人朝仙石原去了。如果可能，佑太郎倒是很想把这个年轻的身材匀称的美貌的真弓也带去，但是，这位饱经世故的佑太郎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那天，真弓在高尔夫球赛终局的下午 1 点钟前一个人被撇在旅馆里。

可她却是个惹眼的人，当她在旅馆周围独自溜达闲逛时，一位三十多岁的据说是从名古屋来的小伙子邀她去兜风，于是，真弓便跟这男人从强罗到汤元玩了个够。这事暂且不提，真弓对于佑太郎决不带她到显眼的地方去总觉得是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星期日的晚间，能有什么事?”

不甘一人寂寞度过夜晚的真弓，此时已后悔早知如此今晚不如同别人幽会了。

“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逃避……”

“真实情况是‘惧内’，对吧?”

“不对，事实是今晚我女儿要相亲。”

佑太郎认为实说了比被怀疑好得多。

“三树子小姐的?”

“你这家伙连名字都知道?”

“还不是爸爸您说过的?和我同龄。”仿佛冷水浇了头，佑太郎回头看了一眼真弓。“这种事您也得出面?”

“当父亲的有什么办法呢?”

“唔——”真弓叉起双臂，向前凝视，突然说，“是不是我也该结婚啦?”

“算啦，算啦，说些什么话?”

“怎么?我也到该结婚的年龄了嘛!”

“可也是。”

佑太郎压低嗓音说。

从昨天到今天真不走运，高尔夫球赛得了个倒数第三名，律子和真弓两边又都有怨言。照这样下去昨夜的事也保不住要暴露，佑太郎的心情沉重起来了。

“哪怕一次也好，我多想相次亲啊!”

真弓一边说一边往窗外望去。山岗下的小镇在暮色的包容之中了。

佑太郎后悔自己不该胡说相亲的事。尽管处境不同，可忽视了真弓和女儿同龄，太轻率了。昨天夜里还在床上欣赏真弓那充满青

春活力身子，而今佑太郎又从那玩乐中清醒过来，心情更沉重了。

“过两天，我给你买点什么礼物吧。”为了使沉默了的真弓振作起来，佑太郎说，“你打算要点儿什么?”

“倒不如谈谈上次的事，还是不行吗?”

“上次的事?”

“上次我不是对你说过?酒店的事。”

“啊，那件事，我不也说过再等上二三年吗?”

“小气鬼!你还要先建医院的。”

“这不是明摆着的!”

“那么，我还是找位富裕的靠山吧。”

“喂，少开玩笑!”

佑太郎朝真弓的大腿上捅了一下，真弓装做不知仍向前看。

“总之，再稍候一时吧!”

汽车驶过濑田高速公路出入口，佑太郎扫了一眼手表，3 点50 分，如果直接开向相亲的旅馆，时间绰绰有余。

“今天，你要老老实实呆在房间里。”佑太郎对真弓说完，向前探身对司机说，“先去惠比寿，然后开到 P 旅馆。”

“在 P 旅馆相亲?”

“只在那里等候会面。”

“P 旅馆不就是前几天花城纯子病倒的地方吗?她怎样啦，还在您的医院里吧?”

“那病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回又要做切痔手术。”

“她还有那种病?”

“可不许你对外人说。上一次我院的一个年轻医师不慎说走了嘴，惹下了好大麻烦。”

“我当然不说，关于您的事对谁也不说。”

“应当如此。”

“痔疮，讨厌的病!谁做手术?”

“还是直江大夫。”

“啊，就是那个狂四郎大夫。这么说她要把前前后后一次全治完喽!”真弓哈哈大笑，听着她的笑声，佑太郎才安下心似的朝座靠躺去。

## 第十二章 02

更新时间 2009-8-16 11:21:04　字数：4571

真弓回到家里，先拉开窗帘，再向澡盆里注了水。尽管她说。

一个人太无聊，但今早起得太早，又围绕箱根玩了一圈，确实感到有些累了。脱掉衣服后甚至懒得去吃饭，何况还需要由自己去做?于是，她向饭馆要了寿司，让他们给送到家来。

她穿着一件衬裙躺在沙发上，观看电视里的保龄球比赛。吃完饭时，天已经黑了。从八楼往下俯瞰到的夜景，总是相同的耀眼霓虹灯。望着它的亮光，真弓萌发了出外走走的念头。她每夜惯于生活在霓虹灯街上，一到夜间，真弓身上就有一股用不完的劲。尽管有点

儿疲劳，但 23 岁的年轻人只要躺上一小时，立刻就能恢复。

上哪儿去好呢?

她坐在镜前思索起来，今天是星期日，不但银座就连新宿一带的像样的酒馆也都停业。再说，一个人去也太无聊。

真弓弄清星期日佑太郎不能来时，总是事先同店里的客人约会。当然，真弓的约会只是一同玩玩保龄球，或别人带她去兜兜风，吃顿饭，她是不会轻易许身于人的。自从接受佑太郎的生活资助以来她更是坚守自好了。与其说是爱佑太郎，倒不如说是尚未觅到所喜欢的人。

真弓在星期日和节假日跟别的男性多次约会并不意味着产生了爱情。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公寓的四面墙里太寂寞。去酒馆上班之日可以分散精力，下班后可同熟客去逛六本木、赤坂，有时喝两杯，醉醺醺地回家，倒头便睡。然而，在停业之日，这身子就无法处理了。

平时，一到周末，一些男人总是前来邀她星期日出游，人数多时，可以选择其中投脾气的熟客，这样既可消除周日的寂寞，又可兼顾生意兴隆。

尽管如此，今天的败着是没约上一个人。因为，当时以为既然去了箱根，回来时肯定要晚，即使佑太郎最终要回家去，但估计两人也可呆到晚上 10 点钟。

早知道这么早回来，就不如同谁约定一下好啦。想找一个男人的玩乐对手，真是要多少有多少。不过，现在才去物色，怕是同哪个客人也联系不上。

“女儿的相亲，算个屁事!”

真弓面对镜子忿忿地说。她头脑中在想象着相亲时的情景：装成端庄典雅、大家闺秀的三树子，轻微歇斯底里的律子夫人，装模作样的佑太郎。另外三个人与他们一样，一个一本正经的青年和他的双亲坐在旅馆餐厅里，六个人面对着面……

“他这是愚弄我!”

突然，真弓向上梳理了一下头发，这股冲劲儿把耳旁粘着的假发也弄掉了。

“算个屁，同我一样年纪。”

真弓此时萌发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

给直江大夫挂个电话?

从表面上看，极像突然迸发出来的想法，其实，细细琢磨一下，很早以前，即在让直江大夫为她医治脚脖扭伤时起，真弓就对他有意思了。

这个大夫又是单身……

她向东方医院打电话问明了直江公寓的电话号码。护士连她的名字也没问便轻易地告诉了她。

他一定要大吃一惊!手拨号码盘时，真弓自己也觉得太厚颜无耻了。当她再一次想到 12 点多钟才能就寝，而这期间只能一人度过时，便产生了勇气。

真弓拨动号码时有点儿紧张。

电话铃响了三遍才有人接。

“喂，喂!”

浑厚的低音。

“您是直江医师吗?”

“是的。”

“我是植草。”说完又补充说，“我叫植草真弓。”

“植草真弓?”

“上次我扭伤了脚，9 月初曾让您治过一次。”

“治脚……”

从众多患者中，让他把只治疗过一次的患者回想起来，可不是件容易事。

“就是那次同院长一起去的，您记起来了吗?”

“啊!”

“突然给您打电话，很对不起。现在您有空吗?”

“有空?”

“我想见您一面。”以前她主动找男人，全是为了收款。今天她感到了一种新鲜味道，“是这么回事，前些日子治好了的脚又有点疼。”真弓只好扯谎。

“若是那样，请到医院来吧!”

“可是，医院里有爸爸在，不，有院长在很不方便。能不能请您到附近的咖啡馆会上一面?”

“不过，在那种地方也……”

真弓暗地想象了一下直江的困惑表情，不由得笑了。

“倘若可以的话，我准备去您府上，现在可不可以?”

“……”

“您家里现在有客人吗?”

“是啊。”

“那么，明天怎样呢，您每天几点钟到家?”

“大约 6 点。”

“那么，明天那时。”

短暂的沉默。

“可以吗?”

“那好吧。”

“那就一定，拜托啦。”

放下听筒，真弓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腋下到前胸已是汗淋淋的了。

真弓觉得自己干了一桩大胆勾当，她解开衬裙肩带擦了擦汗。这时，门铃响了两下。她朝门边走去，从锁孔向外看了看，佑太郎正站在那里。

“怎么啦，爸爸!”真弓慌慌张张开了锁，她正在犹豫是否出去一趟，身上仍未换下衣服。佑太郎仍和两小时前分别时一样，穿着深蓝色套装西服，眼神却比刚才险峻多了。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佑太郎坐到沙发上，满脸怨气，顺手从茶几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支烟卷来点上了火。

“您不是相亲去了吗?”

“可那个三树子不见了。”

“不见了?能到哪儿去呢?”

“谁知道。”

“那么，相亲呢?”真弓突然想笑，但看到佑太郎那阴森的表情，强行收敛了笑意，“可她对今天相亲的事也是知道的呀。”

“当然知道。”

“她原来不在家里?”

“白天好像一直在家。到了下午突然说到涩谷去买点儿东西，走出家门后一直到 5 点也不见人回来。”

“是不是去看电影、观戏剧什么的忘了这事?”

“出门前，已经嘱咐她要在 3 点钟前回来，岂有忘掉之理!”

“那可怪了。”

“真是个让人操心的东西!”

也许因为盛怒难于抑制，佑太郎拿着烟卷的手在微微颤抖。

“那对方的人呢?”

“向人家说了多少好话、道歉，这下面子全砸了。”

一想起没有主角的相亲场面与向人家低三下四说尽好话的佑太郎的窘态时，真弓就觉得可笑至极。

“亏她能干得出!”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太任性了。”

佑太郎怒火中烧，颠了颠屁股，把刚抽到一半的烟卷掐灭在

烟灰缸里。

“她是不是对于这次相亲，压根儿就不同意?”

“若是不愿意就说不愿意，我也不强迫她。因为她说愿意，我才特意赶回来的。”

佑太郎对于高尔夫球赛后，没能参加座谈会早早回家的事，也成为生气的原因之一了。

“是不是您太太强行决定的?”

“不管是强迫还是不强迫，一旦同人家约定相亲，就得按时到场，这才算讲礼貌。如果不愿意，可在以后拒绝嘛。”

“话是这么说，若是让父母吵烦了，那就控制不住感情喽。像我倒想回绝一下试试，可从未碰上这相亲的事，从哪儿回绝起哟!”

佑太郎被真弓讥讽了几句，心情不快地沉默不语了。

“那么，爸爸为什么到这里来了呢?”

“回家还不是光惹气。”

“嗬，为了消除怒气，跑我这解闷来啦。”

“还有，看看你是否规规矩矩地呆着。”

“我可没跟别的男人调情啊。”

真弓由于刚才给直江挂了电话，心里有愧，说话特别温顺。

“反正这年代的年轻女人都靠不住。”

“我和府上的小姐可截然不同。”

真弓起身去烧水了。她一边烧水一边觉得从来没感到的痛快。狠狠地为难他一下才好，真弓还想说两句幸灾乐祸的话。

“府上的小姐不致于逃出家门吧?”

“她只穿着平时的衣服出门，不会出走。”

“会不会自杀呢?”

“你说什么?”佑太郎鼓出他的小眼睛，说，“别讲这种丧气话。”

“可是女人一想不通，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呀!”

“你也想威胁我?”

“我为你担心啊!”

“少扯淡。”

佑太郎表面说气话，可心里仍是放心不下。他站起来，走到门旁的电话机前，给家里挂了电话。

“喂，喂!是我，三树子回来了没有?”

真弓一边偷听电话一边缩脖子。

“什么……还没…”•”

佑太郎的沙哑嗓音烦躁起来了。

“混蛋透啦!总之，都是你这个窝囊废造成的。”

看来是向妻子发泄着怨气。

“是啊……当然啦!”

这时，佑太郎突然压低了声音说：

“嗯，一会儿……我正在一个朋友家……是啊……马上回去。”

好像是被律子夫人诘问了去处，声音忽然老实起来了。

“明白了，明白。”

说了两遍，佑太郎撂下了电话。

“还没回家呀?”

“向所有的朋友家挂了电话，都说没去。”

“那可怪啦!”

“亲戚家也没去。”

“到底还是……”

“怎么?”

“但愿她还活着。”

真弓做了个深思的表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端了茶来。

“总之，她若是回来，准能跟我联系。”

佑太郎掏出西服内兜里装着的传呼机。外出当中，因患者或来客急需佑太郎转回医院时，便用此机呼他。到真弓这里来事属秘密，所以，也用上了这传呼机。一有传呼，佑太郎便往回挂电话。

“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看到佑太郎十分消沉，真弓也觉得有点儿可怜。

“那么，你就一直呆在这里喽?”

真弓故意装做没有听见刚才的电话一般问道。

“休息一会儿就走。有威士忌酒吗?”

“苏格兰威士忌已喝光，喝这个行不行?”真弓拿出国产威士忌酒来。

“要掺水吗?”

“最好用冰块。”

“喝那么大劲儿的不要紧吗?”

“没关系!”

佑太郎有点破罐子破摔了。

只因为女儿逃避相亲便兴师动众地张罗,真弓心中感到不快。

“为这一点小事就闹得全家不宁，您认为值得吗?”

“我并没有什么不宁之处。”

“可您情绪反常，六神无主啊!”

佑太郎喝了一口威士忌。

“她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情投意合的男朋友?”

“绝对没有。”

“这种事，您怎么会知道?”

“我妻子说过。”

“母亲也不会都知道。像我妈妈，我的事她就一点儿也不知道。”

“你妈妈常到这里来吧?”

“即使来，也是我一个人在家。像我跟您的关系她做梦也想不到。”

“那是因为你们不住在一起的缘故。”

“那么，以后就请她来这里住。”

“算啦，算啦，别乱来。”

“我妈妈若是看见了您，准会吓昏过去。”

“怎么会那样?”

“因为她血压高。”

“你妈妈是住在立川吧?”

“是啊。”

“她干什么呢?”

“什么也没干。”

“你也给她寄些零钱吗?”

“寄点儿。”

佑太郎一杯接一杯地喝起威士忌，平时，喝一杯他就会满脸通红，可今夜一点儿也没有醉意。

“听我说，府上小姐是不是另有意中人啦?”

“若是有，她会向母亲说的。”

“你敢打保票?”

真弓朝佑太郎顽皮地笑了笑。

## 第十二章 03

更新时间 2009-8-16 11:21:58　字数：5314

与此同时，直江的房里来了一位客人。客人就是佑太郎的大女儿三树子。她正在直江卧室里，面对暖炉坐着。

“那么，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直江喝完了杯里的冷酒，向三树子看去。三树子两手扶在膝盖上眼向下看。

“你不回家，家里人一定很担心，现在也许到处寻找着。”

三树子微微点头，歪着的脖子上仍留有幼稚的痕迹。“你总算达到了逃避相亲的目的。你父母也会从这次教训中重新考虑的，是不是今天该回家去啦?”

“不过，我若是回家了，下次还会重演。”

“看样子你对结婚本身并不反感。”

“是的。”

“这次相亲的对象是个什么样人?”

“从 K 大医学院毕业的 28 岁的医生。”

“那不是挺好的吗?你家里父亲是位医生，你再嫁给一位医生真是再好不过了。”

“这就是我所反对的。父母把我嫁给医生，是让那医生继承这所医院。”

“开医院的当然要这么考虑。”

“可是，我不愿当父母的牺牲品。”

三树子咬着下唇，露出了皓齿。

“嫁给医生为什么就会成为牺牲品呢?”

“因为爸爸、妈妈并不尊重我的情感，他们只注意医院。相亲的对象也固定是医生或是未来的医生。而且，向对方说若是同我结婚了就让他继承医院或是在取得学位以前支付研究费，还用一些别的条件作为诱饵，我觉得接受这些条件的结婚对象，不能算是一个好男子。”

“不，不能一概而论。”

“我不愿意靠嫁妆多少，附带医院等条件嫁给别人。”

“其实，你不必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嘛。因为你父亲不打算把耗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家业白白交给外人。像那种医院现在要新建的话也需要五六亿资金呢。但是，要卖给别人，如能卖上半价也就很不错了。医院只能用做医院，不能用于其他途径，特别是医疗器械、设备等物，卖给别人一钱不值。你父亲怎能忍心让亲手创办起来的如同自己儿子的医院遭到那种不幸？！”

“那我怎么办?”

“前来相亲的男人不一定都是那种利欲熏心，觑准你这位大医院的小姐而来。其中，也不乏优秀之士，由于家贫而无法在医学部继续搞科研，也许在结婚之后真正地爱上了你的人。如果你们不相亲见面，那就无法弄清他是哪种人。”

“迄今为止，我经过了几次相亲，没有发现一个像你说的那样人。”

“但是，这回也许就是那样的人。你父母为你物色的人我想不致于太差。”

三树子默然。她死盯着酒杯，态度坚决，看不出已被说服了。

直江把残酒一饮而尽，重新又从一升瓶中直接往杯里倒了一半。

“我向你说教似的谈了这么多，固然很可笑，但是因为你突然闯进来，我只好如此。”

“我来这里是不是给您添了麻烦?”

“麻烦倒不觉得，老实说，只是吓了一跳。”

“对不起!”

“虽然你到我这里来了，可我并没有好办法。”

两人暂时沉默了，远方街上的噪音像潮涌一样传来。

“我再给你倒杯咖啡吧?”

“不，已经够了。”

三树子抬起头来看直江。直江穿着蓝地大岛花纹的和服，盘腿正坐，抱着双臂。他腰板直挺挺的，苍白的脸上生着一些短胡碴。三树子一边偷看直江一边把脸向右边移去。一间房宽的书架上满满地排列着各种书籍。

“你是不是已有自己的心上人?”

一瞬间，三树子像被弹簧弹起了似的猛抬起头，天真的小窄脸上现出狼狈的神色。

“如果有就毫不含混地向父母表明。别这么装做没有，又答应相亲，到时候又逃避，这对男方很不礼貌。”

“可我……”

“单是为了结婚跟谁都没大差别。总之，同样给自己找麻烦，就不如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找麻烦……”

“结婚就意味着一对男女必须长期住在一起，是这么回事吧?”

三树子对他的一言一词都想领会似的，认真看着直江。

“不，我没有权利对你的婚事说三道四。”

“您为什么不结婚呢?”

“这是我的兴趣。”

“兴趣?”

“对，就像饭不如酒香一样，个人爱好。”

直江又倒上一杯酒，一气喝下，细而尖的喉结向上浮起又向下落去。

“前天你让我好等!”

“好等?”

“芭蕾的彩排。”

“啊，那天突然来了客人。”

“是个女人吧?”

“……”

“我给您挂了电话，一个女人接的。”

三树子说完，自己对这个大胆的谎言也感到脸红。

“请原谅!”

“没什么。”

直江静静地站起来，整理一下和服的前襟，然后，坐到三树子的旁边。

“把脸转向这边!”

“啊!”

转过脸来的一刹那，直江的长胳膊搂住了三树子的上身。

“啊……”

直江把搂在胳膊里左右躲闪的脸庞向上抵住，把自己的散发着酒气的嘴唇向小而美好的三树子的嘴唇压去。紧闭的三树子的眼角微微抽搐着，雪白的脸蛋儿被直江吸瘪了。好像等待她认输一样，直江长时间地保持着同一姿势。

开始时那种强烈抵抗渐渐地弱下来，不一会儿，三树子的身体变得异常绵软温柔了。直江好像等待着这一时刻一样，继续亲吻之后，缓缓地将三树子的矮小轻盈的身体抱向床上。

次日下午 5 点 30 分，真弓从惠比寿的公寓出发了。从惠比寿到直江住的池尻乘汽车大约十五六分钟的路程，但这只是从医院打听到的住址，又是初次去，所以她提前出发了。

由于晚间下班拥挤不堪，车子到池尻用了 20 分钟。真弓在事先问好的汽车站向前第二个交叉口处下了车，在拐角的水果店买了苹果和葡萄，向店主询问了池尻高地住宅。

“从这往前向右拐过第一个路口，再走 200 米左右有个白色的八层楼。”

水果店的女主人还特意走出来站在人行道上指点。道谢之后，真弓心情觉得有些紧张。

眼看着就要到那个大夫的家里啦!

这真是一出“弄假成真”的戏。不过，这个“真”的一步棋隐藏在真弓心里，可并非一日了。

拐过路口，走上两三分钟，右方有个白楼，小胡同里开着几

家寿司店和面条铺，这幢楼房好像在高傲地斜视着它们。真弓看到这些，忽然心里发怵了。尽管从前为了治病见过一面，但现在竟闯进如同初次见面的医生家里，太厚颜无耻了。

还是算了吧……

她站在楼门口朝里边观望。透过宽大的玻璃门，可以望见里面的柠檬色一楼大厅，右方挂着一排信箱。

他会不会觉得奇怪？

当她又一次抬头仰望，回过头来时，一个中年男人从后面走了过来。真弓像被他的视线顶着一样走进了楼门。那人朝真弓扫了一眼之后，超越过去，拐向一楼右边去了。

真弓好像得救了似的朝左方的电梯口走去。直江的房间是五楼 518 号，两架电梯现在都在高层处。

她一边等待电梯下来，一边扶正脖上的围巾。白色大衣配上柠檬色围巾一定很合适，但她觉得没把握。后面又来了两人乘电梯，她又像被顶了一下似的赶紧乘上电梯。

出了电梯，来到五楼，这里十分寂静。真弓听着自己鞋跟的回声，胆怯地顺着走廊向右读起房间号码来。向西延伸去的走廊从

510 号开始，518 号是尽头倒数第三个门。门上挂着个“直江”两字的名牌。

真弓在门前调整了一下呼吸，看了看名牌旁的黑色房门。房门静悄悄，窥探不出门里的动静。名牌之上钉着一块自来水公司的用户牌，旁边有个塑料罩，装有煤气表和电度表。这在新建公寓是必不

可少的点缀，但对真弓却觉得非常新奇。

真弓又犹豫了。本来可以伸手去捺门旁的门铃，但她踌躇了。

会不会被爸爸发觉呢?

佑太郎的脸庞浮现在眼前，他那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可是，我的脚脖还疼啊。真弓看了看手表，已经是 6 点 5 分了。

我是在上班前顺便到这里的，并没干什么坏事呀。8 点到酒店就行，头发已经梳理好，光剩下去上班了。从池尻到银座有 30 分钟就足够。

让他检查一下，然后就走有什么不好?电梯又像停下了，走廊尽头传来了门铃声，说话声和脚步声。

真弓狠了狠心按了旁边的门铃。

门里传出了门铃的响声。真弓知道正门上有个窥视孔，便向门旁闪开了身子。因为她怕直江从那小日元眼里看她，她觉得那多不好意思啊。

直江还没来开门。已经用手指地按过了，里面也有两三次鸣响。如果他在屋里，肯定能听见。

难道他不在家?

真弓又重新用力按了一次。霎时间，门开了。她慌忙撤回按铃的手，面前，穿着和服的直江握着门把手伫立着。

“我是，昨天晚上给您挂电话的……”

“啊。”

直江点头并往旁撤了一下身子。

“请进!”

“我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我刚要睡着，想不到……”

“那我以后再来打扰。”

“不，没有关系。”

直江搔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关好门，上了锁。

真弓为锁门犯了疑心，但仍走了进去。

“这是我给您买的一点小东西，不成敬意。”

真弓递过水果来，直江连看都不看一眼。便在暖炉前坐下了，真弓不得已也穿过厨房走进里屋。一面是窗户，一面是书架和写字台，另一面有床。看样子是躺下了，床上的毛毯掀在一旁杂乱无章。真弓觉得她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多少感到有些惶恐不安，但现在又不能逃走。

“饮料只有酒类。”

“不，不必啦。我来只是想求您给诊察一下。”

真弓像淑女一样规规矩矩地回答说。在银座酒吧间极受欢迎的这个红人，来到单身汉的医生的房间时，情况就不同了。

“本来应该到医院拜访您，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愿去，这才……”

直江并不回答真弓的辩解，只把摆在暖炉上的杂七杂八的书和笔记本向右方推了推。所有的书都像是医学方面的大部头的外国文献。

“在您休息时间，突然闯到府上，对不起!”

“这倒没有什么，你的伤是在两个月以前治的?”

“9 月上旬。”

“是踩空了楼梯，扭伤踝骨的，对吧。”暖炉的台上有一个酒杯，那里还有三分之一的酒没喝完。“那么，让我来看看。”

“就在这里吗?”真弓环视了一下房间。她来治脚是个事实，但是，真要诊察时，又觉得在这样普通房间里有点奇妙。

“请你躺在那个沙发上。”

直江毫不客气指着沙发，站起身来。

“脱下袜子。”

既然是来治脚，脱袜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受别人命令却是做梦也没想到。

“两只全脱。”

脱当然要脱，可真弓这长统袜是同三角裤叉连裆在一起的。

“这……”

“我转过身朝窗户那面看。”

不等真弓说完直江转过身去，背朝这边，走近阳台那边的窗前。

真弓此时后悔不该任性地闯进这间房子来。虽然说是看脚，可这是只有两人的密室。在医院可以随便做到的事，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切都同淫乱和暧昧联系着。

早知如此，不如约他到咖啡馆里问问病情就算了。

这脚本来就没问题，只是穿着高跟鞋多走了路，脚脖微微感到疼痛而已。而这阵子早就不那样了。说脚疼只是作为同直江会面的借口，不是今天非看医生不行的事。

今天一心一意要来会直江，是因为昨天听了佑太郎女儿相亲的事，突然感到寂寞引起的。看来，这种做法也太轻率了。

摆出这副架势让他看也太……

能同直江两人在一起并不感到懊恼，然而，从医生和患者的立场相会，可太没意思了。

“脱好了吗?”

“是，这就好……”

真弓不顾体面尖声尖气地回答后，朝窗户那面望去，直江确实面向窗外看着。她慢慢卷起连衣裙的底襟。因为连衣裙很短，马上够到了紧身的腰带处，真弓一面盯着直江后背，一面把裤叉脱到膝部，再往下一使劲把袜子全扒掉，迅速把它压到了大衣底下。

“脱掉了。”

“那么，你躺在那里!”

直江转过身来，用下巴指示说。真弓望着直江的眼神，徐徐躺下去。

“是右脚?”

“是的。”在明快的蓝色短连衣裙下，两条裸腿平放在沙发上了。

“是脚脖处?”

刚一触摸，真弓便忽地缩回了脚。

“放松，放松，是这里疼?”

直江顺着脚脖周围从外向里依次按去。

“有点儿。”

“这里呢?”

“不。”

“这里不疼吧?”

“是的。”

说实话，是疼还是不疼真弓也不太清楚。

“轻轻地屈膝!”直江的一只手捏在踝骨上，一只手抓住脚尖，而且，把脚向上下左右扭动。

“这回怎样?”

“……”

“不疼吗?”

说疼也疼，说不疼也不疼。现在已经不再是脚病的事，而是被他摸着脚，被他看着，头脑已不清晰，只觉得昏昏沉沉的。

直江进一步从小腿向膝盖部检查。真弓觉得她被偷看了从脚尖到裙子深处的密处，脸红心跳，喘着粗气。

但愿他快点儿检查完。

真弓觉得时间太长了，但实际并没有多长时间。

“好了。”